



火的道路

· 史雷 著 ·

浪花出版社

洪天賜教授捐贈

火 的 道 路

—— 史 雷 ——



吉 隆 坡
浪 花 出 版 社

1 9 6 7 年 4 月

序

「火的道路」這個中篇能夠在「浪花月刊」上刊完並出版單行本，這應該是相當慶幸的事。因為在這環境底下，出版條件很差，出版工作有許多困難。

我過去曾寫過幾篇短篇小說，但都相當差，見不得人。寫「火的道路」這個比較長的中篇，還是第一次。這個中篇是在寫作經驗和生活經驗都不夠的情況下寫成的，我相信一定有不少的缺點和弱點。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小說中所寫的人物和事件，幾乎都是我的朋友和我親自的見聞，其中有的人物，還多多少少有我本身的影子。我還不善于虛構故事，因此，我寫我所熟悉的人和事，從這篇小說，也可以看出我本身的生活範圍。

小說中所寫的是一羣知識份子，他們如何在時代洪流的沖擊底下變化；有些墮落、毀滅了，有些變得更進步、更堅強，由於我在寫這篇小說時的生活範圍，還主要是在知識份子的圈子內，限制了我從多方面去刻劃人物。

對於人物形象的創造，我極力避免一般化和概念化，我設法使我的人物具有一定的個性，從個性的描寫上來表現他們的階級性和思想品質。但是，在性格刻劃上，却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對梁萬全的描寫，還只限於他同周思文等人的關係上，他如何領導村民，如何進行鬥爭，就寫得很少了，影響人物描寫的完整性，對於高笑明如何在獄中蛻變，也沒有寫出來，而梁萬全、羅小剛又如何堅持下去，也沒有提到，主要的原因是我當時還沒有這些生活，而我不願意單憑想像去寫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在這一點上，我完全體驗到豐富的生活經驗對於創作的重要性。

目前馬來亞的現實主義文藝仍然不能蓬勃地發展，小說創作的風氣也不盛，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小說寫作者應該多加努力，突破客觀的困難，多寫有意義的小說。在目前的情況底下，要是「火的道路」的出版對於小說作者還有一點激勵作用，對於讀者們也能引起對小說的愛好，我就感到榮幸了。當然，小說中的缺點和弱點，還希望文藝批評工作者多多批評，多多指正了。

作者1967年2月22日。

火 的 道 路

—— · 史 雷 · ——

加冷河上閃灼着月亮的銀光，柔和的風從遙遠的海洋吹到這勞動公園堤岸上，吹拂着在欄杆邊倚靠着的一對青年。

他們是散步了一會，才到這兒來吹海風的。他們看着海水，看着水面的大輪船在月光下的黑影，和岸上輝煌的燈火。

那女的把被風吹亂了的頭髮掠到腦後，眼睛眼看着鱗光閃閃的河水說：「這兒倒還靜，也很涼爽。」

「當頭腦被會考問題搞亂了的時候，到這兒來散散心，倒是不錯的。」那男的說。

「但是，我們很少有機會呀！」她回頭看看附近一雙雙倚偎在一起的情侶說：「我們不像他們，他們晚上的時間除了「打鐵」，似乎就沒有什麼好做了。」

「是的」那男的說：「以我來說，我被會考問題搞亂了頭腦的時候還是很少的呢；妳是知道的，這不是我的功課好，而是時間太少，常常把功課丟在一邊了。」

「我看你今年的功課退步了，」那女的把目光移到對方的臉上，見對方神態坦然，又把目光移開：「工作當然重要，但是，我們是畢業班了，再過一個禮拜就要會考，我看你還沒有準備一半吧？」

「別說我，你自己還不是一樣，」那男的兩手按着欄杆說：「今年妳在分會的工作加重了，妳的功課不也應付不來嗎？」

於是，他們相對地笑了。

停了一會，那女的又開口了。

「我們是爲了工作才把功課放鬆了的，說起來還值得，但現在想起來，也有點不妥當。」她倆在自我檢討似的；「我們是班長，功課不會比人強，一般的同學就不佩服我們，我們在學校做的工作就很差。」

『對了，那陳紹昌有一次還當面諷刺我說：「梁萬全，你是班長，第一名是穩拿了！」他是代數拿了一百分，在顯威風的！』梁萬全說。

『那沈桂金——這次和陳紹昌同流合污，鬧畢業特刊問題的那個潑辣貨，也故意對陳紫雲說：「妳那個好朋友李紅英，功課不比別人好，也好意思做班長呢！」陳紫雲瞪她一下白眼，她才不敢再說下去。』李紅英說。

一隻小摩多船從獨立橋底下「卜卜卜」地鑽出來，向河口駛去，留下了後面的波浪在擴大……。

梁萬全凝視着那水浪向岸邊滾來，越來越微小，還沒有到岸邊就消失了；其實，他腦子裡還是想着剛才的問題。

「我覺得很慚愧，」他看了一下李紅英說：「今年我在班上的工作太少了，本來有許多中間同學都可以爭取的，但我們都沒有很好去做，所以我們班上的好同學這樣少——其他班有十多個，我們班上只有六七個而已！」

「依我看來，這有兩個原因，」李紅英頓了一頓說：「一方面是我們班上比較多「央基」派，我們沒有很好的去影響他們，加上有兩個搗蛋份子，很容易就把他們拉過去了；另一方面是我們這些同學沒有羣衆作風，認爲那些中間同學不夠進步，不值得來往，反而孤立了自己！」

「在這一點上，高笑明同學尤其值得檢討，」梁萬全想起了高笑明對待同學的態度，就感到不滿：『老高總是以爲班上的同學思想已固定了，很難爭取；有一次他對我說：「中間同學全不可信任，個人主義思想太重，只知道照顧自己，不知道什麼叫做集體利益！」妳看，他這樣子怎能

和同學接近呢？』

兩個警察在他們的身邊走過，把皮鞋在石板上踏的「殼殼响」。他們是這一帶巡邏的警察。

「就是這樣啦！」李紅英把聲音稍微壓低了：「所以這次陳紹昌在班上鬧畢業特刊的事，中間同學都不大關心，都不支持我們；雖然他們知道陳紹昌是在故意搗亂的。」

李紅英想起了畢業特刊的事……

陳紹昌找到李紅英，把他那一生下來就有點微駝的背挺直，顯得很神氣地說：

「我代表班上一半以上的同學，向你們班長提出要求，我們要求每個同學應得畢業特刊二十本，否則你們要把賬目公佈出來，不然就是你們進步份子吃錢！」

李紅英見對方態度這樣壞，心裡非常氣，真想一個巴掌摑過去，但她還是忍住，很和氣地說：

「你要知道，這不是我們一班的事，而是全體畢業班的事——級長會議決定一個人兩本，大家都一樣，沒有誰是特別的。」

「哼！你們班長和你們的進步份子就特別啦！」陳紹昌以為對方怕了自己，兩手插起腰來，神氣而不屑地說：「我警告妳，如果不答應我的要求，我要在班上暴露你們。」

這時，梁萬全，高笑明，趙一青，周思文等同學也圍上來，但一些普通同學却不感興趣地走開了。

「級長會議是由校方主持的。」梁萬全說：「你有什麼不滿，就向校方抗議好了！」

陳紹昌看看對方的人多，自己的人不夠，就說：

「等着瞧吧！現在不是一九五六年，不是你們的天下了！」說着就悻悻地走開了。

當上課的時候，陳紹昌和那位禿頭鼠眼的先生小聲談了一陣，就回到

座位上，站起來說：「各位同學，我本來不願浪費上課的時間的，但是，我們的班長頑固，而且獨裁！我要求每個同學給二十本特刊，他們不答應，我希望同學們表示意見！」

那「潑辣貨」沈桂金好像約好了似的，接着就站了起來，張開了她那一回到家裡就塗口紅的潤嘴，聲音像是破銅鑼一樣：

「進步份子要吃同學的錢，我們應該反對！」

另一個流氓樣的同學，把兩隻拇指插在褲頭上，幾乎把他短的要掉下來的褲子也弄脫了，他站了起來，把頭一歪梳得像一堆牛糞那樣的「加哩卜」抖了一抖，瞪着圓眼說：

「進步份子要吃錢？哼！沒那麼容易！幹令……」他差一點把「幹令老母」四個字罵出來。

于是梁萬全站起來說：

「各位同學，我們班長做事什麼時候吃過錢？大家相信我們這樣卑鄙，會吃大家的錢嗎？這全是造謠生事！特刊的賬目是一定要給校方檢查的，難道校方也和我們聯絡吃錢嗎？這顯然是故意破壞！」

同學們都不大關心這些事，有些不耐煩地望着窗外，有的拿出習題來做，有幾個女同學聽了兩方面的發言，很有趣地抿着嘴笑。

高笑明沒有注意同學的反應，站起來提高嗓子說：

「陳紹昌是搗蛋份子，專門來學校破壞！沈桂金是他的情人，當然幫他說話，我希望其他不明事理的同學，不要上他的當！」有幾個陳紹昌的人故意在底下大聲地怪叫，高笑明不管，把聲音放得更大：「他們侮辱班長，就是侮辱同學，因為班長是同學選出來的！他們也是侮辱學校，因為校方信任班長！」

怪叫聲越來越大，蓋過了高笑明的話。

「靜靜！靜靜」那個禿頭先生看看鬧得不成樣子了。拍着桌子說：「他們的事情以後再談，現在要上課！」

海風又吹亂了李紅英的頭髮，她不去管它，不滿地對梁萬全說：

「當時，那些中間同學，根本就不理不睬，更沒有人表示意見！」

「這也不能怪他們！」梁萬全挺了一挺腰，說：「這正說明我們平時的工作做得太差了。」

「這班長的責任最大，我們本不該把太多的時間放在校外，」李紅英無限感慨地說：「可是我們已經要離校了，當我們發現了自己工作的缺點，已經來不及補救了！」

「以後，對於我們周圍的幾個朋友，倒該拉緊才對，」梁萬全的小而有神的眼睛眨了兩下：「我們的幾個「好同學」，其實還有很多缺點，思想還不是很澈底的。」

「是啦，我最擔心那個頹廢詩人周思文，他太悲觀了，就以他的文學前途來看吧！這樣的發展也是很悲觀的。」

「我覺得很慚愧，和他同班了一年，只知道他家窮，還不了解他悲觀的真正原因，以後，倒應該多多和他接觸，我聽他平時的談話，好像曾經有過什麼不幸的遭遇似的。」梁萬全慢慢的說，一會想起什麼：「我聽老高說，莫來香好像在追求周思文，妳看有這個可能嗎？」

「這很可能，」李紅英說：「莫來香常常故意拿功課去請教周思文的！」

李紅英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在他們後面喊起了一個聲音：

「嘿！老梁！」

他們回過頭去看，原來是高笑明。

「要死，這麼大聲，嚇了我一跳！」李紅英笑着說：「我們剛剛談起你！」

「談起我？」高笑明立刻收斂了笑容，心想：你們在背後談起我做什麼呢？莫非是在說我的壞話？哼！看老梁不自然的臉色就懂！這傢伙自以為是老大哥，以為自己很強！我才不佩服他呢！高笑明想了許多但他沒有把他想的話說出來，只是說：

「今晚的月色這麼好啊，」他別有含意地看看李紅英：「怪不得你們

談到這麼夜，忘了回家啦！」

梁萬全看了看錶：「呵！快十二點了，」勞動公園的遊客大都回去了，只有幾盞路燈還在發出蒼白的光！

「你爲什麼這麼夜還出來？」李紅英問。

「那些會考資料，都是些莫明其妙的東西，看了就討厭，不出去走就煩死了！」

「太夜了，我們回去吧！」梁萬全說。

高笑明有點奇怪！爲什麼我一來他就要說回去呢？一定是做賊心虛，怕我聽了他們的話！但他沒有說什麼，跟着梁萬全向舊加冷機場走去。

「老高，周思文在房間嗎？」梁萬全問。

「那傢伙不在才怪呢！視會考如命！」

「聽說他家窮，希望他畢業後能賺一些錢回家。」李紅英說。

「說穿了還不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在作祟！」高笑明把嘴向右一歪，不屑地說：「功課好有什麼用？理論不强，思想認識不高，充其量是「老務伯」（客語：笨伯）一條！」

「那不能這麼說，」梁萬全很和氣地說：「理論總是以不强到强，思想認識總是從不高到高的……還不會走的時候，不能一下子就要他飛呀！」

李紅英沒有梁萬全那種耐心去和高笑明說理，她直說：

「你總是把人家看得一文不值，你大概只佩服自己吧！」

高笑明被說得臉紅紅，很不爽快地看了李紅英一眼，他想：你們有什麼資格來教訓我？笑話！但他仍然裝着笑對李紅英說：

「我還佩服妳啦！妳的嘴很厲害！」

李紅英不答他。

他們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一直走到舊加冷機場的住宅區，李紅英說：

「分手啦！我回去！」

於是梁萬全和高笑明走回周思文租的房子去了。

早上七點鐘，溫熙的陽光從窗口照進房子裡來，照進了周思文的書櫥裡，幾本徐志摩的詩，在陽光下還是那麼灰暗。

陽光照在周思文瘦削的臉上，他的眼睛感受到陽光，使他做了一個短暫的夢，莫來香在對他笑，在向他招手，他定睛一看，那向他招手的又好像魔鬼，猙獰地對他笑，他一驚，就醒了。

他張開眼睛，極力把剛才的夢忘記，莫來香的影子一直在他的腦子裡出現，他就把她趕走了。他自責道：

「還不是你想這個問題的時候呢！你應該把精神集中在會考上！」他看一看旁邊的高笑明，還睡得像豬一樣，而梁萬全伏在桌子上不知道在寫什麼。

周思文覺得頭腦還昏昏沈沈的，本想再睡一會，但一想起桌上的一大堆功課，就兀的跳了起來，趕緊洗刷去了。

洗刷完畢，見高笑明還在睡，就去推他：

「老高，七點啦！你昨晚不是說今天要早點起身嗎？」

高笑明掀開了蓋在頭上的被，睜開眼看了周思文一下，翻了一個身又睡去了，但嘴裡還喃喃地說：

「休息是戰鬥的準備，有一個偉人曾經說過的，你難道不知道嗎？」

周思文搖了搖頭，心裡想：他總是有理由的，但他却浪費過很多時間，唉！人生幾何？會考是六年心血的最後關頭啊！還談什麼休息！

他翻了華文書來溫習，當他翻到杜甫的詩「兵車行」時，他就想起了杜甫許多血淚的詩篇，想起了「三吏」，「三別」……他想：唐朝自從安史之亂後，百姓的生活多苦啊，而這些痛苦，今天的人還要承受着，人生……人生就是為了受苦！他不禁默默地背誦着杜甫的「春望」：

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這感時傷事的詩，和他的心情很合拍。他不禁想起了家園，呵！那是

一頁慘痛的記憶呵！一想起家園，他就不禁「唉」地嘆了一口長氣。

梁萬全覺得有點奇怪，就抬起頭來問他：「你為什麼唉聲嘆氣呢？」

「我讀了杜甫的詩，就想起了悲慘的生活，我想起了我不幸的往事……」

梁萬全放下了筆，很關心地看着他：「你有過什麼不幸呢？我很想知道，你能告訴我嗎？」

周恩文想：十多年了，除了小學時候的楊先生關心過我的生活之外，就沒有人像梁萬全那樣問起我的身世了，雖然趙一青在經濟上曾經給我很大的幫助，但他從來不問我的身世，他好像並不關心這些……我多希望有人能真正的了解我，在精神上給我力量呵！現在，既然梁萬全願意知道我的過去，我怎能不把心底的話向他訴說呢？……

於是周恩文把他的往事向梁萬全說了。

原來他是有家園的，他的家園，是二十多英畝的膠林，是他父親和母親用雙手開闢的，可是在一九四八年開始的烽火中，就化為烏有了。他們離開了家園，不能再回去了。最令他痛心的，是他的父親，在烽火的日子裡，無緣無故被打得遍體鱗傷，回來吃了鐵打藥酒，還是沒有用，在吐了兩次血之後，就與世長辭了。那時，他才十二歲。這是他悲慘生活的開始，他和母親哭了兩天……。

每當他想起了家園，想起那段日子，他就傷心起來。有一次，他在很激動的時候，寫了一首詩，叫「家」：

想起了家，

我就想起了那荒蕪了的膠園。

我的生命就像那即將枯死的膠樹

沒有生機，沒有希望！

我們的生活啊！

就和陰沈沈的天空一樣，

佈滿了黑雲；

永遠也照不進一綫的陽光！

他不曾忘記，自從他們搬離了膠園，自從烽火燃燒的日子開始，他們的生活就愈加難過了。

那時候，他們簡單地搬幾件重要的東西，到一個「安全」的村子裡，向一個園主「問」了一份膠樹來割。

這裡的膠樹大概是馬來亞最劣等的了，樹幹都生長得不均勻，有的很大棵，有的只有拳頭那麼大小，都被割得周身「創傷」，就像患了天花症的病人一樣，能夠下刀的地方都佈滿了凹凸不平的「瘤」。上面只有幾種短短的樹枝無聊地指着天空，樹葉也疏疏落落的，沒有鳥兒願意停在上面休息。

周思文和他的母親，每天一早就起身，點起膠燈去割膠。起初是他母親割，他點火；後來周思文也學會使用膠刀了，就索性自己點火自己割。兩個人一起割，更省功夫。有時他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也幫忙「剝杯子」。

每天早上九點多就割完了，可是那些樹膠，像垂死的老人割不出血一樣，許多杯子裡只有幾滴膠汁而已，以前，在他們自己的膠園中，有很多膠樹，都可以割到半杯或滿杯的膠汁，可是這裡連一棵可以割得半杯膠汁的膠樹都找不到。

他們每天只可以割到兩塊膠片，和園主對半分，只得一片，不到兩片，不到兩塊錢，然而，這却是一家五口的生活啊！

這樣的日子怎樣過呢？周思文的母親只好再種一些菜，勉強把日子挨過去。

園主是非常刻薄的，有時膠汁太少了，他就滿面烏雲，瞪了雙眼，對周思文的母親這麼說：「爲什麼少了？莫非被誰偷了？」

「不好這麼說，頭家，我們那敢偷，偷了也沒有地方賣呀！小小的村子，還包得住嗎？」周思文的母親說。

「廢話，以前根嫂割時，每天有三塊，你們才那麼沒用……鷄手鴨

脚！膠樹還給你們割破很多。」他睜大的兇眼直逼着她，她心裡着實有點害怕。

周思文心裡想：現在怎比以前呢？你不看現在膠樹已經要枯死了，而膠園的草又不叫人給鋤光，讓它們滋生蔓長！你說膠樹割破了吧，你不看看你的樹幹是什麼樣，痲瘋一樣的樹皮就是最好的膠工也不得不割破的！

「以後我們留心就是了……大概是思文小孩子，不細心吧！」他母親一邊對園主說，一邊又憐憫地看一下周思文，好像說：「孩子你暫時委曲了吧！這是不得已的！」

周思文開始覺得自己處在屈辱的地位了，他開始失去了孩子應有的天真和歡樂。

園主的兒子貴福，對周思文一點都不尊敬，常常欺負他。

有一次，周思文用彈弓打鳥，打死了一隻鶉鴒，給貴福看見了，氣冲冲地走過來，搶了他的彈弓一把折斷了，把它丟在地上，插起雙腰神氣地說：

「哼！膠園是我父親的，膠樹上的小鳥也是我們的，誰敢再打，我叫「四眼狗」咬死他！」

「幹令老母！」周思文一氣，一拳就打在貴福的臉上。

貴福哇哇地哭起來，奔回家去告狀。

貴福的母親拉了貴福向周思文家走來，看見周思文的母親，就破口大罵：

「你家的短命子，把我的貴福打成這個樣子，」她指着貴福臉上一塊黑青的地方說：「不想想你們窮鬼子吃誰的飯，還敢打人！」

周思文的母親折了一條樹枝，不問青紅皂白地拉了周思文就打，打得他周身傷痕，哭得在地上打滾。

她是要讓園主婆消氣，故意在她面前這樣打周思文，其實，她心裡多麼疼楚呵！

園主婆見周思文被打得太過了，才悄悄地拉了貴福回去。

園主婆走後，周思文躲在一邊哭，他母親憐憫地看着他，忽然一串眼淚從她的眼眶湧出來，周思文看見母親哭，自己反而不敢哭了。

她走過去脫開了周思文的衣服，替他在傷痕上塗些藍藥水，一邊傷心地說：

「人家是頭家的兒子，我們是工人，你怎麼可以打他！」

「他折斷我的「拉士的」！」周思文委屈地說：「我不甘願！」

「可是，你要想想你母親，還有你弟弟妹妹！」她把口氣放緩和一點：「我們吃人家的「頭路」，有什麼辦法，如果園主把我們趕走了，我們要吃什麼？」

周思文又感受到自己處在屈辱的地位，他雖然很不滿意自己的地位，但他想：這有什麼辦法呢？我一個人可以死，但母親和弟妹，却不應該死呀！

從此，他開始沈默了，他開始忍耐着屈辱的環境下生活。

他母親勉強把他送到學校去讀書！可是因爲他家窮，一些有錢人的兒子就欺負他。有一次，貴福和另幾個同學把他按在地上當馬騎，他掙扎着站了起來，舉起拳頭要打架，但他一想起上回被母親打的事，他就把拳頭放下來，忍氣吞聲地走了。

「胆小鬼，要打就來！」貴福在後面嘲笑他。但他不睬。

他在這種屈辱的環境下生活了許久，沒有友誼，沒有溫暖，年紀輕輕的就像老人一樣感到寂寞。生活久了。他似乎也就習慣了。然而，就正因爲習慣這種屈辱的生活，造成了他沈默，自卑，憂鬱的性格……。

高笑明忽然掀開了被，兀的爬起身來，伸了個懶腰，呵了一口氣，周思文的故事也被打斷了。

梁萬全看見他眼裡閃着淚光，本想問他後來的情况，但周思文嘆了一口氣說：

「唉！那些事情說他做什麼呢！說了也沒有用……還是準備會考要緊！」說着，就翻開了華文課本。

梁萬全想：接下去，一定還有更辛酸的遭遇……。就同情地說：

「你的遭遇是不幸的，正如許多窮人一樣，但是，你是否知道它的原因呢？」

「窮，窮就是痛苦的原因，所以我要把會考準備好，將來才有出頭的希望！」

「未必吧……。 」梁萬全想啓示他。

「你不要打擾我……。 」

梁萬全看他不耐煩了，只好不再說。

高笑明不懂他們談什麼，不耐煩地看錶：

「呵！九點了，老周，爲什麼不叫我早起？」

「我叫了你，你說休息是戰鬥的準備！」

高笑明依稀記得自己在睡夢中講了這句話，就笑了笑，洗刷去了。他剛要走出房門的時候，忽又轉回來對周思文說：

「我昨天傍晚遇見莫來香，她叫我通知你，去她那邊一趟，關於功課的事！」他頓了一下，又頗有含意地把嘴歪在一邊，說：「誰知道她是不是關於功課的事呢！」

「老是找我問功課，」周思文不耐煩地說：「上一回也叫我去，只和我聊天而已！」

三

在莫來香的家裡，周思文坐在軟軟的沙發上，他覺得有點不大習慣，雖然他有來過她的家，但是，這室內的佈置，總要引起他很多的感觸。他想：在家裡，只有幾隻牛奶箱做椅子，而現在坐的是沙發；在家裡，牆上掛着一支父親留下來、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人去動它的二胡，而自己的面前擺着一架名貴的鋼琴，還有那桌子，那冰廚，那電風扇等等，都是他家裡看不到的……。莫來香和自己的出身畢竟是不同呵！她多幸運，出身在有錢人家裡，不必像自己一樣，被人輕視被人侮辱，在生活的漩渦中打轉。

「老周！我等了妳許久，我以爲妳不來了。」莫來香還穿着一身睡衣，眼裡含情地望着周思文，嬌聲嬌氣地說。

周思文如夢初醒，抬起頭來，當他的視線和莫來香那誘人的眼睛接觸時，心頭像被電流觸到似的，震動了一下。他趕緊把自己的視線移開。心想：莫來香長得雖不很漂亮，面貌也不怎麼突出，那張尖嘴也破壞了她的美感，但她豐滿的胴體却很富有魅力。這對於周思文這個沒有接觸過愛情，也不致去想到愛情的人來說，却未免要在他心湖中引起一陣漣漪。

「老高說你有事要找我，我才來，不然我還要準備功課，」他極力把自己的視線投到別的什麼東西上，不要和她的視線接觸，他多麼怕那含情脈脈的眼睛啊……此刻，他所最關心的是功課，是會考，他不願讓愛情搞亂了他的心。「她大概沒有這個意思吧！」他心裡想着，就大着胆子看了她一眼說：

「妳找我是關於功課的事吧？」

「說是也好，說不是也沒有錯，」她說着，把佣人泡來的阿華田端一杯到周思文的面前，眼睛溜一溜，向對方送了一個秋波，嬌嗔地說：「把這杯茶喝了再說吧！」

周思文迷惑地望着莫來香；妳到底搞什麼呢；我的時間可真寶貴呵，再過幾天就會考了，那還容你去想別的問題！莫非，莫非她真的要向我提那件我還不敢去想的事嗎？妳饒了我吧！妳千萬不要提起，妳千萬不要在我緊張地準備會考的時候，在我的心湖上投下一塊愛情的石頭！

他知道，會考這一關對於自己是多麼重要呵！不只他把自己的全部的希望寄託在上面，就是他的母親，也把全部的希望寄託在上面。

他深知自己能有求學的機會是多麼的難得，能夠升中學，又是多麼的幸運。

他沒有忘記，他讀小學的時候，每天早上早早就要起身點火割膠，等要上課的時候才匆匆趕去學校。那最兇的陳先生常常因爲他遲到而責怪他！

「懶豬！睡不醒嗎？」

他不要辯護，他也不願意把他的苦衷說出來，他知道沒有人會同情他，那些有錢人的兒子知道了，還會取笑他的。他還記得，有一次他沒有錢交學費，貴福就譏笑他：

「沒錢？不會偷樹膠去賣？」

這多像園主的風度呵！他知道貴福指他們偷樹膠，心頭不覺冒起了一團火，真想一拳就把貴福的門牙打落下來，但他已學會忍耐了，他回答一聲也沒有，默默地走開了。

他要以「用功」來戰勝別人，他的功課在班上確是相當突出的，但大部份先生還是不喜歡他，有的罵他「睡虫」，因為他常常打瞌睡；有的說他沒有禮貌，看見先生也沒有笑容；有的說他驕傲，不和同學說話……，只有在他六年級時來的一位年青的楊先生同情他，了解他，而且常常特別關心他和幫助他。

「這社會看不起窮人！可是你不要管他們，」楊先生常常勸導他：「我們做人要有志氣，人家越看不起你，你就越要努力，拿出成績給他們看！」

「可是我不比人家，」周思文把自己早上要割膠的事告訴楊先生：「我命不好，永遠不會出頭，命註定的！」

「誰說的？」

「園主說的。」周思文悲傷地說：「他說「工字不出頭」我們註定做工人，做窮人！」

「不是！」楊先生心裡感到一陣難過：這樣小，就被宿命論的思想俘虜了！要怎樣向他解釋呢？他是不會理解的。他只說：「你不要相信別人，要相信自己！」

當他畢業的時候，他一心以為自己的求學前途就這樣完了，他的前途就是拿「四兩鐵」（膠刀）了。

想不到，好心的楊老師，竟願意資助他升中學。

當他離開山村到新加坡去時，楊先生握着他的右手說：

「你要努力求學，不要忘了受苦受難的母親，你的任務是多重大呵！」

「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的！」

他心想：我怎能忘記母親呢？我怎樣也不會忘記自己受過屈辱，我怎樣也不會忘記自己受過的痛苦，我一定要奮鬥，等將來畢業了，我就會賺錢了，那時，我要把母親接到新加坡去，不讓她在膠園中受苦。想了，他就安慰母親說：

「妳放心吧，我一定不會辜負妳的願望。」

「『工字不出頭』，我也希望你去讀書，知書識字的人才會有出頭的日子呵！」他母親說。

就這樣，他開始過着中學生活了。可是過了兩年，楊先生就不能再資助他了，因為楊先生被開除了，人家說他對學校「不利」。

周恩文又面臨失學了，他陷入了無限的苦惱中。他想：一個人的前途總是註定了的，沒有出頭的人總是沒有出頭，就是長了翅膀吧，也飛不走！

他帶着失望的心情去向他最要好的同學趙一青告別：

「一青，今天大概是我們最後一天見面了，明天我準備回家去，回到那個陰森森的世界去！」

「你這是怎麼說的，你是說你不要讀了？」趙一青疑惑地問。

「我上回跟你談起的那位楊先生被開除了，完了！天意如此，我有什麼法子？」

「不！你不要太悲觀，總該想法子嘛！」趙一青急起來了，他覺得，像周恩文這樣的人，是很有前途的，半途放棄多麼可惜！我一定要想個法子來幫忙他才對。他想了一陣，忽然抓住周恩文的手說：「有了，我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只是不知道你願意做嗎？」

「只要辦得到，我一定做的！」

「上同我和我老子提過，我那四個弟弟妹妹要請家庭教師，他已經答應過！」趙一青興奮地說：「一個二十塊，四個八十塊，節省一點就可以維持下去了！」

「那不好！」周思文還有許多顧慮：「我現在才讀初中三，你父親那會請我呢？」

「這可簡單啦！」趙一青說：「你跟我父親說你讀高中，不就算了！」

「你叫我騙你父親，那怎麼好？」

「算了，就算我資助你吧，你也應該接受的。」

就這樣，周思文靠做家庭教師讀完了中學，雖然後來趙一青的弟弟妹妹進了中學時，就沒有再請家庭教師，趙一青介紹了他親戚的孩子給周思文教，有時趙一青還不時「借」錢給他，當周思文要還他時，他却不承認曾經借錢給他。

在這樣的環境下求學，他心裡雖然很覺難受，但他覺得自己是多麼的僥倖呵！做夢也不敢想自己能夠讀完中學！

在中學裡，他一直用功讀書，不敢想其他的問題，愛情，他更不敢去想它，即使偶然想到了，他也會自責道：

「你的學業還沒有完成呵！你的母親在等着你！」

這樣，即使有女同學和他接近，他也盡可能避免和她接觸太多。

莫來香看他功課好，常常乘機和他接近，他就感到不安，他下了一個決心；不等會考完畢，就不想這個問題……。

現在，坐在他面前的莫來香，用她那似乎很多情的眼睛看他，他心裡不禁卜卜地跳起來，他心裡暗自想：即使你真的那樣想，也不好說出來，等會考完了後才談吧！

「我覺得我們……」莫來香停了一下，對周思文微微一笑，周思文的

心緊張起來了，莫來香却慢條斯理地說：「我們應該坦白是不是？」

「你的意思……」周思文的心情更緊張。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有了多年的友誼，大家都互相了解，應該……」。

「不要說下去！」周思文用力擺着手，大聲地制止對方說話。

「你聽我說嘛，」莫來香被周思文突然的舉動感到不解，她想：你真的不願意我說出來嗎？你真的對我那麼絕情嗎？我這些日子來，一直在想你，連做夢也看見你，可是你老是躲避我，到底是什麼意思呢？莫非你有了別的對象……。

「你還是別說吧！我求求你……」周思文以哀求的語氣說：「當會考還沒有完畢的時候，我不希望你在我的心湖中丟下一塊石頭！」

莫來香聽了，驟然明白了：他不是不喜歡我，而是不要我現在向他表明而已。是的，我真糊塗，應該讓他先好好地準備會考嘛！於是她就轉了口氣說：

「你也許該會了解我的意思，我是說，我們是同學，又是朋友，應該坦誠相助，我這回準備會考，碰了很多困難，你應該可以幫我解決是不是？」

周思文聽了，好像心頭上一千斤的石頭一下子滾到山坡下似的，鬆了一口氣，放心地說：

「如果是那樣，那是沒有問題的。」

四

會考前夕。

天上只有兩三朵雲無聊地在飄，天顯得黑而高，月亮和星星靜靜地掛在天邊。天氣悶熱得令人呼吸也感到困難，勞動公園對面的海，也沒有一絲風吹來。

這是舊加冷機場的住宅區。

高笑明和趙一青沿着馬路的右邊向「阿佬」的咖啡攤走來。

「阿佬，茶烏一「貢」！」還沒坐定，高笑明就向那咖啡攤的主人喊了茶。

「叫阿華田啦！」趙一青說：「茶烏一「貢」一角，阿華田才兩角，有三四杯！」說着，就向阿佬喊：「阿佬，茶烏不要，阿華田一「貢」！」

「你在這一點上，真有點浪漫主義呀！」高笑明把嘴歪在一邊，笑着說：「怪不得人家叫你「浪漫才子」，看你穿着的那麼整齊，一表人才，確像一個才子。」

「你們這些傢伙就是這樣，什麼都不叫，叫人家「浪漫才子」，」趙一青把兩手一伸，把太長的袖子往肩膀上一拉，說：「要是給不知底細的人聽了，不是以為我的私生活亂來！」

「我們給你這個名字，可就不是你的私生活不嚴肅呵！」高笑明把鼻子「哭哭」地向地下吐氣，半笑着說：「高爾基說，浪漫主義有兩種，一種是積極的浪漫主義，一種是消極的浪漫主義，你的浪漫主義，多是表現在好的方面呀！比如你慷慨出錢，請我喝阿華田，就是……」他開玩笑地把拇指豎起來：「就是積極的浪漫主義！」

趙一青笑笑，他心想：老高這傢伙倒有點厲害，用讚揚來換取人家的請客！

「天氣這樣悶熱，只有老周才能躲在房子，我才耐不住哪！」趙一青把阿佬泡來的阿華田倒了兩杯，端一杯給高笑明，自己端了一杯喝了幾口，一邊說：「要是不出來這裡「插科打渾」，我可要悶死啦，別說讀什麼書！」

「老周這個頹廢主義詩人，簡直把會考當作父母一樣，」高笑明把嘴歪在一邊，半閉着一隻眼，把頭一歪，表示不屑地說：「他昨晚讀到兩點，今早七點就起來，兩隻眼睛紅紅的，這簡直是小市民的表現，要錢不要命！」

「這也難怪呀！他母親等着他畢業來負擔家庭，」趙一青感到不安。

要是老高當面指責老周，老周將會多麼難受。于是他輕聲地說：「我們應該同情他的環境和苦衷。」

「哼！我看他永遠是「老務伯」一條，」高笑明又把嘴一歪，眼睛斜視了趙一青一下說：「最多做一個庸俗的小市民，幹不了大事業的！」

「那不能這麼快下結論，以後的事，誰知道它會怎樣發展？」

「我是有科學的思想方法。」高笑明把歪在一邊的嘴閉回來，兩隻眼睛看也不看對方一下：「按照事物發展的必然性，我為老周算的命是不會錯的！」

趙一青不想說什麼，一方面是聽不懂高笑明深奧的理論，一方面是不想和人家爭論。

「你看了今天的「青年天地」嗎？」高笑明以為對方信服自己了，裝出個勝利者的姿態說：「你看看他那首頹廢主義的詩歌，你就知道是怎麼回事。」

「我今天還沒有看報紙呢！」趙一青說了，就跟阿佬拿報紙，找到了那張副刊，視線在上面巡視了一回，發現左上角有一首筆名叫周恩的短詩，題目叫「生活」。

生活像黑夜
像黑壓壓的天空
我的心在幽幽地哭泣
當痛苦像海浪一樣向我湧來……
呵，我多麼希望
看見黑暗中的一點火……
但天邊吹來的是乾燥的風
照來的是愁慘的黑光！

趙一青看完了，皺了一下眉頭，這確實是太悲觀了，這是怎樣的一種心情呵？為什麼我從來沒有感受過？

「我不大會欣賞。」趙一青只能這麼說。

「像他這樣的人，還有什麼前途！」高笑明說着，眉毛一揚，用斜眼又看了趙一青一下，歪着嘴說道：「簡直是浪費時間，浪費生命，浪費筆墨！」

趙一青心中很難堪，周思文是他要好的朋友，要爲他辯護嗎，又覺得不應該，因爲他的詩確是太傷感了；不爲他辯護嗎，又覺得老高把他看得太不中用了。

高笑明看看趙一青默默無言，以爲他同意了自己，就興奮地托了托眼鏡，伸長了脖子說：「我不喜歡文學，就是這個原因……文學作品都是發洩個人感情的東西！」

趙一青不大願意談到周思文了，就把話題拉開：「那老梁爲什麼也喜歡文藝作品呢？」

「那還不是爲了消遣！」高笑明一想起那天晚上梁萬全和李紅英不懂在背後講他什麼壞話，心裡就有點氣。他的眼睛在四下裡巡視了一遍，見沒有什麼人，就低着聲音裝得很嚴肅地說：「老梁這個人不可靠，思想毛病很多，你不要看他表面上很積極，其實是爲了撈個人的名利！而且，他的理論也不強，是經驗主義者……。」

「什麼叫經驗主義？」趙一青莫名其妙地問，他平時是不關心這些理論名詞的。

「嗨！這樣簡單的名詞也不懂！」高笑明稍微想了一下他在書本上背下來的理論，然後說：「理論指導實踐，實踐產生經驗，經驗再提升爲理論……如果只相信經驗而不提升爲理論，就是經驗主義！」

趙一青滿頭霧水，睜大了眼睛。

「老梁理論不強，說起來還是「老務伯」！」高笑明越說越興奮了：「哼！我才不信任他！」

趙一青靜靜不語。

「老趙，你到底同意我的看法嗎？」

趙一青怎能說不同意呢？他怎樣也辯不過他，就敷衍地點了點頭。

這時，梁萬全和李紅英各自騎了一輛腳車從會所回來了。他們放好了腳車，就向咖啡攤走來。

「啊！原來你們也在這兒！」梁萬全一邊搬了椅子，一邊把手中的一份報紙當扇在扇風：「你們還這麼開心，忘了明天要會考嗎？」

「那會忘記！」趙一青一邊說，一邊搬了椅子給李紅英坐。

「要你這麼好心做什麼？」李紅英搶過了椅子。

「好心遭雷打！」趙一青一邊說，一邊就回過頭去喊「阿佬，阿華田加一「貢」！」

「那麼浪費做什麼？叫茶烏就好了！」李紅英用手巾在鼻尖上擦了汗。

「準備會考，用神過度，應該吃補！」趙一青說着，頑皮地對李紅英笑。

忽然，梁萬全的腳車不知怎的倒下去了，趙一青趕緊走過去扶起來「高笑明看看趙一青不在，就低着聲音裝得很正經地對梁萬全說：

「剛才我們談起你，老趙說你是經驗主義者！」

梁萬全睜大了眼睛問：「老趙怎麼會用這個名詞呢？」

「這個……。」高笑明一時答不出來。

「大概不是他說的吧？」梁萬全說。

「是，的確是，一百巴仙！」

梁萬全皺了皺眉頭，本來還想說什麼，見趙一青走回來，就改口問：

「噢！老周沒有出來嗎？」

「還敢出來！」高笑明說：「沒有把那幾本書吞下去他還甘願嗎？」

「他還不大了解現實……。」梁萬全另含深意地說：「他以為這是他唯一的出路！」

「個人主義……。」高笑明還沒有說完，就被李紅英的話打斷了！

「老高，別再發偉論，我不相信他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

「哼！你看看這首詩吧！」高笑明有點討厭李紅英，他想：這黃毛丫

頭是什麼東西？也敢和我作對？就把那張「青年天地」推到李紅英的面前去。

李紅英故意不看。

梁萬全拿過來看，看完了，好像覺得沒有什麼值得奇怪似的說：

「以前的聞一多，也寫過像「死水」一樣的含有「絕望」情緒的作品——我們應該知道，他後來是怎樣死的！」

「可是，老周看的多是徐志摩的作品，徐志摩卻不會變成好人！」高笑明不服氣的說。

「你為什麼不舉何其芳？何其芳也寫過唯美主義的散文！」李紅英：「你知道他後來變好了嗎？」

「笑話！」高笑明漲紅了臉，心想：你們為什麼老是要和我作對呢？為什麼老是打擊我的威信呢？哼！一定是怕我超過你們，一定是怕我比你們強！想着，他就把嘴歪在一邊，更不屑地說：「無名小卒也要和大名頂頂的文學家比較？笑話！」

梁萬全看看高笑明有點羞怒了，就溫和地說：「當老周想通了，他就會好起來的！」

趙一青不喜歡這種爭論的場面，他想：何必為這點小事爭吵呢？大家和和氣氣的不是很好嗎？於是打圓場地說：

「吵什麼？吵什麼？請聽聽什麼聲音？」大家都靜下來聽，這「浪漫才子」站起來，「波」一聲放了一個屁！

大家笑了起來。

李紅英舉起拳頭要槌趙一青，他笑着閃開了，李紅英就責備他說：

「像鬼！這樣沒有禮貌！」

「是啦！老梁對你很有禮貌！」趙一青說。

「去你的！」談到老梁，李紅英雖然大方，也有點臉紅，因為他們的關係是剛剛開始的呀！于是她把視線移到桌上的報紙上，故意不睬趙一青。

梁萬全却在一邊微笑。

「那還用說！」高笑明說：「那叫做相敬如賓呀！真是羅密歐與朱麗葉，梁山伯與祝英台……。」

「像他們那樣悲慘就糟了！」趙一青感到高笑明話中有骨，就把話扯開：「我看老周和莫來香的關係有點怪。」

「哼！詩人就是浪費感情的廢物，」高笑明看了梁萬全和李紅英一眼，語意相關地說：「這是一個緊張的時代，一個真正有為的青年，有無數重要的事情要做，不應該把時間花在無聊的愛情上！」

「不見得任何愛情都是無聊的，是不是？」梁萬全和氣地說。

「你曾經把你寶貴的時間花在什麼偉大的事業上？」李紅英壓不住心頭的火，諷刺地問。

趙一青看看戰火一觸即發，趕緊站起來說：「好了，好了，很夜啦，還是回去看書！」

其實，趙一青根本就沒有心準備會考，他把會考看得很淡，他常說：「碰碰運氣，那麼認真做什麼？」因為他和周思文不同，他考不到也不要緊，反正家裡不需要他賺錢，他自己要錢用時，只要在抽屜裡打一下「太極拳」抓一把就可以了。

天上不知什麼時候飄來一堆烏雲，把皎潔的月亮給遮住了，只有幾顆較大的星星還在眨着鬼眼。

夜深了，但在馬路邊還很熱鬧，小販還沒有完全收檔，各處還亮着汽燈的燈光。

趙一青付了錢，就和梁萬全與高笑明回周思文的房子去了。

李紅英自己回家。

五

中午時分。

莫來香在大鏡前照了許久，還是覺得穿着的一套裙不很理想，那深色的大紅花裙，似乎很少人穿了，穿起來未免有點俗氣。

會考結束了，今天一定要讓周恩文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他現在不必顧慮會考問題了，我應該好好地和他談談那個問題。

最後，她還是穿了一件粉紅色的半身衣，配上一件褐色的百褶裙，再在鏡子前欣賞了一會，對自己的影子神秘地笑了笑，很滿意地拿了錢包和一塊小手絹出門去了。

莫來香早就考慮過自己的愛情問題，她以為，女孩子長大了，就得找個男人，而且要盡早，遲了，自己的青春逝去了，就像快要枯萎的花沒有蝴蝶來飛舞一樣，沒有人會看上的。

當她升上畢業班時，她心裡就更焦急。她怕現在找不到一個理想的對象，那麼，畢業以後，就沒有機會了，因為同學都四散東西。

有一天，她和陳紫雲到加東海邊去散步，走了一會，她們坐在一張石椅上，陳紫雲望着白茫茫的大海，望着那浪濤的起伏，在海面上飛奔的小船，她想：那麼危險呀！這麼大浪。

莫來香注意着離她們不遠的石椅上坐着的一對男女，她看見他們那麼親暱地依偎在一起，她心裡就不舒服。她想：我什麼時候才能嘗到那甜蜜的爱情呵？她推了一下陳紫雲，單刀直入地問：

「紫雲，妳老實說，妳有愛人嗎？」

陳紫雲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問，羞得滿臉通紅，不好意思地說：

「妳問這個做什麼？我從來沒有想過！」她望着廣泛的海，悠悠地說：「有時我想到有許多不幸的愛情，我就害怕，我想：為什麼要有愛情呢？為什麼要把自己投入這痛苦的深淵中？說真的，我非常害怕面對這問題哪！」

「我不這麼想，」莫來香看了看那對情侶，呶了一下尖嘴說：「妳看，他們的幸福是我們還嘗不到的。」

陳紫雲不好意思看那對情侶，她只掃了一眼，見那女的依偎在男的懷裡，她的臉上立刻又刷紅了，趕緊把視線投到海水上。

「其實，我們也該有一個理想，或者說一個幻想，」莫來香偶然望一

下天上那朵被陽光照得像鑲了金邊一樣的雲朵，向她頭頂上飛過，接着說：「我曾經爲自己想像出一個理想的愛人！」

「妳理想的愛人是怎樣的？」陳紫雲的紅暈還沒有消失，好像漩渦一樣，在那美麗的酒渦邊打轉。

莫來香兩眼對着大海的遠方，腦子裡却浮現了許多幻想，她說：

「我想過了，我希望我的愛人必須符合這幾個條件，」她屈着指頭說：「第一，我不希望他太富有，但最好家裡有一點錢，或者最少每個月有三百塊以上的收入；第二，他必須是一個進步份子；第三，他最好是一個詩人，或者一個藝術家，才比較富有感情；還有……呵，我也忘記了，我是記在日記簿上的。」

陳紫雲沉思着：在我們周圍的朋友中，有誰符合妳的條件呢？而且，何必要定出什麼條件來呢？我可從來沒有想過這些啊！妳想到那麼周到，莫非已經發現目標了？

「妳已經發現那樣的人嗎？」陳紫雲問。

「照妳看來，我們周圍的朋友，那一個比較合乎我的條件？」莫來香裂開尖嘴問。

「梁萬全？」

「他雖然偶而會寫詩，但他家太窮，功課又不好，將來一定找不到薪水高的工作。」

「高笑明呢？」

「他功課雖不錯，但是他不夠溫柔，也不會寫詩。」

「那一定是趙一青了！」

「也不是，我不喜歡他亂花錢。」

「不會是周恩文吧？他家太窮了！」

莫來香笑笑，不說什麼，繼後又想：爲什麼妳說不是他呢？而且，爲什麼妳最後才提起他呢？莫非妳也在暗戀他了？想到這一層，他心裡的醋味就冲上嘴來：

「妳完全不瞭解我，」她心想，我必須先告訴她，好讓她死了這條心：「偏偏我就看上了他呢！妳瞧，他會寫詩，而且功課又好，就算他家裡窮吧，他將來會找一份很好的職業的。」

「哦，原來如此，」陳紫雲想不到她這麼坦白，毫無保留地說了出來，自己倒爲她感到不好意思起來：「我不滿意他的悲觀思想。」

聽說陳紫雲不滿意周思文，莫來香心中又氣又喜：氣她批評自己心上的人兒，喜她不會捨她的愛人了。

來到周思文的房子，莫來香看見只有周思文一個人在，滿懷高興，她想：這回我一定要向他表示了。

「思文，老梁他們不回來嗎？」她問。

「不大清楚，我做好了就交卷，他們大概很遲交卷吧。」周思文說。

莫來香興奮的心情降低了一些：那多麼掃興呵！他們如果回來，可就要破壞我們的幽會了。接着她又想：好吧，就趁現在他們還沒有回來的時候，把這件心事解決了吧。

「思文，現在會考結束了，你該沒有什麼顧慮了？」說着，用她那兩隻像橄欖核一樣的眼睛向周思文送了一個秋波。

周思文心頭一驚，他沒有想到，她會在會考剛剛結束，就來提這個問題：妳太不瞭解我的心情了，妳應該讓我緊張了幾天的心情鬆弛一下嘛！

「熄滅了的火把，也還有餘燼，」周思文做詩似的說：「緊張的關頭過去了，心頭還有餘悸。」

「這是多麼富有詩意的語言啊，」她想「但是，這多麼令人心焦，不乾脆地說話，你裝着不懂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向你表白了吧！」

「思文，我有一句話壓在心中很久了，我今天不得不跟你說，」她見周思文張大了眼睛看她，她很高興：「我非常的愛……」

「篤篤篤……」一陣敲門聲，把莫來香的話打斷了，周思文不知道她說了些什麼。

進來了三個人：趙一青，梁萬全和高笑明。

莫來香狠狠地向走在前頭的趙一青瞪了一下白眼，心裡暗暗地罵道：罪過，破壞人家的好事。

趙一青把手上的書往桌上一丟，在地板上鋪了一張草蓆倒頭就躺下去。

「總算完成了一項激烈的戰鬥！」

高笑明看一看莫來香，想說什麼，又沒有說，轉頭對周思文說：

「我們的詩人這回打了勝仗吧？」

「但願是這樣，然而，誰能保証呢？許多事情常常是出人意外的啊。」周思文說。

梁萬全把書收拾好，比了一個砍殺的手勢，故意提高聲音說：

「這回我是過五關斬六將……通通殺！」

「鬼相信你通通殺呢！」莫來香斜眼看了一下梁萬全，輕視地說：「你沒正式地準備過功課！」

「嗨！這樣的意思都不懂，」梁萬全微笑着說：「通通被殺！」

大家都會心地笑起來。

這時，李紅英和陳紫雲也來了。

李紅英一進門，看見這樣多人，就說：

「這回是羣英會啦，各位都辛苦了！」

陳紫雲躲在李紅英後面，悄悄地找了一個位子坐下來。

「紅英，妳這回是棄甲而逃還是凱旋而歸？」趙一青躺在地上，用兩隻手掌貼在一起做枕頭。

「沒有禮貌！躺在那邊像什麼樣！」李紅英不答他，反而一個「直錐」打過去。

那「浪漫才子」動也不動，轉向陳紫雲問：

「紫雲，妳呢？」

一朵紅暈從陳紫雲的臉上飄過，她看見大家的眼睛注視着她，她就很不自然，細聲說：

「很衰啦，我初級數學做錯很多題！」

高笑明看沒有人關心他，心裡有點氣，就站起身來，走到大家最注目的地方說：

「這回的題目太容易啦，尤其是作文，什麼「工業建設論」，這樣舊的題目都不會做，好去死了！」

「哈，你選的題目跟我一樣，」趙一青兀的坐起身來：「這可爽快啦，我「大摔」工業上的媚外政策，我說，這是引狼入室的政策！」

「你真的那樣寫？」李紅英問：「那可太浪漫主義啦，你不想想誰在批改卷子，你還想及格嗎？」

「這時候應該投機一點呀！」高笑明說：「我把報紙上看見的理论都搬了進去！哼！一定拿高分！」

「我作「生活經驗與寫作」那題，」莫來香也不甘寂寞地插進話來：「我就抄了很多胡適的話進去。」說了，又扭着頭，嬌聲嬌氣地問周思文：

「思文，我們志同道合，你也是做這題吧？」

「是的，我比較熟悉這方面的問題，」周思文聽了大家的話，心裡有些不安，自己太老實了，沒有想到投機的方法：「我做得不好，我只有舉李後主的詞來說明，我說他做君主時寫的詞艷麗歡樂，亡國後寫的詞哀怨纏綿。」

高笑明無意中向陳紫雲掃了一眼，見她靜靜地聽別人講話，他好像有什麼發現似的，又再看了她一眼，心想：這「查某」雖然身材瘦了一點，但面貌可很清秀，尤其那兩個美麗的酒渦，笑起來可真迷人哪。他忽然覺得，在這樣多人面前，尤其陳紫雲面前，應該發表一下自己的偉論，於是他大力地「咳」了一聲，等大家注意他了，他就歪着嘴巴說：

「我覺得，大家似乎太重視會考了，」他看了周思文一眼：「其實，這只能說明大家的個人主義思想還很嚴重，只關心自己的前途，而沒有把個人的前途和社會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他偷偷地看了陳紫雲一眼，陳紫

雲似乎也很注意聽他講話，他更加興奮起來，提高聲音說：「在羣衆的面前，我們不應該想到個人的利益，甚至要完全犧牲個人的利益，否則，就稱不上是一個進步份子！」

梁萬全心裡很不爽快，爲什麼老高這傢伙老是要來這一套，他們剛剛考完，怎麼不會關心這些呢？如果他們一點都不關心，那才是反常的呢！但他沒有責怪高笑明，只是說：

「還沒有這麼嚴重吧！」

李紅英滿肚子火，她就按捺不住她那火性子，指着高笑明說：

「發什麼議論？也不照照鏡子！」

高笑明頓時目瞪口呆，但一忽兒，他就坦然了，他想：我剛才是在寫雜文嘛，被刺中要害的人，反應最大，於是他歪一歪嘴說：

「何必生那麼大的氣？我是不小心才踏到你的尾巴啊！」

莫來香很不耐煩，她暗暗地罵：你們搞什麼鬼，人家一跟老周講話，你們就來破壞，哼！她看看李紅英還想講話，就趕緊打岔說：

「吵什麼？吵什麼？」說着拿了一本華文，走到周思文坐的草蓆邊坐下來，向周思文嬌笑了一聲說：「老周，王維的作品你舉那一篇？」

高笑明怕李紅英的「直錐」再打過來，也擠過去插進一句：

「那有什麼難，「鹿柴」啦！」

莫來香瞪了他一個白眼，心裡很不爽快：要你才懂，我是故意問老周的，誰要你答！於是又想了一個問題，故意把身子和周思文觸了一下說：

「老周，「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是什麼？」

周思文的身子被莫來香的身子觸了一下，像觸了電一樣，震動了一下，他極力按住怦跳的心說：

「『長恨歌』的主題，有很多種解釋，比較對的是這樣：它一方面批判唐明皇爲了女人而荒廢朝政，一方面讚揚他們愛情的堅貞和纏綿。」

「皇帝有很多老婆，還談什麼堅貞！」高笑明歪着嘴巴說。

「去你的！」莫來香輕輕推了高笑明一下：「你只懂得理論，那裡懂

得愛情！」說了又轉頭對周思文說：

「老周，你說是嗎？」

周思文覺得莫來香在衆人面前對他那麼親熱，未免有點不好意思，爲了避開她，就站起來走了兩步說：

「我也不大清楚呢！先生這麼講，我就這麼寫！」之後，他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對梁萬全說：

「老梁，我多兩天要回家，要不要去我家玩玩？」

「好啊！」梁萬全正在望着窗外凝想，這下他覺得正好趁機瞭解一下老周的家庭，就回過頭來對大家說：「我正在想，我們都要離校了，我們這幾個同學應該來一次聚餐或者茶會。你們覺得怎樣？」

「很好！」李紅英說：「老周的家在邊加蘭的鄉村，我們可以去見識見識，呼吸一下新鮮空氣！」說着就轉頭向陳紫雲說：

「紫雲，妳也去嗎？」

「好的。」

高笑明本來不大想去，因爲跑到鄉村去，太遠了，沒有什麼意思，但一見陳紫雲說要去，他心想，這我可以更有機會接近她了，就說：「我也去！」

「來香，妳呢？」李紅英問。

莫來香有點矛盾，鄉村有什麼味道，上回到父親的膠園去，把裙子都弄髒了，那些小路又不可以行車，把腳都走起了泡，倒霉的要死！但她又想，去周思文的家可就不同啦，我可以找一個機會瞭解他的家庭，或者，還有機會向他表白呢！於是她說：

「大家要去，我也去啦。」

「「浪漫才子」大概沒有問題吧？」梁萬全問。

大家向趙一青一看：這傢伙，他躺在那邊睡着啦！李紅英走過去在他肩膀上用力一打，趙一青嚇了一跳，張開眼睛，坐了起來，看是李紅英，佯怒地在她面前揚一揚拳頭：

「他媽的！老子一拳送妳回老家！」

「這麼粗！」李紅英瞪他一眼說：「像個流氓！」

「問你要不要去老周的家玩啦！」莫來香看了趙一青睡意矇矓的樣子，抿着尖嘴笑：「我們都決定要去！」

「決定了還吵醒我做什麼？」趙一青故意狠狠地看了李紅英一眼：「老子正在和周公會面！」說着，就想再躺回去睡。

李紅英把草蓆用力一拉，丟在一旁，說：

「昨晚偷雞啦！睡豬！」

趙一青站起身來，整一整衣服，手指差一點指到李紅英的鼻尖：

「潑辣貨！妳應該學一學紫雲的溫柔。」

陳紫雲悄悄地坐在一邊，被趙一青這麼一說，立刻滿面通紅，半生氣地說：

「死鬼！人家不跟你講話！」

趙一青對陳紫雲笑一笑，表示歉意，伸一伸手把他那太長的袖子往肩膀上一拉。

「我要回家啦」說着，就走出去了。

「老趙，後天早上八點，到漳宜碼頭等，可不要遲到啊！」梁萬全大聲說。

趙一青在門外應了一聲：

「一定準時！」

「我有事情，還要去會所，」梁萬全看了一下手錶說：「紅英，聽說園主下午要拆屋，我們得快點去看！」

於是，梁萬全和李紅英出去了，接着，莫來香也和陳紫雲一起走了。剩下周思文在房裡。

大家走後，周思文才感覺到疲勞轟炸，難以忍受，昨晚開夜車到三點，現在整個身體再也支撐不住了，就鋪了草蓆躺下去。但是，閉上眼睛頭腦還在活動，一會兒想到會考的成績不懂如何，一會兒又出現了莫來香

多情的眼睛，一會兒又想起了家和母親……

不得已，找一本書來看，聽說躺着看書可以催眠。他隨手拿了一本「世界名詩選」，一翻就翻到白朗寧夫人的「愛人……」：

愛人，我親愛的人。

是你把我——一個跌倒在地上的人，

扶起我！

又在我披垂的鬢髮間，

吹入了一陣生氣，

讓我的前額。

重又光煥地閃耀着希望！

看到這裡，周思文就陷入了沉思：愛情果真有那麼大的力量嗎？果真能給一個「跌倒的人」帶來「生氣」和「希望」嗎？呵！在生活上，我算是一個跌倒了許多次的人，一直到現在，我還覺得沒有人把我扶起來，我似乎是匍匐在地上爬着走，我的生活那有生氣，我的生活那有希望？會考，現在我還沒有把握考得到，就是考到了吧，是不是找得到工作呢？呵！這我真不敢去想，到處都有人失業，到處都有像廢紙一樣的會考文憑。

周思文努力着不去想它，努力着睡下去，可是莫來香的臉孔又出現在他的腦海中了。唉！莫來香呵！妳為什麼老是纏着我？妳真的能像白朗寧夫人所說的，能給我帶來「生氣」和「希望」嗎？

周思文想起他在書上看過關於白朗寧夫人的愛情故事，他着實有點吃驚，愛情真的把白朗寧夫人的癱瘓病都醫好了，可不是有點神奇嗎？要是愛情真有那麼大的力量，莫來香呵！我會毫不思索地把妳擁抱……。

他的眼皮越來越沉重，漸漸地睡着了。

六

晴朗的早晨。

太陽在海面上撒下萬道光芒，在那微微起伏的水面上反射出跳盪的金光。天空有幾簇雲朵在奔馳，向雲朵飛來的天邊望去，能夠看見遠山的後

面有一堆烏雲……。

莫來香站在漳宜碼頭的山坡上，看見有二三十隻汽船停泊在海灣內的碼頭邊，就回頭問周思文道：

「這些船都到邊加蘭去嗎？」

「不，有些到浮羅敏去，有些到德光島去，到邊加蘭去的船沒有這麼多哪！」

今天，周思文心裡有點異樣的感覺，他覺得精神比往常好，心情也比往日興奮了。而且，不知道為什麼，他很喜歡和莫來香談話。

莫來香用小手絹在尖嘴上擦了一下，站到周思文的身邊去，指着對面的海灘說：

「上回我和幾個朋友在那邊游泳，很好玩哪！」她把手收回來時，把周思文的手一抓，又說：「思文，你喜歡游泳嗎？什麼時候我們一起來游？」

「啊，游泳？」周思文的心怦跳起來，但他心裡不再害怕了，似乎還很興奮：「我不喜歡游泳，不過，如果妳喜歡，我可以陪妳游！」

莫來香聽了，向周思文含情地笑……她一回過頭來，就看見梁萬全、李紅英、高笑明和陳紫雲一起走來。

「瞧，他們來了。」

周思文趕快走開，恐怕他們看見自己和莫來香親密的樣子。

「啊，老周，你們兩個這麼早啊！」高笑明遠遠就喊起來：「好像約定似的！」

「我們本來約定八點來嘍！」周思文不好意思地分辯道：「我也剛剛到！」

其實，七點多鐘的時候，莫來香就去約周思文，他們一起來時，還不到八點。

周思文想起剛才的一幕——

原來莫來香知道周思文只有一個人在房裡，一早就去約他。

周思文正在準備回家的東西。

莫來香看周思文坐在地上，就大胆地坐在他身旁。周思文沒有什麼反應。

「思文，你不要那麼冷漠，你難道不懂我的意思嗎？」莫來香幽怨地說。

「我對妳很好啊！」周思文裝着不明白她的話說：「妳是什麼意思呢？」

莫來香不答，忽然倒在周思文的懷裡。周思文一時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莫來香不願起來，含情地問道：

「你喜歡我嗎？」

「既然已經到了這地步，」周思文極力按下心頭的緊張說：「我只好接受了。」

.....

後來，他們就一起來到漳宜碼頭。周思文看見高笑明對他神秘地笑，心裡有點緊張，莫非他已經知道我們的事了？

「咦！老趙還沒來嗎？」梁萬全問。

「剛才我就猜這「浪漫才子」還沒有來，果然不錯！」李紅英說：「他不遲到半個鐘頭是不甘願的！」

「船要開了嗎？」梁萬全問周思文。

「我問過船夫，他說要多等一會。」

於是他們走到附近的一間咖啡店去喝茶。

差不多過了半個鐘頭，趙一青才來。他一來就大聲說：

「我差一點忘記哪！睡到八點才起身，才知道太遲了，趕緊包了一輛「的士」來，花了兩塊！」

「那天你還說一定不遲到呢！」梁萬全帶着責備的口氣：「這個習慣可要改才行！」

當他們正在喝茶的時候，一個老乞丐把他乾枯的右手從莫來香的後面

伸過來。

高笑明把頭轉開，裝着沒有看見。

莫來香嚇了一跳，回頭一看是乞丐，趕緊把椅子搬開去坐，一邊說：

「哎喲！他的手髒死人了！」

乞丐尷尬地苦笑。

趙一青站起身來在褲袋摸了一陣，摸不到銀角，就從口袋裡抽出一張一塊錢的鈔票送過去。

莫來香一手擋住他：

「那麼浪費做什麼！你沒有小的，別人有！」

陳紫雲在錢袋裡找了一個兩毛錢的銀角，給了那乞丐，那乞丐連連鞠了幾個躬走了。

高笑明忽然覺得需要在陳紫雲面前建立一點威信，就歪着嘴巴說：

「這是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陳紫雲被他這麼一說，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她心裡怪高笑明不留情面，在衆人面前講她，多難爲情呵！她心裡也有點不服氣，又看見高笑明那歪在一邊的嘴，就有點不爽快：

「你……鴉片嘴！」

大家笑了起來，高笑明很狼狽。

「你自己自私！就不要講人！」李紅英對着高笑明就一個「直錐」敲過去。

高笑明好像真的被敲了一錐似的，怔了一下，立刻一種羞怒冲上心頭。他想：近來老梁和李紅英打起鐵來了，就老是在朋友面前破壞我的威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哼！一定是怕我比他們強，妒忌我！這種人，我不能容忍他，我一定要打垮他的威信！想着，他就不屑地對李紅英說：

「你爲她辯護，是溫情主義！」

李紅英被他一激，就要發作起來了：

「小小事情，也犯得着套這樣大的帽子嗎？」

「走啦，走啦，船要開了，還吵什麼？」趙一青故意說。他根本不知這船要不要開。

而船夫果然高喊起來：

「邊加蘭，邊加蘭……。」

於是他們各自拿了帶來的東西，上船去了。

汽船的馬達「卜卜卜」地响起來，向海口駛去，出了海口，向右轉了一個大彎，就向邊加蘭的大海前進了。

船上有幾個其他的搭客，有的靜靜地坐着，有的在看報紙，有的在打瞌睡。

而這幾個年青人，似乎對於海有特別的一種感覺，都望着白茫茫的大海。

在海上，遠遠的地方，是天和水的相連，在水天相接的地方，偶而露出黛黑色的遠山。在水面上飄浮着疏落的魚棚，還有，那水面上奔駛着的船，只像一個黑點在蠕動。

在水面上，偶而有一兩條受驚的魚兒跳上水面，閃着綠白的鱗光。

那山後的一堆烏雲，這時已慢慢地蓋上天空，寰宇間顯得有點陰沉了。船越向大海航行，波浪就越大，船隨着波浪一起一伏，船裡的人就像坐在搖籃上一樣。當船下降時，真的像要沉下去似的。

「這麼大浪，會不會危險？」陳紫雲擔心地問周思文。

「天空陰沉沉的時候，浪才這麼大。」周思文說：「但很少發生沉船的事。」

「怕什麼？」高笑明故意擠在陳紫雲身旁，好像很有膽量地說：「要是船沉了，我一定把你救起來？」其實，他心裡也有點害怕，他坐船還不會遇過這麼大浪呢！他心想：要是船沉了，這社會可就損失了一個人才！

趙一青頑皮地眨眨眼，故意要嚇陳紫雲，就提高聲音說：

「有一次我坐這樣的船出海，忽然遇到了大風浪，糟糕，一個大浪淹過來，船就被打翻了，船上有十多個人，只有我和另外有幾個男子游回岸

上，那些女的全部死光啦！」

「真的？」陳紫雲眼裡流露出恐懼的神色：「可怕，早知我不來！」

「不要嚇她啦！」李紅英又對陳紫雲說：「別信他吹牛皮，你忘了，他根本就不會游泳呀！」

陳紫雲一想起趙一青不大會游泳，就知道他是在編造故事來嚇人，臉紅了一陣，裝着生氣地罵他：

「像鬼！嚇死人！」

「我才不騙你哪？」趙一青很認真似的說：「等會你才知道，浪會更大的，一個大浪像一座高山一樣蓋過來……」

「你不要講，你不要講！」陳紫雲害怕地擺着手，看看趙一青還要講下去，就把耳朵掩住了。

趙一青看了，「哈哈」地笑起來。

船乘風破浪地繼續前進。

大約過了一個鐘頭，船就在丹龍頭的碼頭靠了岸。他們上了岸，再搭了車向周思文的家馳去。

車子停在大路旁，他們下了車，還要再走一段山路。

路的兩旁盡是排列整齊的膠林，一片陰森森的，簡直望不到盡頭。

周思文很久沒有回來了，這回重新投入膠林的懷抱，看見那些膠樹被風吹得搖搖擺擺，呼呼地作響。他心裡就引起了一陣感觸，不禁哼起「膠林，我們的母親」來：

「帶着熱烈的愛情，我漫步在那廣闊的膠林……」

梁萬全聽了，也隨着哼起來。唱完了後，梁萬全對周思文說：

「這首歌的感情很飽滿，很能表達人們對膠林的熱愛，只可惜它有點傷感，基調太沉了一點！」

「所有的歌我都不會唱，只有這首我才時時哼着，」周思文說：「這調子好像是爲我而寫的！」

「我才不喜歡哪，哼！頹廢主義！」高笑明說。

這時陳紫雲走在前頭，高笑明故意走在她的後面。忽然……

「哎……」陳紫雲尖叫了一聲，退後了幾步，高笑明趁機把她扶住，她緊張地伏在他身上。

原來路旁的小樹上，有一條青竹蛇在可惡地吐着舌頭。

陳紫雲發覺扶住她的是高笑明，立刻不好意思地掙脫他的手，被嚇得蒼白的臉上浮起了一朵紅暈，趕緊奔到李紅英的身邊去，顫抖着聲音說：

「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周思文在路旁找一枝樹枝，對準那蛇頭距離頭部約三寸的地方打下去，那蛇立刻捲了幾下就死掉了。周思文找了一塊石頭，把蛇頭打爛了，就把牠丟進草叢堆去。

「蛇的要害約在距離頭部三寸的地方，打死了要把牠的頭打爛，不然牠會復活的！」梁萬全對其他的人說。他在鄉村，也常看見人家打蛇，村民這麼告訴過他的。

這下，陳紫雲不敢走在前頭了，老是跟着李紅英。

大約走了二十分鐘。

莫來香就不耐煩地叫起來：

「思文，還要走多久啊，我的腳都走痛了。」

在新加坡，出門一步都有車搭，她還沒有走過這麼遠的路呢！現在走得有點氣喘，頻用手巾抹着額角的汗。

「多十分鐘就到啦！」周思文說：「忍耐一下吧，更遠的路我都走過呢！」

他們繼續走着。

不久，在前面的膠園旁邊，出現了一間破陋的亞答屋，那就是周思文的家了。

走到周思文的家，一位年約五十多歲的婦人迎了出來：

「呵！阿文，你回來了！」她又熱情地向其他的人招手：「你們都是阿文的書友吧！好啊，來這裡玩玩。」說着趕緊搬了幾隻牛奶箱出來：「

請坐，請坐！」一會，又向廚房裡喊：「阿蘭，煲滾水沖咖啡！」

「伯母，不必客氣啦！我們和思文都是熟人！」李紅英說，她看見這婦人的臉色因營養不足而顯得蒼黃。

「那才好啊！你們難得來我家！」她看見周思文的弟弟好奇地趨前來看，就吩咐他：

「去捉一隻雞來割！」

那少年約有十五六歲了，頭髮沒梳，赤着身子，只穿一條短褲，飛也似的追雞去了，

「這是阿文的弟弟，苦命啦，小學畢了業，只好割膠。」周思文的母親說着，看見大家都坐了，只有莫來香還站在那邊，就把木箱搬過去：

「阿妹，坐啦！」

莫來香看了看那木箱，覺得有點骯髒，怕弄髒了裙子，但又不好意思不坐，就找了一張報紙貼了，才坐下去。

「我要去餵豬啦，你們坐坐！」周思文的母親說了，就提了一隻豬菜向豬寮走去。

「思文，你上次說的那個可惡的園主，住在那裡？」梁萬全問。

「我們早就搬啦！」周思文說：「我們受不了他的氣，就搬到這裡來！這裡的園主住在星加坡，是叫別人管理的，因為園口大，我們也比較自由。」

周思文的妹妹阿蘭端了一壺咖啡，李紅英趕緊接過來：

「多謝妳了！」

「沒有什麼。」阿蘭低着頭走了。

這時，周思文的第二妹妹阿珠，担了滿滿的一担水，從他們面前走過，李紅英向她點了點頭，她笑了笑，就飛快地走了。

李紅英向周思文說：

「你妹妹有讀書嗎？」

「小學畢業啦，一個考第一名，一個考第五名！可惜，只能留在家裡

割膠！」

「要是能升學，一定很有前途！」梁萬全感慨地說：「多少人被埋沒了啊！」

周思文斟了幾杯咖啡，然後叫大家喝：「不要客氣，大家來！」

李紅英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莫來香遲疑地看着杯子，心想：這杯子很舊了，一定很骯髒，就不拿來喝。

「喝吧！」周思文端了一杯給她。

「我不喝咖啡的！」莫來香說。

「騙鬼！」李紅英說：「我看過妳喝咖啡！」

不得已，莫來香端起咖啡，閉着眼睛喝了一口。

之後，李紅英對大家說：

「來，我們去看豬！」

於是他們一起向豬寮走去。

走到豬寮邊，一股豬糞的臭味侵襲過來，莫來香趕緊用手絹捏住鼻子：

「走啦，走啦，這樣臭，有什麼好看！」說着就逕自走開了。

這時，她對周思文的家產生了一陣的惡感：又臭、又髒、又窮、又偏僻……以後我死也不要到這鬼地方了！

七

吃過了晚飯，他們把一張桌子搬到門前，圍坐起來。只有一盞昏黃的煤油燈放在中間，好在十五的月亮懸掛在天空，不然這裡沒有電燈，對於這些在城市的電燈下生活久的年青人，可要不習慣了。

周思文泡來一壺茶，一邊談起來了。

「我們有機會集合在一起，大家應該都很高興，」梁萬全說：「以後，大家都走到社會上去了，我們恐怕沒有機會再集合在一起了，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夠談一談各自的感想，並說一說自己的志願。」

大家沉默了一陣。

「還是我先說吧！」李紅英看看沒有人說話，就打破了沉默：「我打算在畢業以後，把全副精神放在鄉村工作上，鄉會很缺乏人呢！」

「我也是一樣，」梁萬全說：「因為我覺得鄉村工作很重要。」

「到時再說吧，隨機應變就是了！」莫來香說了，就看了看周思文，她心裡想：不如早點結婚。

「思文，你呢？」梁萬全問。

「我嗎？我沒有太大的希望，我也不敢有太大的希望，現實給我的失望太多了，我不相信太高的幻想會實現的！我只希望會考成績好，再找一份工作。」他心裡又再想：要是有了工作，我母親就不必那麼苦了，而且，將來要和莫來香結婚，也有經濟基礎，他想了一會，又說：「當然，我還是會寫詩的……。」

「老趙，你呢？」

趙一青有趣地欣賞着鄉村的夜景，沒有注意他們講話，被梁萬全一問，才如夢初醒地問：「你說什麼？」

「問你的志願啦！」李紅英瞪了他一眼。

「我的志願嗎？我從來就沒有去想它！」他把過長的袖子往肩膀上一拉：「天無絕人之路，條條大路通羅馬！」

「你非碰壁不可！」李紅英說。

「紫雲，妳呢？」

「我？我真不敢去想它哪！我們女孩子沒有力量，能做什麼事呢？我希望以後有人能助我一臂之力！」

高笑明一聽，心裡一動：好啊！妳希望人家幫助，那我以後幫助妳。我一定常常和妳在一起。

「老高，你的志願是什麼呢？」梁萬全又問。

「剛才我聽了大家的話，我覺得有些人的志願太渺小，有些人沒有志願，簡直要不得！」高笑明知道這是他發表議論的時候，不然等會老梁佔

了上風，可要把我的威信壓下去呵！於是他繼續說：「我準備搞政治！唯有政治才是最高尚的事業，才能真正爲人民謀幸福，什麼鄉村工作，什麼寫詩，都不是澈底的辦法！」他心裡也這麼想：我的理論這樣強，還可以做領導工作呢！要就做領導，不然就不要搞。

他本來想作長篇分析的，無奈頭腦空空，一直想不出話來。

莫來香看了一下高笑明，心裡想：他的口才多好，多會講話，要是周思文有他的口才，有梁萬全的魄力，那就好了！

李紅英聽了高笑明的話，又想發作，但她曉得忍耐了，她知道，每次和他爭，只有弄壞了彼此的感情而已，何況她的話，他一句也聽不進去。

「我覺得，大家讀了十多年書，應該對社會有多少貢獻，我們總不能沒有目的地生活呀。」梁萬全聽了大家的話，覺得大部份的同學都沒有很好的人生觀，他感到心裡一陣的難過，這樣下去，他們將來會在這畸形的社會上變成怎樣的人，還沒有人敢預料呢：「我希望大家能好好地想一想。」

梁萬全想到高笑明，就有點頭痛，他想：這個自視太高的人，真沒有他的辦法！他剛才說鄉村工作沒有用，明明是對我和紅英的一種偏見，梁萬全想直接指出他的錯誤，但他有經驗了，他知道這是不能使他信服的，於是對大家說：

「你們喜歡聽故事嗎？我講一個園主拆屋的故事！」

「好啊！」陳紫雲興奮地拍掌。

高笑明好像沒有聽見似的，把頭轉開。

其他的人却注意地傾聽。

梁萬全就把那天園主拆屋不成的「故事」講了一遍……

那天，梁萬全和李紅英騎了腳車來到鄉會，一個鄉會的負責人小張緊張的對梁萬全說：

「老梁，糟了，園主用囉哩車載來二十多個私會黨徒，要拆陳炳伯的屋子！你快快想個法子，怎麼辦？」

園主要趕陳炳伯搬走，他要在山崗上建一座吃風樓，但又不肯賠錢，鄉會向他交涉了幾次，他都不管，限定陳炳伯一個星期內搬走，陳炳伯不搬，現在他就要強拆了。

梁萬全略略想了一下，就決定地說：

「不讓他拆，快，去叫村民拿傢伙來！」

不一會，三十多個村民各自拿了扁担，鋤頭，鐵條等追來，梁萬全和其他幾個負責人也拿了木棍，向那批狂徒衝去，那些流氓一見人這麼多，趕緊跳上車，一溜烟去了。

大家哈哈地笑起來。

一會，一輛私家車駛來了，裡面坐着園主和其他兩個人：一男一女。

那些村民看見園主，憤怒異常，沖上去就想打，但被梁萬全喝住了。

那車裡的男子見有人追上來，緊張了一下，本想駕車逃走，看見村民被人喝住了時，就威風凜凜地下了車，手上握着一枝手槍。

原來這傢伙是陳紹昌，是上回在班上鬧畢業特刊問題的陳紹昌。

他看見梁萬全，不禁一怔，呆了一陣，沒想冤家路窄，會在這兒碰面，但一會就裝出個笑容，趨上前去：「哈囉！老梁！原來是你呀！」說着就伸出了右手。

梁萬全看了看他，不和他握手，冷冷地問：「你到底想來做什麼？」

「打開天窗說亮話！」陳紹昌看梁萬全這種態度對待他，心裡很氣：「園主是我伯父，他叫我來和你們談判。」

「還談什麼，答應賠償，我們讓你拆，要不然哪，哼！」村民中有一個粗壯的漢子比一比他手中的扁担說。

「笑話，地方是我們的，在我們地方上的屋子當然也是我們的，我們要拆就拆，誰敢阻擋？」

「我們敢阻擋！」又有一個村民說：「有本事就叫人來拆，看我打斷他的狗腿！」

車裡那個妖艷的女人一搖一擺地走過來，拉陳紹昌走：「走吧，跟他

們說什麼，下次叫警察來！」這個女子，竟不是沈桂金。

陳紹昌見村民兇兇地看着他，深怕被打，但又無法脫身，這時就趁機攙了那女子的腰肢走上了車，駕車去了。

村民向他吐口水，臭罵一頓，村民們都在說：

「好在「亞答」公會的人出頭，不然陳炳伯的屋子可就被拆掉啦！」

大家聽完了梁萬全講的故事，好像忽然開了眼界，知道社會上還有這樣的事情。

「奇怪，那女人為什麼不是沈桂金呢？」趙一青問。

「那還用說，準是給陳紹昌丟掉啦！」高笑明說。

「可憐！」陳紫雲說。

「活該！」李紅英說。

「那有什麼大不了，世界上又不是只有陳紹昌一個男人！」莫來香說。

.....

他們一直談到很夜才睡覺。

高笑明坐在藤椅上，翹起腳在看報紙。

看了一會，他的視線就被「青年天地」上的一首詩吸引住了，他仔細的一看，筆名叫周思，題目叫「青春的節奏」：

為什麼我的心

像野馬一樣地奔騰？

為什麼我的心呵，

每一天都歡跳不寧？

我青春的綠葉，

曾經在生活的苦旱中枯死

我像一個沙漠的旅人；

無望地尋找着生活的綠洲……

爲什麼我的心呵
現在却跳動着青春的節奏？
寂寞飛走了
陽光照進了我的心頭！

我在追向着自己的心；
是什麼使你那樣的歡欣？
呵呵！我看見她的笑臉像盛開的花，
使我想起了美妙的愛情！

「哈！老周在戀愛啦，愛情多偉大，把他的頹廢主義也趕走了！」高笑明看完了周思文的情詩，心裡引起了一陣妒忌；老梁和紅英攪起來了，老周和來香也攪起來了，現在只剩下老趙，紫雲和我還沒有着落！

「哼！老梁連攪戀愛也比我先，我實在有點不服。」他心想。

他常常覺得：老梁和紅英好像很輕視我，他們大概以爲我連愛人也沒有本事找呢！哼！我一定要找一個給他們看！

想到這裡，他就想到自己最近在陳紫雲身上下的功夫頗有成績，就高興地笑了。

他把報紙用力往桌子上一丟，忽然想起自己還有一件什麼事情沒有做。他的肚子「咕嚕」了一下，他才知道還沒有吃早餐。於是，就向他的母親喊：

「媽！茶還沒有泡好嗎？」

「好啦！好啦！」他的母親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趕緊端了一壺茶和一疊麵包，疼愛地看着高笑明：「我看你在看報紙，才沒有打擾你！」高笑明的家庭並不富有，他父親只是個小商人，可算是個小康之家。

但高笑明在家，却像一個少爺，父親特別疼愛他，因為他們生了四個女兒，只有他一個兒子。

「媽，我那條「特哥朗」的褲子熨好沒有？我等會要出門。」高笑明想起了陳紫雲，就決定去找她。

「昨晚就熨好啦！」他母親一邊走向廚房一邊說：「在房裡那個衣櫃裡。」

高笑明吃了兩塊麵包，喝了一杯茶，就去換衣服了，他穿好一襲白襯衫，穿了那條「特哥朗」褲，然後在鏡子前照了一下，這下發現那一撮鬍子粗粗的，很難看，就找了鬚刨，把它刮掉了。然後，又在鏡子前欣賞了一會，他覺得自己的樣子倒有幾分英俊，雖然頸項長了一點，但還不傷大雅。於是對自己的影子笑了笑，才去穿鞋，穿了那剛買來的黑得發亮的皮鞋，出門去了。他一邊走就一邊想：我今天一定要把她弄到手。

自從那次去周思文的家後，他就愈發覺陳紫雲溫柔可愛，他最難忘記的，就是陳紫雲驚蛇時，緊張地伏在他的身上的那幕。回家後，他曾經仔細地想過：陳紫雲雖不十分漂亮，身材也比不上莫來香，但也有幾分姿色，而且，莫來香看來是被周思文勾去了，李紅英又和老梁攬起來，在這些同學當中，也只有陳紫雲一個有下手的餘地！

「只要我下鉤，陳紫雲一定到手！」他想：「這些「查某」仔，大都崇拜男人的才能，而不大考慮其他問題的！」

有一天，他去拜訪陳紫雲，陳紫雲驚奇於高笑明的到訪，因為在她過去的印象中，高笑明是很看不起她的，而現在却親自來找她，使她有點受寵若驚，便熱情地招待他：

「請坐！請坐！」說着，就自己去斟了一杯茶來給他：「請喝茶吧！」

等陳紫雲坐定後，高笑明把脖子靠在椅背上，有心無意地對陳紫雲笑了笑，然後說：

「上回妳在周思文家時，曾經希望有人能幫助妳是不是？」

「是的，就像花草需要甘露一樣！」她覺得，在高笑明的面前，應該說點富於智慧的話語。

「那可有人在幫助妳了？」

「李紅英近來很關心我，她有時有來我家，可是她時間太少了，常常到鄉會去。」陳紫雲有點惋惜地說：「要是她能常常和我在一起該多好啊！」

高笑明一聽見李紅英的名字，心裡就不爽快起來，他想：要是讓這妮子來聯系陳紫雲，我的機會可就要失去啦！不行！我一定要想法子把她爭取過來！

「李紅英有什麼用？她自己的理論水平還很差，那有辦法幫助妳進步？」高笑明極力要想法子把李紅英的威信打下去：「她有點不自量，自己沒有時間，還想幫助妳，其實，不過給妳一個空洞的安慰吧了！」

「可是除了她，還有誰看得起我？」陳紫雲悠悠地說。

「那裡那裡，」高笑明兀的站起身來，很認真地說：「我看得起妳！如果妳也看得起我，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和妳聯系。」

「好啊，好啊！」陳紫雲高興起來，她覺得老高最近很謙虛了，她想：他是搞政治的，理論又好，一定能幫助我進步。

從此，高笑明差不多每天都到陳紫雲的家，常常帶了一些深奧的理論書給她看，她看不懂，他就和她分析，趁機表現一下自己的才能。每次，陳紫雲聽了他的分析，似懂非懂的，但她還是很高興，她漸漸地覺得，高笑明着實是一個人才。着實是一個值得崇拜的人。

而高笑明每次來她家時，都忘不了兩個任務：一個是爭取陳紫雲的好感，一個是打擊李紅英的威信。兩者統在一起：追求陳紫雲。高笑明的話聽多了，她對李紅英的印象也就變了。

有一次，陳紫雲這樣問高笑明：

「老高，昨天李紅英來我家，她說她鄉會要多開幼兒班，問我是否可以教。」

「那妳答應了沒有？」高笑明緊張起來。

「我很想去哪，不然我們時間也浪費了，而且聽李紅英說，那邊還有很多年青人。」陳紫雲看見高笑明的臉色很不好看，就問他：「老高，你說應該答應她嗎？」

「事情本來是好的，但是，李紅英叫妳去就不好了！」高笑明很認真地分析：「李紅英只是想利用妳，替她和老梁建立威信，妳要知道，那會裡的頭就是他們兩個了！妳想想，妳去教幼兒班，自己能夠得到什麼？」

「好在我沒有答應她！」陳紫雲低下頭去。

「如果妳喜歡熱鬧，倒不如到我那邊去。」高笑明伸長了脖子，神氣地說：「我那邊的成員，文化水平低，個個是「老務伯」，如果妳去，還可以負責文化班呢！」

「那更好！我一定去！」陳紫雲興奮地說，她多感激高笑明呵！她想：他多關心我！

可是，過了很久，高笑明還沒有拉陳紫雲去負責文化班，因為他仔細考慮過後，他就不喜歡她到那邊去了。他想：要是讓她去了，我就「漏氣」了！原來他在那邊並不是領導人，人家不喜歡他亂發表激烈的言論；另一方面，文化班早就有人在負責了。

陳紫雲常常問起他文化班的事，他就推說：

「近來其他事情很多，還沒有正式討論過，再過一些時候，我一定要提出成立文化班的事！」

「其他人會贊成嗎？」

「包妳沒問題，我的意見，從來沒有人敢反對的！」高笑明說：「那些「老務伯」怎麼敢反對呢！有一次，我上去演講，那些傢伙聽得嘴開開！他們認識不高，怎會不聽從我的意見哪！」

陳紫雲已經非常信任高笑明了，關於李紅英的事她也相信高笑明的話，對李紅英有了不好的印象。

昨天，李紅英來找陳紫雲，問起她是否答應去教幼兒班。

「我才不去呢！我又不是別人的工具！」陳紫雲冷冷地說。

李紅英心裡一陣難堪，她再也沒有想到紫雲會講這樣的話，她心裡很氣憤，但她沒有爆發出來，忍住氣溫和地問：

「紫雲，妳為什麼那樣說呢？我們相處了那麼久，難道妳還不了解我，還不信任我嗎？」

「都跟妳說不要去了，還嚕嚕什麼？」陳紫雲給李紅英一個不好的臉色，就把頭轉開。

李紅英被她一激，火性子就爆發起來：

「擺什麼架子！」

但她立刻就責備自己：她誤會了我，我應該原諒她，怎麼好向她發作呢？何況，她畢竟是認識不高的人。想着，她又沉住氣，好聲好氣地對陳紫雲說：

「紫雲，請妳原諒我的激動！我想，不管妳對我有深淺的誤會，我還是會原諒妳，而且，如果妳還需要我的幫助，我也會盡我的能力！」

「幫助我？」陳紫雲轉過身來看住李紅英，諷刺地說：「妳還是去幫助三歲小孩子吧！」

李紅英這時再也忍不住了，就說：

「妳到底把我當什麼人看待？妳以為了不起嗎？再照照鏡子吧！」

說了，就痛心地走了！

高笑明一路上在盤算着要怎樣向陳紫雲表白自己的愛意，沒想巴士車已過了一站，他偶然向車外一望，才趕緊立起身來準備下車。

下了車，在溫煦的陽光下走了一段路，他發現路上的行人好像都在對他神秘地笑，好像都懂得他的心事似的。

陳紫雲的家庭，也可以說是小康之家，父親是一個比較高級的受薪職員。她母親是個慈祥的婦女，好心、怕事，就像陳紫雲一樣，她很疼愛陳紫雲，因為她的一個大女兒出嫁了，兩個兒子一個結了婚，一個畢業了兩

年沒有工作，陳紫雲是小女兒。

高笑明走進陳紫雲的家，看見只有她一個人在，就問：

「紫雲，沒有人在家嗎？」

「我不是在嗎？」陳紫雲頑皮地對他笑。

「這樣說，只有妳一個人在家了？」他很高興，這該是天意，安排這樣好的機會給我。

「他們都出去啦，我正苦於沒有伴，好在你來了！」陳紫雲微微地笑，臉上露出了美麗的酒渦。

「呵！她這句話多有意思。」高笑明想：「看來她對我也是念念不忘呢！」於是她在陳紫雲的對面坐了下來，凝神地看着陳紫雲的臉，心裡在搜索那一句最高明地表達情意的句子，忘記了自己目不轉睛地看着陳紫雲的臉。

陳紫雲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來，把頭低了下去：「他為什麼那樣看我？啊！那眼神裡包含了多麼豐富的深情呵！」她想。

「紫雲，我想問妳一個問題。」高笑明想了許久，還想不出一句很漂亮的開頭話。

「什麼問題呢？」陳紫雲眨着天真的雙眼，她心裡有點緊張：要是他直接提出那問題來，我不知道要怎樣回答才好？

「我們常常在一起，如果……」高笑明頓了一下又說：「如果人家說我們「打鐵」，妳有什麼感想？」

陳紫雲緊張地怦跳的心，這時到了最高峯，使她忘記了自己是在興奮還是在緊張，她反而覺得自己是很鎮定似的說：

「人家要說，就讓他們說吧！」她說着就扭妮地把頭轉過去，不敢看高笑明。

高笑明高興地站了起來，就牽陳紫雲的手：「那麼說，妳是答應我了？」

「赫？」陳紫雲趕緊把手抽回來，她這時的心有點亂，也有點矛盾，

她愛高笑明，這是肯定的，但她一想起愛情這一件人生大事，不可以馬虎時，她心裡又有點恐懼，她真的沒有勇氣說出自己是不是在愛高笑明，她想：這句話一說出來，幸與不幸，就決定了！但是，現在不容她多想，高笑明正在疑惑地望着她，她不能不回答，於是她說：「你，你能讓我考慮一下嗎？」

「紫雲，還是果斷一點吧，我愛妳這是毫無疑問的，妳還有什麼顧慮呢？難道我和妳相處了這樣久，妳還不信任我嗎？」高笑明焦急得有點不耐煩了。

「啊，不！我不是不信任你！」陳紫雲趕緊辯解說：「你能讓我想一想嗎？我明天才告訴你！」

高笑明又失望，又不滿，他很不爽快地說：

「我沒想到妳那麼優柔寡斷！」說着，就裝着很生氣地開了門要走。

陳紫雲見他這種態度，也有點氣：「爲什麼那麼不了解我！」她想。然後說：

「你一點都不了解我的心！」

「做事情一是一，二是二。誰跟妳婆婆媽媽的？」說了，真的開了門出去。

陳紫雲呆了一陣，立刻一種罔然若失的情緒湧上心頭來，她怕高笑明這一去永遠不再回來了，而她確實是愛他的，她不能失去他。於是她緊張地奔出門去，把高笑明拉回來：

「笑明，你原諒我，你原諒我！你不要生我的氣了，我答應你，我愛你……。」

九

一向無憂無慮的趙一青，在經過一場突然的家庭變故之後，他現在變得沈默寡言了。

在一個月之前，他還是個樂天派，現在却不得不默默地考慮現實問題了。

他在房子裡來回地踱着，一時望望窗外，一時又坐回椅子上，最近發生的事情，又一幕一幕地出現在他眼前……。

一天傍晚，趙一青的父親從外頭回來，滿臉陰郁，一句話也不說，手裡提了幾瓶酒，坐在桌子邊就一大杯一大杯地往嘴裡添。

「怎麼了？今天這麼遲才回來？」趙一青的母親問。

他不答，又一大口喝了一杯。

「不要喝太多啊，你身體不好！」她又說。

「多管閒事！咳咳……。」他張開憤怒的紅眼叱喝一聲，隨即咳起來。

女的知道丈夫一定在外頭受了什麼氣，也就不敢多說；但她又想：他是上了年紀的人，又有心臟病，怎可喝太多的酒呀。

「還是少喝點……。」

「滾開！」他暴怒了：「現在不喝，死了還能喝嗎？」

女的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忽的掉下眼淚來，走開了。

趙一青的父親繼續喝酒，喝得他感到胸部發脹，心裡發悶的時候，他一手按着胸脯，再也支持不住，差一點倒在地上。

這時，趙一青看見父親的神態不好，趕緊過去扶住他，把他扶到床上去。

「爸爸，你怎麼了？」

「呵……呵……。」他父親臉色蒼白，呼吸急促，瞪着白眼，痛苦地呻吟。

「爸爸，爸爸，怎麼了？怎麼了？」趙一青緊張地喊。

過了一陣子，他父親比較舒服一點了，才說：

「青兒呀！你爸爸完啦……。」

「爸，你別說這樣的話，天無絕人之路，你爲的是什麼呀？」

「我的生意……生意……你伯父……」他忽然覺得胸部發熱，發脹，發悶，發痛……。

「爸爸……。」

「担子落在你肩上……。」

趙一青的爸爸話還沒說完，腳就一伸，眼睛一翻白……。

趙一青的家庭原來是相當富裕的，這不是因為他父親能賺很多錢，而且因為他像趙一青一樣，有多用多，有少用少。也因此，趙一青家裡沒有什麼積蓄，他父親只留下五千塊，在辦了喪事之後，就剩下無幾了。

現在，趙一青一家人生活，立刻有了問題，他自己沒有工作，他的弟妹還在讀書，每個月沒有收入，剩下的錢很快就會用光的。

「青兒，你想想法子吧，你已經高中畢業了。」他母親滿臉憂愁對他說。

「媽，你不用擔心，法子總是人想出來的。」

趙一青總是抱着「天無絕人之路」的想法，因此對於父親的死，初時也傷心了一陣，繼後他又想：人死了就算了，還悲傷什麼？於是就覺得坦然了。

有一次，他沒有錢用了，便開了他父親放錢的抽屜，準備打一下「太極拳」，抓一把，但抽屜拉開來時，只剩下幾個銀角，錢都給他母親收拾起啦。

於是，他走向他母親要。

「媽，拿幾塊錢來。」要是在以前，她母親一定拿一張紅紅的十塊錢鈔票給他。

「拿一塊錢去，省點用啊，媽沒錢了！」他母親只給他一張一元鈔票。

「太少了，這怎麼夠？」他想：我買了一包香煙，剩下的錢搭車也不夠啊！

「太少？再還幾個月，看我們連飯也沒得吃了！」他母親生氣了。

「用完再打算，妳那麼緊張做什麼？」

「哎呀！你想把我餓死呀？」他母親大聲地問他：「用完了你去那裡找錢？你說，你說！」

「這……。」

趙一青答不出話來，只好垂頭喪氣地走開了。這時，他開始感覺到錢的缺少，亂花錢的習慣也受了打擊了。

他本想拿了錢去找朋友的，這一下可沒有心情了，他心想：再過幾個月，可真的生活問題就沒法子解決了呀。

這時，他就想起了父親，要是他還沒有死，我可就沒有煩惱了，現在他死了，我連零用錢也缺少了，而且，以後一家人的生活……。越想越可怕，他不禁掉下眼淚來。現在，真的爲他父親的死而傷心起來了。

「唉……。」他嘆了一口氣說：「要是我父親還在，要是他的生意……。」

一想起他父親的生意，他好像在黑暗中看見一線光明一樣，他想：父親是和伯父合股做生意的，他死時並沒有交帶清楚……對……我去找伯父談談！要是我承接了父親的生意，還怕生活問題不解決嗎？

於是他把他的想法告訴母親，他母親就說：

「夢想！你伯父那是講情意的人！你父親的生意就是被他吃掉了，才活活被氣死的呀！」

這時，他眼前又是一片黑暗了。他過去只管有錢用就可以了，他父親的生意一點也不關心的，就連怎樣被他伯父吃了，他也一點不懂。

「那麼，就向他借一借錢吧！」他對母親說，

「他一分錢大過銅鑼！休想。」

「不然，就叫他介紹一份工作。」

「這也許還可以。」他母親同意了。

「那麼，拿多兩塊錢給我搭車。」他伸出了右手。

「騎腳車去！」他母親說：「你現在還不知道錢難賺嗎？」

趙一青一陣失望和羞慚的感情，一起湧上心頭來，他心裡感到從未有過的難受，眼淚忽然湧出了眼眶。

沒奈何，只好騎了腳車去找他伯父。

趙一青的伯父咬着一根烟斗，抹了一下八字鬚，眼瞪瞪地望着趙一青說：

「怎麼了？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沒見你上門來，這會可有何貴幹？」

趙一青見他那種傲慢而輕蔑的口氣，就有點氣了，他說：

「我父親的生意……。」

沒等趙一青說完，對方就大聲地插話：

「我早就知道你會提起這件事！但是，太遲啦！你父親生前欠了我的債，他親自簽了字，把生意割給我啦！」

趙一青雖然知道他伯父使用手段吃了他父親的生意，但他對情況一點也不了解，無奈，只好說：

「我父親是你弟弟呀！不講信用也得講情義！我們一家人的生活……」

「情義？情義一斤值幾多錢？」他睜圓了眼睛，口沫星子直噴：「有錢就有情義，沒有錢什麼都不必說！」

趙一青被他說得滿肚子氣，本想暴發起來，但一想：跟他借一點錢來吧，做一做小生意。

「好吧，那些事我們不談。」趙一青頓了一下說：「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借一點錢來做小生意。」

「哈哈……。」他笑得很難聽：「你是什麼人，也想做生意？而且，我的錢沒那麼便宜……借給你，老虎借豬！幾時才有還？」

「等我賺了錢就還你！」趙一青有點氣憤地說。

「你什麼胎子？生就一副敗家相！還想賺錢？哼？哈哈……。」

「放屁！你簡直不是人！是冷血動物！」趙一青不知那裡來的火氣，忍無可忍地暴發了起來。他也不希罕他的伯父介紹什麼工作了，衝出門來！就回家去！。

回到家裡，他抱起父親的遺像大哭了一頓，一直到不知不覺中睡去

了。

就這樣，家庭突然的變故，把一個無憂無慮的趙一青變得默默無言了。

他現在坐在椅子上，腦海一直想着今後的生活問題，他再也不敢說「天無絕人之路」了。他越想越可怕，越想越是前途茫茫，似乎前面只有一條絕路……。

他母親看他默默的坐在那裡，忍不住說：

「你十二年的書讀來做什麼啊？不想法子找工作？」

「到那裡去找！」

「你就連一個朋友也沒有嗎？」

「朋友？」

提起朋友，他就想起了周思文，高笑明和梁萬全他們，想起了他們，他才記起來，已經很久沒有和他們見面了，而自己的遭遇，也許他們還不懂吧！是的，我應該找他們商量商量一下……。

十

「苦惱，苦惱，真是苦惱！」李紅英一走進梁萬全的家，往長櫈上一坐，對梁萬全說：「我生平還沒有碰過這樣倒霉的事！」

梁萬全這時正在對着窗外的松樹凝想，聽見李紅英的聲音，就回過頭來看了一眼，並不注意她講的話，只是說：

「剛才我看了周思文的情詩，原來他在戀愛啦！他的對象一定是莫來香，可是我在想，他和莫來香怎麼合得來呢？」

李紅英根本就不耐煩聽梁萬全的話，走過去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嘿！聽我先說嗎！周思文什麼的，等下才談！」

梁萬全莫名其妙地眨眨雙眼，奇怪地看着李紅英，以為李紅英有什麼嚴重的事！

「到底有什麼事？」

李紅英這才坐回櫈子上，停了一停才說：

「你說氣人不氣人，我昨天去陳紫雲的家，問她要不要教幼兒班，沒想竟碰了一個釘子！」

梁萬全鬆了一口氣，慢慢地說：

「我以為什麼大不了的事，妳是說陳紫雲不答應了？」

「何止不答應呢！」李紅英幾乎喊了起來：「我差不多是被她侮辱了一頓。」

李紅英把那天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梁萬全，梁萬全聽完了，眉頭皺了一下說：

「妳會不會知道，她對妳的態度突然改變了？」

「鬼知道呢！」李紅英說：「她說我們把她當工具；我差一點一巴掌打過去！」

「不！」梁萬全站了起來，走了兩步，望一望窗外，又走回來，對李紅英說：

「我們做事情怎麼可以這樣衝動！妳要爭取她，妳就必須容忍她！她是正在要求進步的人，她可以犯上一百個錯誤，但我們却不能犯上一個錯誤！」梁萬全覺得自己的口氣太嚴厲了一點，就溫和地說：

「紅英，我不得不批評妳，妳的性子是要改一改的，妳當時不該和她反臉，妳所要做的，就是了解她為什麼會對妳那樣，妳想想，妳現在既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又和她攪壞了感情，對我們的工作有什麼好處？」

李紅英被他說得低下了頭，心裡一陣難過，她想：我為什麼那麼該死，連這樣的道理都不懂呵！想着，她就負疚地說：

「我真的太糊塗了！」

梁萬全見她負疚地認錯，好像還很難過，就安慰似地說：

「紅英，現在不必難過了，妳所要做的，就是設法去了解陳紫雲對妳有何不滿。」

李紅英點了點頭，然後在默默地想：我已經和陳紫雲鬧過了，這回要去了解她，可就更難辦了！

當她正在想着的時候，門外忽然喊起了一陣聲音：

「老梁，老梁！」

梁萬全一聽是趙一青的聲音，就迎了出去，把他帶了進來。

趙一青垂頭喪氣地走了進來，硬挺挺地在椅子上坐一坐，一句話也沒說，只是「唉……」地嘆了一口氣。

梁萬全和李紅英看了這情景，都驚愕地張大眼睛看着他，心裡都有一個疑團：老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一個樂天的人忽然就變得唉聲嘆氣了？

趙一青靜默了一會，才疼心地說：

「完啦！完啦！一切都完啦！」

「老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就對我們說了嘛！」李紅英焦急地問。

「唉！天有不測之風雲……」趙一青傷心地說：「我老子死掉啦！」

「吓！」梁萬全心裡一怔：「爲什麼那麼快？沒有聽說他生病！」

「他生意失敗了。」趙一青把手按住自己的胸脯，極力地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本來有心臟病，一氣就氣死了！」

趙一青再也忍不住了，眼淚從他眼眶裡滾了出來，聲音也哽咽着了。

李紅英見他這樣傷心，不覺也難過起來，她感受到如失去親人般的痛苦，當時她父親在建築工場跌死時，她哭得聲音都啞了。她想：像我這樣硬性子的人都忍受不了，何況老趙呢？他還沒有受過這樣大的打擊！

「你不要難過了，」李紅英安慰他說：「人死了，那有什麼辦法呢？」

「妳不知道，」趙一青說：「我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我父親一個人，現在他死了，這一家的担子將落到我這個大兒子的身上，我怎麼挑得起啊！」

「這確是很難辦到的事！」梁萬全想：要是像我，一向來就在貧苦中生活，那倒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要趙一青這個在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的

人，一下子去適應貧苦的生活，可就需要很大的努力了。

「老趙，生活就是戰鬥，你聽過這句話嗎？」梁萬全鼓勵他說：「現在的問題，不是你願不願過貧苦生活的問題，而是你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了！但是，勇敢的人，會在生活的風暴中歌唱，軟弱的人，只有在風暴中死亡！」

趙一青不再哭了，他揩乾了眼淚，悠悠地說：

「但是，我能做什麼呵？我祇還有一線希望：希望會考成績好一點，還可以找一份工作……我真後悔，當時沒有認真去準備！」

「會考？這會是你唯一的出路嗎？」梁萬全想起了周思文，想起了周思文對會考的態度，這回，趙一青也不得不走其他的路了，可是，誰能担保他們不會失望呢？於是梁萬全接着說：「假使你會考不及格，那又怎麼辦呢？」

「連我自己也不敢想我將會怎麼樣！」趙一青把眼睛注視着地板：「生活要我怎樣走，我就怎樣走！」

「不！你還是可以掌握你自己的命運的，你試想想，周思文的家庭比誰都窮，可是他能生活下去，李紅英自從她父親死後，只靠她母親洗衣過活，她還能靠教家庭補習而讀完了中學；我的環境你更了解，我弟妹很多，只靠我父親一個人在機器廠工作！」梁萬全知道，趙一青現在需要的是信心和幫助，就對趙一青說：

「你還記得嗎？上回在周思文家集會，談到你的志願時，你說『天無絕人之路，條條大路通羅馬』！為什麼現在就那麼沒有信心了呢？在我們面前不是沒有路，而是你還沒有看見那條路！」

「是的，我發現我的生活態度完全改變了。」趙一青的情緒稍微鎮定了一些：「過去我以為『天無絕人之路』，可是，生活却絕了我的路！現在我才發覺，我是一個迷失了方向的人，多麼希望別人的幫助呵！」

「以後，你是和我們同在一條生活線上的人了。」梁萬全輕聲地說：「你過去常常在經濟上幫助別人，現在我希望我能夠在精神上幫助你！」

「只要你和我們走在一起，」李紅英也在啓示他：「我相信，你將會走上一條新生的道路！」

趙一青現在真正地感覺到友誼的溫暖了，真正地體會到梁萬全和李紅英對他的深摯的關懷，並不像高笑明那樣，高笑明簡直就沒有同情心！他想起高笑明對他的態度，他心裡就要冒火！

原來，他剛才先去找周思文，可是周思文出門去了，就去找了高笑明。當趙一青把他的不幸遭遇說給高笑明聽了後，高笑明竟若無其事地說：

「父親死了，有什麼值得傷心，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的情緒！」

趙一青滿以為高笑明會同情他，滿以為高笑明會說一些安慰的話，可沒想到，竟被他奚落了一頓。他覺得，高笑明太不了解他了，他想：他大概還不知道今後可能面對的生活難題吧？於是他說：

「笑明，你也許還不了解我現在的處境，有幾個弟弟妹妹在讀書，差不多要面臨失學了，我一家人以後的生活，也不知道要怎樣解決？你想想呵，這樣的担子落到我身上的時候，我能挑得起嗎？我能不想起父親，能不為父親的死而傷心嗎？」

高笑明有點氣，他想：你竟然不同意我的批評了！哼！什麼東西！

「那麼，你就儘管去哭吧！」高笑明伸長了脖子，嘴歪在一邊，不屑地說：「像你這樣經不起打擊的人，還有什麼前途！」

趙一青被他說得非常氣憤，非常傷心，非常失望，他想不到，和高笑明同學了這麼久，他會那麼的無情，他會在人家痛苦的時候說那樣的話！

「你簡直是個冷血動物！是冰霜！」趙一青說了，就憤憤地離開了他的家。

走出了高笑明的家，他傷心地伏在牆壁上哭了，他再也想像不到，像高笑明這種自稱認識很高的人，對於他的不幸會無動於衷！他此刻是完全失望了！「完了，完了！」他想：在這世界上，還有誰會同情我？還有誰

會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呢？

後來他想起了梁萬全，他担心梁萬全也會和高笑明一樣，把他批評一頓，然而，他還是找到梁萬全的家來了。

想不到，梁萬全對他的態度完全不同，想不到梁萬全和李紅英那麼好，那麼的關懷他，他感動得眼淚都湧出來了，他抬起頭來，淚珠還在他眼眶中閃光，他說：

「你們多好啊！我一定跟着你們走！」

十一

會考成績公佈了半年以後。

周思文心煩意亂地在房子裡走來走去，一會兒走到窗前張望，一會兒坐在椅子上，他不知道要做什麼，又站起來走了幾步，然後又走回來坐在椅子上，這回他順手從書架上抽了一本書出來，是「中國現代詩歌選」，隨手一翻，就看到了何其芳的「生活是多麼廣濶」：

生活是多麼廣濶

生活是海洋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樂和寶藏。

還沒有看完，就狠狠地把書一丟，那本書好像受驚似的從桌角滑落到地上，他氣憤地說：

「放什麼屁！生活是一條污濁的泥河！那有什麼快樂和寶藏！」

片刻他就伏在桌上，一陣心酸，眼淚就滴了出來，他抽泣着自語道：

「完了，完了，我幾年來的希望，不過是一個美麗的泡影……。現在，現在我要怎麼辦呵？生活、愛情、前途，都一片黯淡……。」

周思文從小到大沒有過快樂，只有當他開始和莫來香搞起戀愛來的時候，他忽然覺得自己的生活變得像彩虹那樣的美麗，愛情給了他力量，他對生活有信心了，他對前途有希望了，他想不到，人生也有這樣美妙的時刻。

有一天，他和莫來香一起坐在海邊，談起了未來，編織着美麗的幻

想。他想：等會考公佈了，如果考到了甲等，呵，那時我要找一份薪水三百塊以上的工作，有了工作，我就不必像現在這樣落魄了，還教什麼家庭補習，簡直是多餘的事！那時，我的母親，就不必那麼辛苦地做工啦！我的妹妹和弟弟，就不會被人看不起啦！哼，那時，要是我碰見了園主和他的兒子貴福，我一定要讓他知道，我畢竟出頭了！

想到這些，他就笑了，他就興奮地對莫來香說：

「將來要是我有了工作，妳也有了工作，不用多，只要有五百塊的收入，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莫來香把被海風吹亂的頭髮往後一掃，把身子半倚在周恩文的身上，裝個嬌態說：

「其實一個小家庭有三百塊就夠了！只要你有工作，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那可不夠，妳知道，我一定要資助家庭，我不能忘記我的母親和弟妹。」

「家裡管他這樣多啦！」莫來香心裡有點不大爽快，她不喜歡周恩文老是想著家：「我們要是太過照顧了別人，我們的計劃就永遠也不會成功！」

「呵，不！我無論如何也不能那麼做，我要對得起我的良心，我要對得起我的母親！」

「我沒想到你會那麼孝順！」莫來香猛地把頭轉開：「原來是個兒子！」

周恩文見莫來香生氣了，心裡有點緊張，趕緊拉了她的手，柔和地說：

「來香，妳不要生氣吧！事情還沒有到，何必想那麼多呢？到時，我總是會依妳的！」

× × × ×

會考成績公佈的那一天，莫來香大清早就買了一份報紙到周恩文的房

子來。

「思文，思文，會考成績公佈啦，快起來看！」

周恩文一聽到會考的消息，像打了一支興奮劑似的，睡意立刻被趕走了，一手搶了莫來香手上的報紙：

「妳看了嗎？我們的命運如何？」

「哪，你的名字，」莫來香指給他看：「你考甲等啦。」

周恩文跳了起來，把報紙往莫來香身上一丟，差一點沒高興得昏了過去，他停了許久沒說話，最後，又拾起了報紙，顫着聲音問莫來香：

「啊，我忘了，有妳的名字嗎？」

「丙等啦！」莫來香表露出一點失望的神情，但一會，又有點驕傲地說：「高笑明也是考丙等，老梁，紅英和老趙的名字，可連影子也沒有！」她故意不提陳紫雲。

「陳紫雲呢？」周恩文問。

「誰知道！」提到陳紫雲，莫來香有點不爽，因為陳紫雲考到乙等，比她強。

「有了，在這裡！」周恩文找了一陣，就指着陳紫雲的名字給莫來香看：「原來她考到乙等！」

「妳管她考乙等啦！」莫來香看也不看，瞪了周恩文一下白眼，醋意十足地說：「你這樣關心她做什麼？」

「呃？……」周恩文這才發覺了莫來香不好看的臉色，就趕緊轉了話題：「這回可好了，我們的願望可以實現啦！」

可是，時間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過去了，半年也過去了，周恩文的工作仍然沒有着落，他的心裡就越來越焦急起來。他在報紙上一看見有徵聘的通告，他就寫信去應徵，可是，都失望了，連回信都沒有，只有一次，他應徵了一份銀行的工作，每月薪水四百，已經召他去會過面，看來是沒有問題了，可是後來他接到一封拒絕的信，當他正在對着那封信的消息的時候，高笑明推門進來，滿臉笑容地說：

「老周，走，去阿佬那邊喝茶，我請！」

周思文有點奇怪，老高從來沒有請過客，爲什麼今天忽然這麼慷慨起來呢？於是就問：

「老高，你到底有什麼喜事？」

「還用說！」高笑明在周思文的肩膀上輕輕地拍了幾下，故意慢條斯理地說：「我找到工作啦！」

「啊！恭喜你，恭喜你！」周思文把高笑明的手握得緊緊：「你找到什麼工作？」

「銀行職員！」高笑明坐在椅子上，顯得很有經驗地在比着手勢：「找工作要靠關係，聽說我那個職位有幾百人申請，甲等乙等文憑的很多啦！可是我叫了一個親戚去說了幾句話，我那親戚也有股份的，結果不多問話就成事了！」

周思文聽了，頭腦一陣昏眩，他想不到，自己的甲等文憑還比不上高笑明的丙等文憑，他更沒有想到，找工作要靠關係！

× × × ×

莫來香也靠她父親的關係，在一家商行找到了一份書記工作，月薪有一百元，她自己當然不滿意，但一想到自己的丙等文憑，倒覺得自己運了，她所不滿的，倒是周思文找不到工作，她比周思文更加失望，因為她的幻想就不能實現了。

有一天，周思文興緻沖沖地對莫來香說：

「來香，我有一個好消息！」

「啊，一定是找到工作了！」莫來香立刻從椅子上彈起來，快樂地問：「找到什麼工作？」

「妳聽我說啦！」周思文說：「我家鄉的那間小學要請兩位教員，校長叫我回去教，我想，我們可以一同去教啊！」

「原來是教書！」莫來香立刻失望地坐回椅子上：「你要去就自己去吧，我是不會到那死地方去的！」

「來香，如果我們一起去教，兩個人也有三百多塊啦，鄉村的生活也比較節省，」周思文見莫來香沒有興趣聽他的話，像被潑了一盆冷水，但他還想爭取她：「將就一點吧，總比沒工作好！」

「別再嚕囉！我說不去就不去！」莫來香把屁股一轉，轉過身去，不看周思文一眼，她想起上回去周思文的家，就有點怕：「去一次就夠了，那個鬼地方，又臭、又髒、又窮又落後，交通也不方便，叫我住在那邊，簡直是叫我死！」

「慢慢就會習慣的！」周思文說。

「習慣？你習慣就你自己去，關我屁事！」莫來香說。

「……………」

「……………」

×

×

×

×

莫來香對周思文的態度越來越冷淡了，周思文又焦急、又傷心、又失望、又苦惱……。他不知如何是好，他百般地安慰她，討好她，但莫來香越看不起他。

近來，莫來香很少去找周思文了，而周思文却一感到苦悶就去找莫來香，可是每次去找她，就要帶回更多的煩惱。

今天，他們又談起了工作的問題，莫來香就沒好聲氣地說：

「你枉為男人，考到甲等文憑有什麼用？文憑不如拿去擦屁股！你不看看人家老高，一個月可四百塊啦！」

「文憑沒有用，這不是我的錯啊！」周思文辯白着。

「不是你的錯，難道就是我的錯？」莫來香說：「你就要我陪你受罪？」

「不要這麼說啊……………」

「沒有人像你，那麼沒本事！」

「誰說我沒本事？不！我不是沒本事！而是我沒有關係，沒有……」周思文有點傷心，莫來香不但不同情他，不安慰他，反而那麼輕視

他。一陣慚愧，懊惱，失望的情緒湧上心頭來：「來香，請妳同情同情我吧！」

「哼！沒有關係！爲什麼人家會攀關係，那不是你無能是什麼！」莫來香輕視地大聲說：「我瞎了眼睛，才會愛上你這書呆子！」

周思文還想說什麼，可是莫來香頭也不回，逕自走進房間，把房門「碰」的一聲大力關上了，留下周思文一個人狼狽地坐在客廳裡！

× × × ×

現在周思文伏在桌子上傷心地哭了一陣，這回，他多年的希望破滅了，他母親的希望也破滅了！他滿以爲自己努力的結果，會使自己從一條虫變一條龍，可是現在，他感到自己在現實的面前，比一條虫還要無能！

他想起趙一青，是的，他不會忘記趙一青對他的恩情，過去，每當他遇到經濟上的困難時，他就想起趙一青的，而趙一青也確實幫了他不少的忙。現在他又遇到困難了，他自然會想起趙一青。

「對，我應該去找趙一青。」他想，可是他立刻就失望了，因爲他立刻就想起趙一青已經不是以前的趙一青了，現在的趙一青，已經差不多落魄到和自己一樣的地步！

去找高笑明吧？他！他不會看得起我的！去找老梁和紅英吧！但有什麼用呢？他們雖然關心我，常常鼓勵我，可是，他們自己也很窮苦啊！他們也不能爲我解決職業的問題。

他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完全無援的地步了，連自己的愛人都看不起他的時候，他還能向誰去傾訴，還能向誰要求幫助呢？他只能在稿紙上，寫下了這樣的詩：

天上沒有星星
沒有月亮
周遭墨一樣死黑
只有夜鳥聲聲的悲唱……

我像是夜裡的遊魂
在黑色的世界裡遊蕩……
什麼地方是我的去處呵
我不知道自己會飄向何方？

黑暗中，偶爾發現了美麗的笑臉
一忽就化作迷蒙的煙圈
希望像盛開的曇花
一刻就枯死了，沒留下一絲的芬芳！

天上沒有星星
沒有月亮
周遭墨一樣死黑
只有夜鳥聲聲地悲唱……

他已經是極端傷感和頹喪了，他寫完了詩，稿紙上滴滿了淚水，字跡顯得有點模糊了……

就在這個時候，梁萬全和趙一青來了。周思文擦乾了淚水，默默地坐在一角，一句話也不說，好像沒有看見他們進來似的。

梁萬全拿起桌上的詩來看，看完了就遞給趙一青，然後來回走了幾步，就停下來對周思文說：

「思文，我很了解你此刻的心情，工作上的打擊，愛情上的打擊……使你又回復了過去的悲觀。但是，你寫這種詩，最多是發洩一下你的情緒而已，對於你的問題，會有什麼幫助呢？」

「你也不同情我了？」周思文聲音很低地說：「連愛人都看不起我的時候，還有誰會同情我呢？」

「呵，不！思文，我是完全同情你的！」梁萬全看着周思文說：「我的意思是說，在這社會上，現實的打擊是常有的事，但是，我們即使生活

在黑暗中，也應該去尋找光明，總不能老是悲觀和失望是不是？」

趙一青放下手上的詩說：

「思文，你知道，我老子死後，我也悲觀了一個時期，可是，自從我和老梁他們走在一起以後，我就逐漸地發現我過去走的路子不對了，」趙一青紫黑色的臉孔上露出了經受過生活折磨的神色，繼續用沈着的聲音說：「過去我會盡力地幫助你，可是你的問題仍然存在；現在我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幫助你了，但是，只要你相信我們，和我們走在一起，我相信你會看見你應該走的道路的！」

在各種的生活變故中，使趙一青變得老成得多了，他不再像過去那樣樂天，不像過去那樣對一切事情都淡然處之；無所用心。原來，他決定和梁萬全他們走在一起的時候，梁萬全就拉他到鄉會去教文化班，後來，他在生活的逼迫下，在梁萬全的鼓勵下，又和梁萬全一起做了建築工人，並且參加了工會。他生活在大夥兒的中間，大夥兒給了他生活的信心，使他的眼界開闊了，他逐漸地認識到梁萬全確實是一個值得敬佩的人。他就更多地和他生活在一起。現在，他和以前似乎已經不是同一個人了。

「老梁，老趙，」周恩文低着頭說：「我知道你們的好心……可是，你們不知道，莫來看看不起我，只因為我沒有工作……還有我的母親，他常常寫信來問，我真不知道要怎樣回信才好。」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還可以介紹你去做建築。」梁萬全說。

「做建築？」周恩文搖了搖頭：「苦工我是做過的，不是不能做，而是太不值得！讀了十多年書……早知道，不讀書不是更好！我沒有想要走這條路，我母親也不希望我走這條路！」

「這還不是一個學生所用的社會！」趙一青說：「而且，窮人的生活也不是你母親所想的那樣！」

「老周，我了解你的想法，」梁萬全說：「窮人要出頭是對的，但並不是你個人的出頭……。」

「我們要所有的人出頭……。」趙一青說。

周思文感到很惆悵，他覺得趙一青變得多了，他現在變得似乎很老成，他是完全出於誠意的，他從來是那麼誠懇的關心我和幫助我，我必須信任他，我必須好好地學他！呵，想起來我實在有點慚愧，像趙一青這種在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的人都能經得起生活的風浪，為什麼我就不能在生活的海洋中乘風破浪呵？

「老梁，老趙，我謝謝你們的鼓勵，」周思文慚愧地說：「我知道，我的路子已經走不通了，但是，我已經掉下了黑暗的深淵，我怎能爬得上來，又有誰能把我救得上來呵！」

「我覺得，你所缺乏的，不是援助，」梁萬全說：「你所缺乏的是信心。人總是要有信心的，即使在怎樣的打擊下，我們還是要勇敢地生活下去。」

趙一青忽然想起了普希金的一首詩，就對周思文說：

「思文，我最近還看起詩來了，我看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那首詩，它是這樣寫的……」他朗起來：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憂傷，也不要焦急！
不順心的時候暫且容忍，
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就會到來。
我們的心永遠向前憧憬，
儘管活在陰沈的現在：
一切都是暫時的，轉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將變為可愛。」

周思文靜靜地聽着，聽着，他感覺到，在安慰他，在鼓勵他的人，不只是梁萬全，不只是趙一青，也是普希金，也是……，他感到友誼的溫暖，他感動得掉下眼淚來……。

十二

莫來香大清早起來，就接到周思文寄給她的一封信，信上是這樣寫

的：

香：

我知道妳對我很失望，因為社會把我遺棄了，我空有一張沒有用的文憑，現在我才知道，我們的願望脫離了現實，但是請妳相信我，我們是會好起來的，正如普希金所說：「一切都是暫時的，快樂的日子就會到來。」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也只好像老梁和老趙一樣，去做粗工。

香，妳曾經使我枯萎了的生命增添了生機和光彩，使我快樂了一個時候，為什麼現在要使我傷心呢？我是多麼的不願意離開妳呵！要是沒有了妳，我的生命將會再枯萎下去……。

此祝

快樂

思文上

「哼！沒有本事也想談戀愛！」莫來香狠狠地把信一揉，往窗外一丟，自語地說：「人家高笑明的本事可比你強得多，不像你那麼可憐！連粗工也想做！」

一想起高笑明，她忽然記起來：今天二號，禮拜天，他昨天領了薪水啦！一定要敲他一頓，叫他請吃雞飯。

於是，她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去找高笑明了。

自從莫來香對周思文失望以後，她開始檢討她的愛情，她覺得愛周思文是沒有前途的。但是，不愛周思文又能愛誰呢？趙一青已經落魄了，高笑明又有了陳紫雲。但是，不知怎的，她總是覺得，和周思文在一起就周身不舒服，和高笑明在一起就有談有笑，心裡舒暢許多。因此，她一感到無聊就去高笑明家，而很少去找周思文。

有一天晚上，她看了一套戲回家，在路燈的光亮下，高笑明從側面看了一下莫來香，忽而又像發現了什麼似的再看她一眼，然後就不滿足地，目不轉睛地看住她的身體。

「她長得越來越誘人了！」高笑明心裡想：「臉雖沒有陳紫雲秀麗，但胴體却曲綫玲瓏，使人一看心就癢。」想了，不覺自言自語地說：

「好花插在牛糞上！」

「你說什麼？」莫來香止了脚步，側着頭問他：「你是說我吧？」

「呵，不，」高笑明想把話支開，但沒有，反問道：「妳以為妳是那樣的嗎？」

「誰說不是，」她幽怨地說：「可惜沒有人把這朵花拔起來，插在花瓶裡！」

「唉，可惜，可惜！」高笑明聽了莫來香的說話，心湖裡引起了一陣波動，但當他想起自己已有了陳紫雲時，就有點後悔起來，他想：陳紫雲怎麼也比不上莫來香的漂亮，而且，陳紫雲也較軟弱、被動，不大懂得溫情，不若莫來香那樣富有魅力。

「呵，可惜！」高笑明又嘆了一口氣。

「你知道可惜，就不要讓它可惜呀！」莫來香用含情的眼睛望着他。

.....

從這次開始，高笑明的心就開始不寧靜了，頭腦裡出現的不是陳紫雲，而是莫來香的影子了.....。

在客廳裡，高笑明坐在籐椅上，手裡拿了一大疊舊報紙，在翻閱着。陳紫雲默默地坐在一邊，約有二十分鐘沒有開口。

「笑明，我覺得周思文還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應該.....。」陳紫雲想起了周思文，這些日子幾乎沒有和他們來往了，心裡委實有點不安。

「別吵，別吵，」高笑明向陳紫雲擺了擺手：「今晚開大會，我一定要下一個馬威，來一個一鳴驚人的演講。你看，這一大疊材料，我還要看完它！」

「讓別人講不是好？」

「哼！妳懂什麼？大好的機會怎可放掉！」

「我真替你擔心呀，你那麼活動，不會危險嗎？」

「危險？」高笑明抬起頭來看了對方一眼：「哼！那時才好啦！報紙上有我的名，以後出來更有地位！」

沈默了片刻。

「笑明，我剛才要跟你說，」陳紫雲想起剛才被高笑明打斷的話：「老周找不到工作，你應該幫助他一些嘛！」

「沒有錢啦！」高笑明兩手一伸，表示兩手空無所有：「比他更窮的人還很多，帮他一個也解決不了問題。」

「能夠帮一個就帮一個吧！」陳紫雲說：「那天我遇見老趙，他說老周近來很消極……他畢竟還是我們的朋友呢！」

「哼！妳以爲妳很好心嗎？」高笑明氣憤憤地把手上的報紙往桌上用力一丟：「這明明是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陳紫雲一怔，她依稀記得，高笑明什麼時候也曾經這樣批評過她。這些理論她不懂，但她覺得，高笑明太自私了，她又看見他那種不好的態度，心裡就有點氣：

「你說我什麼都好，但是，我就不喜歡你那麼自私！」

「不喜歡我？妳有什麼資格不喜歡我？」高笑明本來已經對陳紫雲有點厭感了，這回他就直接了當地說：「妳以爲我很喜歡妳嗎？」

「什麼？你說什麼？」陳紫雲有點不相信她的耳朵，她知道高笑明近來對她有點冷淡，但她不敢想象他現在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她擔心起來，她希望那不是他的真心話，她希望那只是他一時氣憤說出來的，於是她近於哀憐地說：「笑明呵，你不要生我的氣吧！我不是故意要講你的，我就承認錯了吧！」

「那麼，妳回去吧！不要來吵我！」高笑明下逐客令似的說。

陳紫雲心想：他不知道是否原諒我了？呵，他是一定會原諒我的，他現在是要準備演講，才不喜歡我打擾他，我是不應該來麻煩他的。

想了，陳紫雲就走了。

陳紫雲走了不到十分鐘，莫來香就來了。

可是陳紫雲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忘了跟高笑明借書來看，便折回來，應近來很感無聊，沒有讀書了，又沒有工作，日子沒法子過，只好看書消遣。當她走到高笑明的家門前，就聽見莫來香嬌聲嬌氣地和高笑明講話，心裡一怔，沒有進去，停下腳步來聽。

「老高，我實在苦悶極了！」莫來香把身子往靠椅上一倒，眼睛故意和高笑明的視線接觸，當高笑明看她時。她就含情一笑：「唯你能替我解悶！」

「妳為什麼不去找老周呵？」高笑明把手上的書報往桌子上一推，貪婪地欣賞着莫來香美麗的形體。

「老周？哼！那個沒出息的詩人！」莫來香坐直了身體：「我一聽見他唉聲嘆氣，我就恨不得跳樓！」

「我才不相信妳會跳樓哪！」高笑明輕蔑而又溫情地說。

「當然啦，我一想到你，」莫來香停下來看看高笑明有什麼反應：「我就有生活的信心啦！」說了就對高笑明笑。

高笑明聽了，兀的站起身來，興奮地走過去，拉起莫來香的手：

「妳就乾脆地說一句！」

「那還用說？我愛你……。」

莫來香正想把身子倒在高笑明的懷裡，陳紫雲臉色青白，氣沖沖地衝了進來，高笑明和莫來香都吃了一驚，退開幾步！

「你……你……。」陳紫雲喘着氣，指着高笑明，又指着莫來香，可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跌在椅子上，伏在桌上大哭起來。

高笑明緊張了一會，就鎮定下來，裝着若無其事地說：

「紫雲，妳會感到吃驚吧？其實，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我和妳的愛情，本來就沒有基礎，要是有了基礎，我就不會愛別人了！」

陳紫雲一聽，氣得抬起頭來，不再哭了，兩眼狠狠地瞪着高笑明：

「你……你簡直是魔鬼！」

「魔鬼？不管妳罵我什麼都好，我已經下定了決心，」高笑明把手一

揚：「斷頭也是這麼大事，我永遠也不會再愛妳！」

陳紫雲忍無可忍，不知道那裡找來的勇氣，奔過去在高笑明的臉上攔了一巴掌，莫來香一把抓住陳紫雲的手，用力一推，陳紫雲跌在地上哭，莫來香指着她說：

「瘋婆！不要臉！」

十三

陳紫雲感到自己受了生平沒有過的侮辱，她奔進房間，把房門關起來，伏在床上大哭……。她感到自己像失了舵的船，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上；她感到自己的心像被誰刺了一刀，一陣陣地痛。

她還記得，高笑明怎樣殷勤地追求她，她也記得，她當時對愛情的嚮往而又恐懼的心理，呵，沒有想到，自己所害怕的，現在就降臨到頭上來了！難道愛情就是這樣的嗎？難道愛情就必須面臨這樣的痛苦嗎？

現在，她感到完全失望了，有誰會同情她？有誰會安慰她？過去最關心她的是李紅英，可是上回把她侮辱了一頓，她就氣憤憤地走了，後來她雖還有來，關於我和高笑明的事，她也叫我小心，要好好考慮，但我以為是在妒忌我，破壞我，就沒好聲氣地諷刺她，她很失望，很久沒來找我了。「她一定恨透我了，」她想。

爲什麼當初我那麼傻，爲什麼要愛上高笑明這樣的人呵？爲什麼又要和李紅英鬧翻，要是和她在一起，也許她會勸告我，也許我就不會上高笑明的當……。

陳紫雲越想越傷心，越想越後悔，可是，盡管她傷心，盡管她後悔，又有什麼用呢？除了痛痛快快哭之外，她感到沒有什麼辦法了。

當她痛哭了一陣後，她的心情稍微安定了一些了，這時她想起了周思文，周思文和她是一樣命運的人，她不懂周思文是否已經知道這回事，要是她知道了，他將會怎樣呢？

她忽然覺得應該把這件事情告訴周思文，或許周思文可以把莫來香爭回去，那時，高笑明可能就有回心轉意的希望了。

當她這麼想了之後，就趕緊擦乾了眼淚，把弄皺了的衣裳換掉，然後去找周思文了。

一路上，陳紫雲想起了李紅英，她又後悔又羞愧，「我多麼對不起李紅英啊！她以前是要我好的，可是我却把她當壞人看待，」她想：要是現在有李紅英在身邊，也許就有人安慰我和鼓勵我了，我就不會那麼的慌亂和難受了。想着，她就決定去找李紅英。

李紅英正想出門，沒想到陳紫雲會突然來找她，她怔了一怔，驚奇地望着陳紫雲。

陳紫雲一聲不响地走進門來，猶豫地站在門邊片刻，一時悔恨、懊惱、羞愧、痛苦的感情全部湧上心頭來，她忽然奔過去抱住李紅英大哭：

「紅英姐，紅英姐，妳原諒我，妳原諒我啊！我對不起妳，我錯了……。」

「啊！這是怎麼回事？」李紅英被陳紫雲突然的舉動弄得莫明其妙：「紫雲，妳為什麼那麼傷心，就告訴我吧！」

「我錯了，我被高笑明騙了……啊！他拋棄了我，他愛上了莫來香！」陳紫雲覺得李紅英還那麼關心她，心裡也就寬慰了許多。

「那是真的？」李紅英感到這事情有點突然，她早先雖料到陳紫雲和高笑明的愛情不會有好結果，但她沒想到，高明笑會和莫來香搞起來。這下，可連周思文也要經受這種打擊了。

「叫我以後怎樣做人啊？紅英，我真沒有臉來見妳：」她低下頭在哭泣。

李紅英想：「妳真有點自作自受！」她想起了上回陳紫雲給她的侮辱，她就有點氣，但她立刻就覺得，現在不是批評她的時候，現實給她的教訓已經夠了，她現在所需要的是安慰和援助，怎麼可以不同情她？怎麼可以讓她創傷的心靈上再加上一重痛苦呢？於是，她就很溫和地對她說：「紫雲，妳不要傷心了，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我們只好面對它，解決它！」

「紅英姐，我求求妳，妳全情我吧，幫助我吧……。」

「紫雲，不要哭了，我是一定會幫助妳的，」李紅英想起了梁萬全：「我們去老周那邊吧，老梁他們也在，看看他們有什麼主意？」

這時，梁萬全和趙一青正在周思文的房間，他們兩個近來很關心周思文，常常一起來找他，他們知道，現實的打擊，已使周思文認識了他過去的想法是錯誤的，他現在所最需要的，還是開導。

「老周，我借給你那本高爾基的小說，你可看過了？」梁萬全問。

「我怎麼有心情看書啊！」周思文哭喪着臉說：「我一直在擔心，莫來香近來對我的態度太壞了，我不敢想像會有什麼結果！」

「我想，愛情只是人生的一部份，不要看得太嚴重吧！」梁萬全知道，他們的愛情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但周思文卻太過重視他的愛情了，這將下去，將來對他的打擊將更大，所以，必須把他的注意力引開：「你的前途，你的出路，才是你一生的重要部份……你看完高爾基那本小說吧！你會看出，母親和兒子的道路，才是你應該走的！」

「我怎能把我的愛情忘記啊？」周思文想起了他的初戀，就像在黑暗中看見一線光明：「愛情使我的生命恢復了青春，恢復了光彩，可是，可是現在……。」

「老周，要是我，我早就丟掉這份感情了。」趙一青直接了當地說：「像她這樣庸俗的女子，有什麼值得人愛的地方。」

「我，我不能啊……」周思文心裡亂麻麻的，不知道要說什麼好。

李紅英和陳紫雲走進門來，一見梁萬全和趙一青，陳紫雲慚愧地止了步，片刻，就坐在椅子上喘氣，臉色佈滿痛苦的表情。

「啊，紫雲！」梁萬全有好一段時期沒有看到陳紫雲了，自從她和高笑明搞起戀愛來，她似乎對梁萬全很不好感，梁萬全見陳紫雲的神色不對，就預料到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很關心地問：「紫雲，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情？」

「啊……嗚……。」陳紫雲感到別人的關心，鼻子又一酸，就哭起

來。

「紫雲，紫雲，到底是什麼回事？」趙一青焦急地問：

陳紫雲感到羞愧，她不敢看梁萬全和趙一青一眼，却奔到周思文面前，哀求地說：

「思文，思文，你救救我吧！我的愛人被來香搶去了，你，你為什麼不把你的愛人搶回來呢？」

「吓？她和高笑明？……」周思文忽然感到滿天星斗，繼而眼前一團黑，就昏倒過去了。

梁萬全和趙一青趕緊把他扶住，扶到椅子上去坐。

陳紫雲看見周思文昏過去，也緊張起來，收斂了哭聲，茫然地站在一邊。

「哼！原來老高是這樣的人！」趙一青憤憤地揚一揚他那因勞動而顯得粗大的拳頭：「我一定要教訓他一頓！」

過了不之，周思文慢慢地蘇醒過來，口中喃喃地說：

「我做了一個夢，一個可怕的夢，」他張開眼睛看看大家，疑惑地問陳紫雲：「這難道不應該是夢嗎？妳說吧……妳剛才所說的都是夢，不是真的！」

陳紫雲不知如何答好，走到李紅英的身邊，拉她的手，好像是要她代說似的！

「思文，這絕不是夢，」李紅英說：「這是赤裸裸的現實，你不得不面對它！」

「啊，完了，我好像看見黑色的天邊，一顆流星亮了一刹那，就熄滅了！」周思文微抬着頭，失望地望着天花板。

「思文，就算你做了一個夢吧！現在也該是夢醒的時候，」梁萬全說：「現在你不應該想回到夢中去，而應該回到現實來！」

「老梁，你替我做個決定吧！」周思文哀憐地望着梁萬全：「我應該活？還是應該死？」

「什麼死？」趙一青瞪大了眼睛：「你真的還在做夢不成？」

梁萬全用眼睛看了一下趙一青，示意他照顧一下語氣，不要太衝動。

「老周，死是懦弱的表現，這你還不懂嗎？」梁萬全耐心地對他說：「你將否信任我們呢？如果你信任我們，那麼，我們現在就把高笑明和莫來香叫來，大家好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周恩文怎麼會不信任梁萬全他們呢？這些日子來，首先是趙一青給了他不少的幫助，近來，梁萬全又給了他不少的鼓勵和啓發，要不是他們的影響，周恩文不知道被他的頹廢思想帶到怎樣的世界中去了。他想：現在我不信任老梁，能信任誰呢？還有誰會伸出同情之手呀？也許，也許只有死神會同情我了！

「啊，老梁，此刻，我多麼需要你們的幫助啊，要是你們沒有在，我會感到空虛，我會感到寂寞，我會感到周圍的一切事物都在戲弄我，我不敢想，我現在爲什麼還活着。」周恩文說。

「好吧！老趙，你去把老高和來香叫來，」梁萬全看見趙一青立刻就要走出門去，就再叮囑他：「記住，你可別和他們魯莽，一切事情到這裡再談。」

大約過了半個鐘頭後，趙一青領了高笑明和莫來香來，這回，就像上次會考結束那天一樣，大家都會合在一起了，可是現在，大家的心情和以前都完全不一樣了。

莫來香在高笑明的旁邊坐下來，高笑明把屁股靠在桌子邊，裝得若無其事地歪着嘴問：

「你們找我來，有什麼事嗎？」

「哼！還裝蒜！」趙一青一路上沒有和他說句話，這下看見高笑明若無其事的神態，心頭就冒起一團火，再也忍不住了，就舉起了粗拳要打過去：

「找你來算賬！」

「別魯莽，問題還沒有說清楚！」梁萬全一把就把趙一青的手拉住了。

高笑明看見趙一青的舉動，不禁吃了一驚，他想不到，這些日子來，

一個以前一直在李紅英面前替他打圓場的趙一青，現在變得這麼不留情了。

「老趙，你這簡直是流氓行爲！」高笑明看見趙一青被梁萬全擋住了，反而大胆地罵起來。

「哼！你比流氓還不如！」趙一青憤憤地說：「你只會欺負女孩子！」

「什麼？我欺負了誰？」高笑明伸長了脖子，頸項暴起青筋，很不服氣地說：「你不要含血噴人！」

「你欺負陳紫雲，你欺騙陳紫雲的愛情！」李紅英的火氣也升上來了：「你所有的行爲已經說明你的人格卑下，誰也不敢相信你還自稱進步！」

「笑話，妳簡直是閉着眼睛說瞎話嘛！」高笑明振振有詞地說：「在不危害集體利益的原則底下可以照顧個人利益；我覺得應該愛莫來香而不應該愛陳紫雲，這是照顧我個人的利益，但並不危害人民的利益呀……最多使陳紫雲傷心一下而已！」

「哼！虧你還說得出！」趙一青說：「周思文差一點就自殺了，可不是你的責任？」

「那是莫來香的事，莫來香自願放棄他，他有什麼話說？」

「我不愛他，這是我個人的事，」莫來香說：「你們管人家的閒事做什麼？」

「這是多麼荒唐的事！」梁萬全覺得不得不開口了，其事，大家也等着他開口，天家都靜靜地聽他說話，他走到窗前，眼睛向外卻沒有望見東西，他是在鎮定自己，他不喜歡激動地說話，一會，他對高笑明說：「笑明，我知道你對我有偏見，所以我一向都不曾正面批評過你，可是，現在我覺得你所做的事情是太過份了，我不得不指出來：陳紫雲有一個時期對李紅英的態度很不好，我想，這和你的破壞不會沒有關係；現在，你又在愛情上要弄花樣，還大言不慚說什麼不危害集體利益，這只有像你這種無

恥的人，才講得出來……。」

梁萬全本來想盡量壓制自己的憤怒，但他的話却越說越激動了。

「放屁！」高笑明惱羞成怒，咆哮起來：「我想怎樣做就怎樣做，你們沒有權力干涉。」說着就氣憤憤地開了門走了，心想：「此仇不報非君子！」

莫來香追了上去，一起走了。

房子裡，大家都靜默着，沒有人願意開口，大家心裡都有話而不知從何說起。

陳紫雲緊緊拉住李紅英的手，像是怕她跑掉似的，這時，她本想痛哭一場，但她忍住了，她知道，她已經哭夠了，現在，沒有理由爲高笑明哭，沒有理由爲那虛偽的愛情哭，也沒有理由爲自己過去的天真和幼稚而哭！這時，她心裡反而像是一陣暴風雨過後一樣，顯得寧靜得多了，她倒覺得自己的遭遇並不重要；反而關心起周恩來，她不知道，周恩來的心情是怎樣的，她知道他痛苦，一定比自己痛苦，然而，爲什麼他此刻也靜默着，靜默得可怕！

「紅英，我是多麼奇怪呀！」陳紫雲的聲音很低沉：「我現在覺得，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

「是的，當妳恍然大悟的時候，當妳從惡夢中醒來的時候，妳就會覺得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李紅英說。

周恩來還靜默着，兩眼狠狠地瞪着地板，莫來香對他的狠心，莫來香對他的絕情，在他心湖中引起的已經不是痛苦的波紋，而是深深的悔恨！

「老周，你現在還難過嗎？」梁萬全輕聲地說：「我想，現在你應該了解你的愛情了。」

「我現在才知道，愛情，愛情也不是幸福的源泉，正像我所夢想的出路，也只有一個美麗的泡影而已！」周恩來沈痛地說：「現在，我的出路沒有希望了，我的愛情也破滅了，我，我還有什麼路可走？」

「有的，還有一條大路擺在你的面前，只看你有沒有勇氣走，」梁萬

全說：「愛情，出路，如果只從個人出發，那多半是要失敗的！」

周思文迷惑地看看梁萬全，又看看李紅英，他在思索：是什麼使他們不變地在一起？是什麼使他們沒有憂悵、沒有痛苦呵？

十四

溫煦的陽光，衝進白濛濛的晨霧，照在梁萬全住的甘榜裡。樹葉上的露珠，顫顫欲墜，閃着晶瑩的光。

梁萬全腋下夾了一本書，走出門來，推了腳車，正要跨上車的時候，就被周思文叫住了：

「老梁，要去那裡？」

「哦，真巧！」梁萬全停下來，扶着腳車說：「我正要去找你呢！」

「那麼，我們喝杯咖啡吧！」周思文說。

梁萬全把腳車在板壁邊一靠，就和周思文一起走到附近一個小街場的咖啡店去。

這個咖啡店也很簡陋，上面是亞答蓋的，牆壁是木釘板的，椅子很舊了，常常有臭虫，桌子也是木板釘成，他們坐定了，各自叫了咖啡。

「我跟一位搞文學的朋友借了這本書，」梁萬全把手上那本「海涅詩選」交給周思文：「作者是一個以歌唱「夜鶯和玫瑰」轉向歌唱「劍與火焰」的詩人，他也有過憂郁和悲哀的聲音，但他的詩充溢了對生活的熱愛。」

「啊，那很好呵，」周思文高興地說：「我剛剛看完你借給我那本臧克家的「烙印」，很好，我很感動，尤其是「老馬」和「老哥哥」那兩首詩，使我想起了被園主欺壓的膠工的命運！唉，多苦！」

周思文自從受了愛情上的打擊以後，梁萬全就一直安慰和鼓勵他，常常向一位搞文藝的朋友羅小剛借一些書給他看。而周思文爲了忘記自己的痛苦，爲了不去想那些使他煩惱的事情，他就整天埋頭於書本之中，他把書本當作精神上唯一的寄托。

「我雖然現在不搞文藝了，但我還喜歡看文藝作品。」梁萬全呷了一

口咖啡說：「以前我和羅小剛他們辦過刊物，後來被禁掉了。從此我去搞鄉會，羅小剛還是搞文藝。」

「怪不得你對文藝也很熟悉！」周思文敬佩地說。

「但是，徐志摩那些作品我就不喜歡，」梁萬全說：「好的作品，總是要給我們看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希望是不是？你看過徐志摩的作品，你比我清楚，他的作品只有叫你憂傷和失望是嗎？」

「我現在真的不敢看他的作品呵！要是我再看他歌頌死亡的「海韻」。我真的會自殺！」周思文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但是，臧克家的作品，我也只看見痛苦，沒有看見希望啊！」

梁萬全心裡一怔：對，臧克家前期的作品，所寫的是「冤死了不作聲，壓死了不伸訴」的農民形象，而周思文所要了解的，不是生活的痛苦，痛苦他是受夠了，他所要了解的，是生活的希望，要怎樣才能給他希望呵？像過去那種抽象的安慰和鼓勵，看來作用是不大的。梁萬全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思文，我上回借你那本高爾基的小說，你可看完了？」

「我不喜歡小說，我沒有看。」周思文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這未免辜負老梁的好意了，就歉意地說：「以後，我一定要看的。」

梁萬全現在覺得：要影响周思文，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又不是搞文藝的，鄉會的事情很多，不能花太多的時間來照顧他的。

「老周，我介紹羅小剛給你認識好嗎？」梁萬全覺得，把這項工作交給老羅倒更恰當。

「羅小剛？筆名叫羅剛的那個？」周思文近來常常聽老梁提起這個人，他覺得能夠認識這樣的人是很榮幸的：「好啊，你介紹他的論文給我看，我看了很佩服……但是，我還看不大懂。」

「也許文章深了一點，慢慢你就會懂的。」梁萬全說：「他在『青年文學研究會』負責講課，我想介紹你去那邊學習，你喜歡嗎？」

「我當然喜歡啦！」周思文一邊高興，一邊又擔心：「我那麼落後，

他們不懂喜歡我嗎？」

「凡是肯要求自己進步的人，他們就喜歡！」梁萬全說了，就把最後的一口咖啡喝乾。

周思文向鄉村望去，剛才的迷霧已漸漸消失了，大地上一片金色的陽光，寰宇間似乎很開朗，但他的腦子裡卻沒有這麼開朗，還有一點疑惑：到底「青年文學研究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呵？

晚上八點鐘。

梁萬全和周思文走上了三樓。

一羣人圍坐在長桌邊，電燈的白色光芒下，周思文看見這批年青人正聚精會神地在聽另一個青年講話。周思文看見這個講話的青年，個子矮而瘦小，鼻梁上架了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一邊講話一邊比着手勢。梁萬全和周思文在旁邊站了一會，待那短小精悍的青年注意到他們時，梁萬全才對他點一下頭。

「各位朋友，我有朋友來，暫時休息一下。」那矮小的青年說了，就熱情的趨前來和梁萬全握手。

「老羅，上回我和你提起的周思文，就是這位，」梁萬全又向周思文介紹：「這位就是羅小剛了。」梁萬全說了，又回頭對羅小剛說：「我還有事，要先走一步。」

羅小剛熱情地和周思文握手。

「思文，我們都歡迎你來，」羅小剛親切地拍拍周思文的肩膀，爽朗地笑了一下：「哈哈，我們又多了一位伙伴了！」

周思文看見羅小剛對他那麼親切，他反而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他再看看那些圍坐着的青年，每個都向他投以好奇的眼光，他的心忐忑的跳起來。

「我恐怕學不來，」周思文想起前天看了羅小剛一篇批判頹廢主義的論文，又想起自己過去寫的詩，他心裡就不安：「我很落後！」

「呵，你一定學得來的！」羅小剛又親熱地拍拍他的肩膀，然後拉着

他的手走到講台前：「各位朋友，我們多了一位新的同道！叫周思文。」

大家熱烈地鼓起掌來，周思文第一次面臨這樣的場面，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嘿，矮仔羅，介紹筆名嘛！」那十七八歲的張彩妹調皮地眨着黑眼睛。

「王熙鳳……多咀！」坐在張彩妹對面那個高佬王文江故意和她頂撞。

「噯……」張彩妹向王文江伸出舌頭扮個鬼臉：「『竹桿』！他是你老子啦！」

「大家聽我說，」羅小剛的眼睛善意地瞪一下張彩妹：「我們這位新朋友是寫詩的，至於什麼筆名，大家慢慢就會了解的。」

「又是寫詩的，大概是孔山！」王文江說。

「看他的樣子，一定是蘇青！」張彩妹說。

「不，一定是徐海！」另一個說。

「那裡，我看他像岳鳳！」又一個說。

「……………」

大家七咀八舍猜測，把自己熟悉的筆名都說出來。

張彩妹聽得不耐煩，就撥開了別人的手勢，惡作劇地喊起來：

「大概是何其芳！」

大家一陣哄笑。

周思文更不好意思起來。

「不要吵啦！哈哈！」羅小剛看見大家那麼興奮，也爽朗地笑起來：「大家以後要好好地和他做朋友……………」

然後，羅小剛領周思文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他就繼續講課了：

「現實主義不但批判現實，而且指出人民奮鬥的方面，帶給人們對於明天的信心和希望……………；頹廢主義剛相反，看不見明天，看不見希望，只能傷春悲秋，哀聲歎氣……………」

大家又在一邊聽，一邊做筆記。

周思文心裡一陣難堪，他不知道羅小剛是否故意在講他，但他的每一句話，好像都是針對他而發的。他心裡有些後悔，後悔他曾經寫過詩，後悔他寫的都是頹廢主義的詩。

.....

下課時，王文江，張彩妹等人，都又關心又好奇地把周思文圍起來。

「思文，你告訴我，筆名叫什麼？」張彩妹擠在前面問。

「你說，我猜對了嗎？你是孔山！」王文江很有把握地問。

「呵……還是不說好。」周思文很慚愧，他恐怕把他的筆名告訴大家了，人家會輕視他，就敷衍着說：「我其實不會寫詩啦，是羅小剛誇獎的。」

「老周，不要管他們！」羅小剛短小的身子往人縫一鑽，就鑽到周思文面前：「我們去喝茶吧，我有話和你談。」說着用指頭向張彩妹的鼻尖一指：「她多咀，你理也不理好了！」

張彩妹很不服氣地在羅小剛的肩上槌了一拳，瞪着眼睛說：

「矮仔羅，你欺負我，下次作業不交！」

「不交？」羅小剛裝得很正義地說：「不交開除！」

「嘢……」張彩妹扮了個鬼臉。

羅小剛和周思文一起走下樓去了。

回到家裡，周思文細細回想起今晚上的事情，他好像是到了他從沒有見過的世界那樣，那裡的年青人，大多是熱情、活潑的，那裡充滿了友誼，充滿了溫暖，充滿了生活的氣息，尤其是羅小剛，他那爽朗的笑，他那親切的面孔，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時，他似乎忘記了煩惱，忘記了不幸，忘記了他的失戀……。他覺得，他的心中從來沒有跳得這麼暢快，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興奮。他想到了寫詩，是的，他要寫一首詩來記念這難忘的一天。

一想到寫詩，他就想到他過去寫的詩，他就把那些剪稿拿出來看。越

看越慚愧，越看越懊惱，最後……「沙啦」……他把那些以前寫的詩一把撕碎了，揉成一團，毫不可惜往窗口一丟。

他攤開了稿紙，可是他太激動了，他不知道從何寫起，似乎任何文字都沒有辦法把他此時的心情表現出來。

於是他隨手在書架上拿了那本「中國現代詩歌選」下來，一頁一頁地翻過去，似乎要從裡面發現一首詩能夠代表他此時的心情。

當他翻到徐志摩的詩時，好像看不見似的趕翻緊過去……。翻到何其芳的「我爲少男少女歌唱」時他就停下來看，看完了，他又激動地再看一遍，情不自禁地朗起來：

我爲少男少女歌唱。

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那些屬於未來的事物，

我歌唱正在生長的力量。

.....。

.....。

輕輕地從我的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憂傷

我重新變得年青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對於生活我又充滿了夢想，充滿了渴望。

「呵！多美麗的詩啊！」他不禁讚歎着，他覺得這好像是寫他現在的心情，有了這樣的詩，他的詩就不必寫了。

他把這首詩朗讀了好幾遍，才滿意地睡覺去。

十五

農曆新年，爆竹在開花。

陳紫雲抱了一堆萍菓、桔子之類的東西，踏着輕鬆的脚步，哼着歌兒

走進李紅英的家。

李紅英正在看報紙，一見陳紫雲來，就迎了上去，開玩笑地說：

「呵，紫雲，那裡偷來這麼多東西？」

「偷？哼！我告訴妳，」陳紫雲把東西往桌子上一放，拍拍手掌說：「學員家長送的啦！」

李紅英上回教幼兒班時，也有過這樣的經驗，一到過年，那些村民——學員的家長，就送了一大堆禮物來，但李紅英硬硬不要，那些村民反而有些不爽快。

「噢！貪吃鬼！」李紅英故意作弄陳紫雲：「我以前一點都不收呢！」

「他們硬硬要我收啦！」陳紫雲趕緊辯解：「他們說，如果不收，就是看不起他們，他們把東西往我面前一放，就走掉了，我要怎樣推辭？妳要說貪吃，我就拿還給他們！」

「哈哈！」李紅英看陳紫雲很正經地辯護，就很有趣的笑起來：「跟妳開玩笑啦，何必那麼認真？」

「像鬼！」陳紫雲不好意思地白了對方一眼：「有幾個家長，還捉了雞來送，好在我說新加坡我沒有家，才推掉了！」

「這些村民就是那麼熱情。」李紅英說：「上回過年，有幾個村民一定要我去他家吃飯，我不去，他們就說我擺架子，我只好去了。」

「妳也貪吃！還說我！」陳紫雲報復似的說：「他們也叫我去，我說還有很重要的事情，他們就不敢留了。」

李紅英不再說什麼，拿起了報紙，繼續往下看，原來，她剛才正在看周思文的一首詩，看到一半陳紫雲就來了。

「妳看，周思文的詩進步啦！」李紅英把報紙副刊送到陳紫雲面前。

陳紫雲接過報紙，認真地看起來，她看見周思文的那首詩，題目叫「死了的昨天」：

我親自殺死了

我的昨天
毫不可惜
毫不留戀……

我的手裡
還握着智慧的利劍
不讓它復活呵……
那死了的昨天！

昨天我的眼前
是一團黑
昨天我的心裡
一片塵煙……

今天我看見了
光明和希望
我看見太陽照耀的
人類的明天

「呵！老周的詩進步啦！」陳紫雲讚歎地說：「多奇怪，一個頹廢主義詩人，也會把他的昨天殺死！」

「正如妳一樣，妳不也進步了嗎？」李紅英說：「以前我邀妳負責幼兒班，妳還罵我呢！」

「那些事還提它做什麼？」陳紫雲一聽到人提起她的往事，她就會想起她和高笑明的那段關係，她就感到一陣的懊惱：「這些還不是給高笑明那個『瓜』騙了！」

「老高這個傢伙現在不懂怎樣了？」李紅英站起來，走到窗前，向外

望去，晴朗的天宇下，幾棵松樹在陽光照耀中迎風飄搖，她忽然想起了什麼，就對陳紫雲說：

「紫雲，我們去找老梁他們要嗎？」

陳紫雲歪着頭，對她露出一個神秘的笑，很有趣的說：

「瞧妳，不害羞，一下子就想起愛人來了！」

李紅英神態自若，沒有羞澀的表現，反而衝着陳紫雲說：

「妳不也想過高笑明嗎？」

「死鬼！叫妳別提他！」陳紫雲有點生氣地漲紅了臉：「我才不想他，我腦子早就沒有他的影子了！」

「哈哈！生什麼氣！」李紅英過去拉陳紫雲的手：「我們一起去向老梁拜年吧！」

陳紫雲抿着嘴，故意不睬她。

李紅英看她這樣，就放開她的手，也故意不睬她，一個人向門外走去。

「李大姐，李大姐，妳生氣了？」陳紫雲急急追上去，拉住她的手：「我跟妳開玩笑嘍！」

「哈哈！」李紅英回過頭來對她笑，她也笑起來了。

「這樣多水果，也不送點給妳的老梁？」陳紫雲說。

「不是我的東西嘛！」李紅英說。

陳紫雲就找了一個小紙袋，裝了滿滿的水果，提到李紅英的面前：

「妳拿！」

「妳拿也不稀奇嘛！」李紅英說。

「又不是送給我的『鐵』！」陳紫雲把東西放在地上：「拿給老梁，妳也害羞了？」

「不拿就不要啦！」李紅英故意不把水果拿起來，逕自走去。

陳紫雲只好把水果拿起來，再追上去：

「李大姐，妳真無情，對妳的『鐵』也這樣！」

李紅英這會就回過身來，接了陳紫雲手上的水果，對她微笑：

「我看老周他們一定在老梁家。」

於是，她們就拉着手，愉快地去梁萬全的家了。

自從陳紫雲和高笑明的愛情破裂了以後，陳紫雲和李紅英的感情就越來越密切了，後來，李紅英還叫陳紫雲和她一起住，陳紫雲也很高興地搬來了。

趙一青參加了工會，被選為執委了，他不能再負責鄉會的文化班，於是，李紅英叫陳紫雲去教幼兒班，而自己去教文化班。

起初，陳紫雲沒有經驗，感到很吃力，對於那些「小鬼」，她常常無法應付。

第一天上課時，就碰到這樣的場面：

她在黑板上寫完了一個「狗」字。要叫大家唸的時候，一個學員用閩語喊起來：

「先生，我要『放屎』！」

他旁邊的一個學員叫起來：

「哎喲！臭臭，他『漏屎』呀！」

陳紫雲走過去看，果然屁股黃黃的一堆，她有點氣，罵道：

「要大便，為什麼不早說！」

那「小鬼」聽不懂她的華語，抬着頭望着她，眨着烏黑的小眼。

沒有辦法，只好帶他去洗。

等她回來的時候，課室裡亂得一團糟。

孩子們在課室裡走來走去，有的在哭，有的在叫，有的在打架……。

沒有辦法，她趕緊去把李紅英叫來。

李紅英比較熟悉這些孩子，各別勸他們安靜，費了一番工夫，才使他們安靜下來。

陳紫雲有點不解，教這些小孩子，花那麼大的精神，到底有什麼好處呢！他們又不是真正學得到什麼。

有一天，在睡覺的時候，她就問李紅英：

「我真不懂，辦幼兒班有什麼好處？」

李紅英的頭靠在枕頭上，這時就轉一個身，對着陳紫雲的臉說：

「和我們的組織工作結合起來，就有好處，你不覺得嗎？那些村民的孩子來讀了書，他們的父母就更關心我們的會了，如果我們的工作也做得好，他們就會信任我們。」

「哦，原來如此，」陳紫雲恍然大悟似的說：「我真該死，我一直認為是替人家照顧小孩子而已呢！」

「其實，這也是爲人民服務的一種呀！」李紅英說：「我們願意替他們做事，他們就會說我們好，就會支持我們！」

就這樣，陳紫雲在李紅英的引導下，逐漸的進步起來了，她逐漸地了解到村民痛苦的生活情形，也認識了自己所進行的工作，是社會工作的一部份。

在鄉會裡，她認識了更多的朋友，使她感覺到，和她一起走的人，不只是李紅英，不只是梁萬全，還有無千無萬的人。

× × × ×

李紅英和陳紫雲一起走到了梁萬全的家。

梁萬全的兩個最小的弟弟，在門口放鞭炮，有一個點燃了炮竹，丟在陳紫雲的腳下，陳紫雲嚇了一跳，趕緊掩住耳朵，李紅英看看那炮竹還沒爆炸，就一脚踩過去，那炮竹就不响了，李紅英瞪住那丟炮竹的「小鬼」，恐嚇他：

「告訴你哥哥！」

「我不怕，」那個「小鬼」向她扮個鬼臉：「我哥哥捉我不到！」說着就溜煙走掉了。

「真可悲！」李紅英望着那奔去的小孩子的背影，對着陳紫雲說：「老梁的父親生了那麼多兒女，可沒法子全都給他們受教育。」

李紅英和陳紫雲走進了梁萬全的家，就看見趙一青、周思文、羅小剛

等人都在，李紅英就高興地說。：

「啊！這麼熱鬧！」

「我剛才算到有人來，原來是妳！」羅小剛和李紅英是認識的，但和陳紫雲就生疏，於是他說：「可沒想到妳還有一個保鏢！」

「這樣會開玩笑。」陳紫雲不好意思地看了他一眼。

「你們認識了？」梁萬全問。

「還沒有啦！」羅小剛說：「我看她的樣子，很適合搞文藝。」

「她叫陳紫雲，」李紅英在羅小剛的頭上用力一指，對陳紫雲說：「這矮仔叫羅小剛。」

羅小剛和陳紫雲握了握手。

「小羅，今年你要請我們什麼？」李紅英把手上的水果拿出來：「我先請大家吃這個！」

「嘿！還說請呢！我過年什麼東西都沒有買！」羅小剛拿起了一個蘋果就咬了一口：「要是我沒被開除，我一定請大家去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羅小剛一畢業出來，就找到了教師工作，可是不到一年，就被開除了。

「你就一點錢都沒有存嗎？」李紅英問。

「存來做什麼？我們會所的落魄漢那麼多，一個請一頓飯也就完啦。」羅小剛津津有味地咬着蘋果，一會又停下來說：「老梁最清楚，老子還給過這小子不少錢呢！」

「去你的！」梁萬全開玩笑地說：「等我發了財，一定雙倍還你！」

「你會發財，天都塌下來了！」羅小剛把蘋果心往門外一丟：「等我們的世界到來時，我有了工作，還愁不請你們嗎？」

「那時大家都有工作，誰還要你請哪？」沈默了一會的周恩文說：「可是那時，我們大家不懂還在一起嗎？」

「管他在不在一起！」趙一青把吃剩的蘋果心往窗外一丟：「只要轟

轟烈烈地拚他一場，死了也甘心！」

「我可希望大家永遠在一處哪，」陳紫雲說：「要是李紅英離開了我，我可不知道要怎樣生活下去！」

「我也是這樣想，」周思文說：「要是老梁和老羅離開了，我將會像一個小孩子，失去了牽手的人！」

「老周，你可不能這樣想，」梁萬全說：「以後，你是應該牽一牽別人的手了……。」

「……………」

「……………」

十六

二月，平地起了一陣猛烈的旋風。

晴朗的天空驟然湧來了一堆烏雲，遮住了天空，遮住了火紅的太陽……

王文江慌張地奔進周思文的房子來。一邊喘着氣一邊用手巾揩去額角的汗，一見周思文就顫着聲音說：

「老周，老周，發……發生事情了！」

周思文正伏在桌上寫什麼東西，看見王文江那麼緊張，就焦急地問：

「老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剛才我去找羅小剛，」王文江稍微鎮定一下自己的心情說：「我走到他家門口，就看見那木板門被毀壞了，有斧頭的痕跡……。」

「莫非是打搶？」周思文問。

「啊，不，」王文江繼續說：「我走前去一看，羅小剛的母親正在用衣袖擦眼淚，我就問她發生了什麼事？」

「她怎麼說？」思文緊張地問。

「她說，羅小剛，他……他昨晚被幾個人帶走啦！」王文江幾乎哭出來。

「吓？」像一聲霹靂在周思文的頭上响，也像一根悶棍敲在他的腦門

上，他一時驚呆了，許久許久才迸出一句：「他……他真的？你有沒有聽清楚？」

「那有假，我一聽到這消息，就趕緊奔來，」王文江的聲音差不多沙啞了：「在路上我還碰到幾個朋友，聽說被狂風捲去的人，有好幾十個！」

周恩文的心裡飄過一道黑影，他立刻感覺到不妙，他想起了梁萬全，他想：老梁恐怕也去了。

「文江，你和我一起去找老梁，」周恩文的心忐忑地跳動着，他急於要知道梁萬全的命運：「看看他有什麼主張？」

「好，那我們立刻去！」

周恩文和王文江就忽忽出門去了。

他們走在路上，心情特別沈重，就好像此時陰沉沉的天空，他們似乎覺得，今天的行人也垂頭喪氣了。

風，只有微微的風，在這沉悶的天氣中，沒有帶來一絲的涼意，只使人感到周身不舒服。周恩文思潮起伏，低着頭忽忽地走。

一會，周恩文覺得，自己很久沒有低着頭走路了：是的，在任何情形下，我也不應該再低下我的頭顱了。於是他把頭昂起來……一抬起頭，他就看見李紅英和陳紫雲忽忽地向他這邊走來。

「喂，老周，你有看見老梁嗎？」李紅英神色有點緊張，遠遠就問。

「沒有啊，我正想去找他！」周恩文說。

「我剛剛去過他家，他弟弟說他昨晚沒有回去。」李紅英更担心了：「昨晚的事情，你們知道了嗎？」

「知道了，」周恩文說：「我就是担心老梁，才趕着要去他家！」

「那麼我們去鄉會看看，他可能睡在會所。」李紅英說。

於是，他們又忽忽地趕去鄉會了。

「羅小剛去了，你知道嗎？」周恩文一邊走一邊對李紅英說：「妳還有聽到什麼消息嗎？」

「啊！老羅也去了？」李紅英很感意外地止了脚步，回過頭來對周思文說：「剛才我從老梁的家出來，碰到了莫來香！」

「碰到她，妳告訴我做什麼？」周思文不滿地說。

「她一看見我就大哭呢！」李紅英說。

「那是爲什麼？」周思文也好奇起來。

「她說，老高也去啦」

「老高也去了？」

「我倒有點可憐她，」陳紫雲驚惶的神色略微失了些，這時就插進話來：「她現在也嘗到失去愛人的苦頭了！」

「算了，老高那種人也是該死的！」周思文說：「我們還是去找老梁要緊。」

他們走了約莫半個鐘頭，彎進一條黃土路，就到了梁萬全他們活動的鄉會。

李紅英三步拚作兩步，走進了會所，看見梁萬全和幾個人正在談話，她這才放下了心。

「老梁，我們多爲你擔心！」李紅英喘了一口氣，坐在椅子上說：「昨晚的事你知道了嗎？」

「已經知道了！」梁萬全沉痛地說：「這回是相當嚴重的挫折！我們必須保持鎮定！」

「老羅去了，你知道嗎？」王文江問。

「老羅！」梁萬全呆了一陣，然後看一看周思文說：「思文，文江，這回他的担子可落到你們肩上了！」

「我一定盡能力去做！」王文江說。

「我不知道挑得起嗎？」周思文說。

「老梁，還有一個我們的朋友去了！」李紅英說。

「誰？」

「高笑明。」

「高笑明？」梁萬全惋惜地說：「這傢伙本來沒有問題的，就是太好出風頭，故意露出鋒芒！」

「我懷疑他是否受得起考驗呢！」李紅英說。

這時，趙一青踩了一輛腳車奔馳而來，他一跳下車，也不把腳車放好，只把它倒放在地上，就像猛虎一樣跳進會所來。一看見梁萬全，就把他的手抓在自己的手裡：

「好傢伙，我以爲見不到你的面了！」

「你們那邊有什麼事嗎？」梁萬全鎮定地問。

「我們的主席，老黃，昨晚睡在會所，」趙一青說：「我剛才去，已經看不到影子了。聽說他半夜失眠，走到後巷去散步，回來時看見情形不妙，就溜走了！」

「倒很機警！」梁萬全讚嘆說。

「老梁，這下可完了！」周思文說：「在這些日子來，我衝出了迷霧看見了太陽，現在老羅不在了，許多人也不在了，我懷疑我們的理想是否能實現？」

「不！我們是不會完的！」梁萬全知道，周思文的悲觀情緒還沒有完全消失，就分析地說：「在我們的力量還不夠強大的時候，這樣的挫折是難以避免的。你不是看完了高爾基的那本小說嗎？那兒子像我們一樣，參加了工作，她母親初時很害怕，恐怕他出事情，她的兒子却告訴她：『我不能欺騙妳，沒法避免！』是的，只有等到我們勝利了，才能避免的！」

周思文低下了頭，默默地在沉思。他覺得，自己還很幼稚，還多需要老梁的指引啊。現在沒有了老羅，我可不能再失去老梁了！

「我真悶不住，恨不得和他們拚一場！」趙一青把他的粗拳頭往桌子上一敲。

「別急啦！將來總會有機會的！」梁萬全說。

「那些人不知道生的什麼心腸，」陳紫雲不滿地說：「專門對付好人！」

「我們才糟啦！」王文江說：「沒有了羅小剛，我們的文學班簡直羣龍無首，以後不懂得要怎樣維持下去呢。」

「老羅實在可惜，」周思文說：「如果他不要跑工會，大概就沒有問題了！」

「僥倖的想法是不對的，」梁萬全和善地看了一下周思文說：「你們應該想的，還是怎樣應付以後的局面。」

.....

晚上，周思文趟在布床上翻來覆去，老是睡不着，好像有一件什麼事沒有做似的。他的思潮老是像海浪一樣地起伏着。今天的事情給他的刺激太大了，失去了老羅，他感覺到比失去莫來香更沉痛。

想起了羅小剛，他就想起了這些日子來羅小剛對他的好處。羅小剛常常和他在一起，和他談論了許多寫作的問題，同時又借了許多激動人心的書給他看。在這些日子裡，他看了不少的理論書，也看了不少的小說和詩歌，使他更清楚地看見了未來，也更明白過去的錯誤。他不只把他過去寫的詩全都撕掉了，還寫了不少好詩。

可是，現在他看不見羅小剛和善的面孔了，聽不見他爽朗的笑聲了，更沒有辦法和他在一起喝咖啡鳴了……。想不到，新年那天在老梁的家裡，他所担心的分離，現在成為了事實。這該是多惱人，多令人氣憤的事呵！

他越想心裡就越激動，越激動就越睡不着了。他覺得非把他的感情發洩出來不可，於是就攤開了稿紙，寫上了一個題目：「給蒼鷹」，然後就一口氣寫下去：

我不能忘記
你的眼睛炯炯發光
你像一隻蒼鷹
在暴風雨中飛翔……

我曾經陷入泥潭裡
是你把我牽到岸上
然後我們一起奔上紅色的山崗
瞭望一輪初昇的太陽……

如今蒼鷹被關在鐵籠裡
你的伙伴仍舊在暴風雨中飛翔……
我決心經受十年的陰暗
二十年的風霜……

就是再多一百年
我也要鼓動我的翅膀
飛向我們嚮往的地方
奔向燦爛的理想……

寫完了，他鬆了一口氣，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心頭非常爽快，血液奔騰得非常舒暢。

這時，才安心睡覺了。

十七

藍藍的天邊有幾朵白雲在飄，太陽的光綫照在雲朵上，映現出一片紅霞，但不一會，雲朵被風吹動了，霞光也消失了，那雲朵變幻不定，忽兒像人，忽兒像牛，忽而像狗……。

高笑明從一條小巷出來，越過了熱鬧的街市，然後向着「奧迪安」戲院的方向走去，一輛「特士」在他身旁停下來，「波波」地响了兩聲，他止了脚步，忽然想起了莫來香，「是的，應該先去看看莫來香。」他想。

他上了車，就吩咐司機向加東駛去。

車子奔馳在馬路上，冒出一陣烏烟，留在後頭。他坐在車子裡，想着

莫來香。

他還記得，那是二月的旋風吹起的前一個晚上，他去找莫來香，剛好她家人全部出去了，他就和她在房子裡，度過了美妙的一刻，現在想起來，還韻味猶存。

他在黑暗的鐵窗裡的時候，他也想起莫來香，他也想起那難忘的一晚，一想起莫來香，他就恨不得化成一陣風，飛出鐵門，飛到她的身旁……

……。

現在他坐在車上，他擔心，過了幾個月，莫來香是否異樣了？是否變了心，或者…或者懷了孕？呵，要是她懷了孕，可不妙啦，有了幾個月身孕的女人，可就一點味道都沒有了。不會的，一定不會的，不會那麼衰！

車子繼續在奔馳，經過了芽籠路，轉入「好萊塢戲院」門口，穿出丹絨加東，向左轉一個彎，不到五分鐘，車子就在海邊的一座洋樓前停下來了。

高笑明走進莫來香的家，佣人就向莫來香的房子喊：

「阿香，有人來找妳啦！」

莫來香穿了一襲寬身孕婦裝，開了房門垂頭喪氣地走出來，一見是高笑明，眼睛一亮：

「啊！笑明！你出來了！」說着就興奮地走上去想和他擁抱。

高笑明怔了一下，立刻就閃開了。他很失望，自己所担心的事情，竟成了眼前的事實：莫來香是一個孕婦了。

「啊！來香，你變了！」高笑明打量了對方一會，他心裡立刻產生了惡感。

「你壞蛋！」莫來香沒有發覺高笑明的神態，以為他是在調情，就裝了一個嬌態：「還不是你的……。」

「啊，想不到！」高笑明不等她說完，就插入話來。他心裡暗想：要是別人的就好啊！

「你不知道，自從有了……」莫來香說：「我多麼心焦，我母親罵

我，親戚也帶着驚奇的眼光看我……害我不敢出門！」

「那就不出門吧！」高笑明敷衍着說。心裡一直在盤算，要怎樣逃脫這責任。

「笑明，多幸運。你這麼快就出來了，」莫來香興奮地說：「我們現在結婚，還不會太出醜！」

「結婚？」高笑明心裡一狠，就故意問：「妳要跟誰結婚？」

莫來香心裡一怔，怎麼他會這樣問，就睜大了眼睛看他：

「還有誰，當然是你啦！」

「哼！誰知道妳肚子裡面的東西是誰的！」高笑明轉過頭去看窗口。

「什麼？你說什麼？」莫來香這一下可慌張起來：「明明是妳的，妳怎麼可以賴？」

「像妳這樣浪漫的人，我才不相信是我的呢！」高笑明忽然找住了一個靈感：「你是愛過周思文的！」

「沒有，沒有，」莫來香焦急地辯護：「自從我愛上了你，我就沒有和他來往了。」

「我才不相信呢，」高笑明故意慢慢地說：「我離開了幾個月，我不相信妳沒有和周思文私通！」

「笑明，你不能這樣看待我，我……我可以發誓！」莫來香的眼淚流了出來。

「不管有沒有，反正我不認賬！」高笑明直截了當地說。

「笑明，你，你……。」莫來香一手按着胸口：「你不能那麼沒良心！」

「這社會還談什麼良心？」高笑明歪着嘴說：「如果妳怕出醜的話，我可以強迫周思文和妳結婚，要不然，咱們從此一刀兩斷！」

「笑明，你，你……原來……。」莫來香說不出話來，昏倒在地上。

高笑明理也不理，趁機開了門走了出來。

一個念頭從他的腦際閃過，他立刻就這樣決定：對，應該強迫周思文

接受。

於是，他叫了一輛「特士」，飛也似的向周恩文的家奔馳而去。

周恩文正在對着稿紙要寫些什麼，可是沉思了許久還寫不出一個字來。

他想起昨天遇見了一位聯邦的朋友小郭，他是一份好的報紙的編輯，自從星加坡的好報在二月的旋風下消失了以後，那份報紙就負起重大的任務。聽小郭說，最近要出版文藝副刊，要一些稿件。

「你寫幾首詩來。」小郭說。

「幾時要？」周恩文問。

「後天下午來拿，你在家等我。」

「好的」。

今天下午小郭就要來拿稿了，可是一直到現在，他還是寫不出詩來，他有點焦急，待小郭來了，可不知道要怎樣交代，

他覺得，以前只寫個人的哀傷情感，是很容易的，但現在他已經知道，這些東西寫了沒有用，他現在要寫的詩，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就寫不出來了。

他把筆往桌上一丟，就走到窗口去望。

就在這時，郵差送來了一封信。他趕緊拆開來看，信是這樣寫的：

思文兒：

……你兩個妹妹已經被「吊桶」（開除）了，因為工頭的兒子想非禮阿珠，被阿蘭斥罵了一頓，他惱羞成怒……。

家裡只靠我一把手，生活更苦啦！你弟弟又整天賭博……

你在新加坡找到了工作吧？應該想一想家，想一想你年老的母親……。

母字

看完了信，周恩文心裡一陣難過。他自從搞了工作以後，就很少想起家，也沒有回過家，想不到家裡已經起了一些變化。

「是的，我應該想一想家！」他想。

但是，想家有什麼用呵？自己畢業了兩三年，仍是當一名家庭教師，僅能夠維持自己的生活而已。而現在，自己的妹妹被開除了，家裡又急需要他的幫助，他不能閉着眼睛不管呵！一想到妹妹被開除，他就無名火三千丈！這想起了他小時候被園主和貴福欺負的舊恨：「這是什麼世界！」他捏緊了拳頭罵了一聲。

片刻，他就想起了梁萬全，想起了趙一青，想到他們，他就想到了建築工作。

「對，做建築一個月也有百多塊……我寫不出詩來，一定是生活圈子太小了，我應該去體驗一下生活……。」他想。

想了，他就換了衣服，出了門。

時已近午，他知道，梁萬全和趙一青快要放工吃飯了，可以到工場去找他們。

他向巴士車站走去。

太陽像火燒，照得柏油路蒸騰着滾滾的水氣，悶熱的風夾着沙塵向他吹來。

巴士停了下來，他上了車，車正在開行的時候，他往車窗外一望……怪，那不是高笑明嗎？他正從「特士」裡走出來，周思文想高聲喊他，但沒有，因為他看見了高笑明正和一個戴黑眼鏡的人握手，周思文仔細的看了看那個人，很面熟，但一時想不起他叫什麼名字。

車很快就開走了。

在車上，周思文的頭腦一直想着高笑明，他覺得奇怪，為什麼高笑明這麼快就出來了。

車子在奔馳。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他就下了車。再走了約一百步路，就來到建築工場。

這時還差半個鐘頭放工，他就站在一邊看。

太陽像一把火傘，在天上燒，藍藍的天空沒有一朵雲，空曠的土地上

也沒有一絲風，空氣是燥的。

工人們在釘木，在剪鐵，在挑灰水，在砌磚……這邊有機器的吵雜，那邊有人的呼喝……。人們雖然戴着帽子，但汗滴像黃豆大，救救（竹頭）地從額角滾下來，但他們沒有閒工夫去擦。

周思文仰頭一看，呵，那邊一座快築好的高樓上，有幾個工人在七、八層樓的木板上走來走去忙碌着，好像置生死於度外……。

他看了許久，還找不到梁萬全和趙一青的影子，就蹲在旁等着。

大約過了半個鐘頭，工友們才休息，陸續走出來。

周思文看見兩個青年不知打那裡鑽出來，在一羣工友當中走着。沒有看見他。

「喂，老梁，老趙！」他高喊。

那兩個人止了脚步向喊方望來，一見是周思文，就笑着迎了上來。

「啊！老周，你怎麼會到這邊來？」梁萬全赤紫色的臉孔露着笑，一邊用帽子撥風。

「我已經想過了，我也要做建築，」周思文望着梁萬全問：「現在還要人嗎？」

「嘿！工頭昨天才問我有沒有人要做呢！」趙一青解開衣領，用那黑黃了的面巾在擦汗，然後往頸上一披，吐了一口氣說：「這看是學無所用，但不要緊，這對於我們的鍛鍊倒是有帮助的。」

「那麼，你就介紹吧！」周思文說。

「工頭出去了，下午才回來，回來時我一定跟他講。」趙一青說。

「老梁，我來的時候，遇見一個人。」周思文想起了高笑明。

「誰？」

「高笑明。」

「高笑明？他出來了？」梁萬全疑惑地問。

「我上車時，看見他從『德士』出來，」周思文略停了一下說：「奇怪，他和一個戴黑眼鏡的人握手，那個人很面熟，可是我想不起他叫什麼

名？」

「是不是陳紹昌？」梁萬全急急地問。

「啊，對了，是他！」

糟了，這樣說老高變了！」

「呸！軟骨頭！」趙一青狠狠地吐了一口痰：「受不起考驗的東西！」

「我們要小心，別讓他咬了一口！」梁萬全沉着地說。

「要是可以，我一定幹掉他！」趙一青拾起一粒石頭往遠處一丟。

「老周，他為什麼在那邊下車？會不會去找你？」梁萬全問。

「可能。」周思文說。

「那麼你回去看看，小心觀察他，看他有什麼把戲沒有？」

「好的。」

於是周思文就搭了車回去了。

高笑明在車站碰見了陳紹昌，就親切地和他握手，陳紹昌把他微駝的背稍微挺直，就問：

「老兄這樣忽忽忙忙的，要到那裡去啊？」

高笑明就把他的計劃告訴了陳紹昌，並拍拍他的肩膀說：

「老周很軟弱，你跟我一起去，恐嚇他一下，他就不敢反對的！」

「何必那麼麻煩？」陳紹昌嘴裡啣着一根香煙，這時就夾在手指間說：「一個女人丟掉了就算了，還這樣好心做什麼？」

「啊，對！」高笑明說：「不過，要是能像我想的那樣，倒也很有趣啊！」

「好，那就試試看！」

他們就一起走到周思文的房子去，房東告訴他們，周思文已經出去了，他們就在附近的一個咖啡攤邊等他，叫了咖啡一邊喝一邊聊天。

「老高，你真是一個明智的人，」陳紹昌取下了黑眼鏡放進衣袋，喝了一口咖啡，豎起姆指說：「走我們這條路才有前途！」

「對，我以前走的路一點前途都沒有！」高笑明伸長了脖子，嘴歪在一邊說：「我拚命爲他們工作，他們也不選我作領袖！」

「現在不同了是不是？只要我們建立一點什麼功勞，我們就有高升的希望，」陳紹昌得意忘形地搖腳，又神秘地嘻笑着臉皮說：「哈哈，還可以玩女人呢！」

「嘿，對了，」高笑明說：「那些假正經的傢伙，尤其是梁萬全，想起他我就氣，上回我要丟掉陳紫雲，他們竟來干涉我的自由！」

「哼！現在可對付他們一下了！」陳紹昌正經地說。

就在這個時候，周思文回來了。

「啊，老周，等你好久啦！」

「你等我做什麼？」周思文不和他握手，看了一眼陳紹昌，冷冷地問。

高笑明見周思文那麼冷淡，心裡很氣，真想一拳打過去，但他忍着了，裝得和氣地問：

「近來生活可好啊？」

「當然比不上你啦！」

高笑明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就說：

「我願意介紹一份工作給你，不知道你願意做嗎？」

「什麼工作？」周思文注意地看他。

「嘿嘿……是老陳的『空頭』，」高笑明向陳紹昌使一個眼色，又「嘿嘿……」地笑起來。

「這工作又輕鬆又多錢啦！」陳紹昌轉動一下鼠眼說：「只要你把老梁和紅英的活動告訴我，一個月兩百！」他伸出兩個指頭來。

「你以爲我的人格像你們那麼卑賤嗎？」周思文氣得要冒火。

「你可別不識好歹！」高笑明咆哮起來：「你以爲我好惹嗎？」

「隨你來吧！」周思文冷靜地說。

高笑明覺得奇怪，爲什麼老周變得這樣硬了？一定是老梁牽着他的鼻

子走，哼，老梁真要不得！對於周思文，高笑明已覺失望了，就轉了話題說：

「老周，你真有本事，趁我不在的時候就和莫來香私通，現在他的肚皮大了，你可怎麼打算？」

「放屁！鬼知道你們的事！」周思文沒想這傢伙會來這麼一着，就氣憤地說：「你自己幹的下流事，還想叫人家承擔嗎？」

「喂，你說話好聽一點！」高笑明說：「你和她私通，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是和她戀愛過的！」

周思文忽然覺得，和這樣的人頂撞是沒有用的，就冷冷地說：

「不管怎樣，我不會承擔別人的責任！」

高笑明覺得沒有辦法強迫周思文了，也就算了，反正這不是重要的事，老陳不是說過嗎？丟掉了就算了，替她擔心什麼？高笑明忽然想起陳紫雲，想起陳紫雲，他就生一念頭，他想，要是挽回了陳紫雲的愛情，那麼，就可以通過她去監視李紅英了，但他擔心的是，陳紫雲不知是否已和周思文戀愛了？於是他轉了話題問：

「你老實說一句，你還愛不愛莫來香？」

「我早就把她忘記了！」

「那麼，你是愛上別人了？」

「是的，我愛上別人了。」

「誰？」

「羣衆！」

「放屁！」高笑明現在對於「羣衆」兩個字是特別感到刺耳了：「你一定愛上了陳紫雲！」

「你別胡說了，她也有愛人了。」

「誰？」

「羣衆！」

「他媽的！你要什麼花樣！」高笑明氣得舉起拳頭要打周思文，陳紹

昌假好心地把他的手拉住：

「有話慢慢說！」

「我警告你，不許你和陳紫雲搞戀愛！」高笑明兇狠狠地用眼睛盯周思文。

「爲什麼？」周思文雖然沒有和陳紫雲搞戀愛，但他不知道高笑明還有什麼把戲，就故意說：「你要干涉我們的自由嗎？」

「他曾經是我的愛人，現在我還愛她！」高笑明歪着嘴，傲慢地說。

「你以爲她會愛你嗎？」

「只要你對她死了心，她就一定上我的鉤！」高笑明看也不看周思文。

「好吧，你就去找她看，」周思文要讓他碰釘，這才坦白說：「你放心，我根本沒有和她搞戀愛！」

十八

太陽光紅燦燦地從天邊露出來，映照在雲層上，空間還是黑沉沉的，灰濛濛的晨霧在空間飄盪……。

這時，是早上六點鐘，李紅英和陳紫雲靜靜地坐在椅子上看報。李紅英最關心國際消息，一早起就翻看着國際版。陳紫雲的眼睛在本坡版上溜覽着，搜索着除了那些千篇一律的政治新聞之外比較引人注意的消息。忽然她的視線在一個不大不小的標題上停下來了，看了那標題，她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以爲是看錯了，就睜大了眼睛再注意地看，那標題赫然寫着：

未出嫁的孕婦

莫來香服毒自殺！

「吓？莫來香！」陳紫雲趕緊把報紙送到李紅英的面前，指着標題說：「紅英，妳看，莫來香自殺了！」

李紅英看了一下那標題，就搖頭說：

「昨天我聽老周說過，高笑明不負責任，把她拋棄了……沒想到這麼快就自殺了！」

「唉，真可憐！」陳紫雲嘆息着說，她心裡有着無限的感慨和慶幸，要不是李紅英，要不是走上了新生的道路，自己還不知道要變成什麼樣的人呢！」

「高笑明真可恨，真沒良心！」陳紫雲又狠狠地罵着：「他根本不是人！」

「有這樣的社會，就有這樣的人！」李紅英說：「看了這些現象，我們就會越感到時代所賦予我們的任務是多麼重大……」

「紅英，我還沒有告訴妳呢，」陳紫雲想起了昨晚回家時，高笑明去她家裡纏她的事，這時就怒上心頭來：「昨晚回來時妳已經睡了，不然我就告訴妳了！」

「什麼事？」李紅英疑惑地看着陳紫雲。

「昨晚我回到家裡不一會，高笑明就來找我……」

「他來找妳做什麼？」

「哼！那不知羞恥的東西，他以為我像以前那樣溫情，他談起過去我和他的關係。」

「那妳怎樣應付他？」

「我把他罵了一頓。後來，他竟拔出手鎗威脅我，他以為我像過去那樣軟弱呢！」

「哼！在做夢！」李紅英罵了一句，又急問道：「那妳怎樣對付他？」

「我拿起掃帚就打，他躲開了，趕快奪門溜掉！」

「哈哈！痛快！」李紅英笑起了。

「想起他過去害了我，我真恨不得一刀子刺死他呢！」陳紫雲心有餘怒地說。

「不好，現在還不是時候，」李紅英說：「殺人賞命，一比一，不值

得，我們的生命比他貴重得多，要在最適當的時候獻出去……。妳明白這個道理嗎？」

陳紫雲點點頭。

正在這個時候，趙一青像一陣旋風一樣闖了進來，在桌子上狠狠地敲了一拳。

「他媽的！事情不好了……。」

「什麼事？」李紅英和陳紫雲異口同聲地問。

「昨晚我和老梁睡在一起，半夜闖來了幾個人，把老梁給帶走啦！」

「吓？老梁給帶走了？」李紅英像聽了一聲霹靂，腦子裡轟然一聲，差點被轟昏了，但生活的鍛鍊畢竟使她鎮定下來，她握緊拳頭，眼睛閃着怒光，自語地說：「老梁，你放心，我會等待着你！我們會繼續你的工作……。」

陳紫雲圓町町地睜大了眼睛呆了一陣，才向趙一青說：「那些傢伙怎麼知道老梁住的地方？」

「高笑明帶路，怎麼不知道？」趙一青憤恨地說：「我不會忘記他！」

李紅英一聽「高笑明」三個字，心裡就一震動，她想：高笑明不只對老梁懷恨在心，對我也常常想報復……。想了，她就感到自己處身的危險了，她立刻機警地感覺到，高笑明也許會找上門來，於是就對陳紫雲說：

「紫雲，我預感到有更惡劣的事情發生，我們必須警惕……我想暫時躲避一下，立刻就動身。」

「啊，我倒沒想到……」陳紫雲心裡一陣難過，對於自己親密的朋友，現在不得不分離了，她心裡怎不感到痛苦，感到難過呢？

李紅英收拾了一紙袋衣服之類的東西，和陳紫雲與趙一青握了握手說：

「一青，老梁去了，你的任務更大了……紫雲，我的工作妳暫時代一下，有機會，我會和妳聯絡的……。」

「謝謝妳……。」陳紫雲的眼淚流了出來，但他趕緊揩乾了說：「妳放心吧，我們能幹的人越來越多了，我們一定會好好地做的……」

「有機會多和我們聯繫……」趙一青心裡也難過了，但他不表露出來。

「紫雲，我母親回來時，妳通知她，叫她別難過……」李紅英說。她母親出去洗衣服了。

「好的。」

「再見了……。」他們再握了一次手之後，李紅英就忽忽地走出去了。

陳紫雲一直凝視着她的背影，一直到她在轉彎處消失……。

「紫雲，我去通知周思文。」趙一青說着就走出去了。

陳紫雲驟然感到一陣的空虛，好像自己不應該留在這屋子了，是的，她感到空氣的沉悶，感到心裡的痛苦，她需要想法子把這沉悶和痛苦解除。她忽然想起了鄉會，是的，她應該去通知鄉會的其他人。

當她正要出門的時候，高笑明領了幾個人衝進來，見了陳紫雲，不禁一怔：

「妳在這裡？」

「我為什麼不可以在這裡？」陳紫雲怒視着高笑明：「你來做什麼？」

「李紅英到那裡去？」高笑明的眼睛溜動着，在屋子裡搜索起來。

「你們找她做什麼？」

「奇怪，以前她是晚上十二點回家，早上九點才起身的，」高笑明不答陳紫雲，自語地說：「為什麼今天這樣早就不在了？」

「你們簡直是在做夢！現在還想找李紅英，」陳紫雲憤憤地罵起來：「等着她將來和你們算賬吧！」

陳紹昌這時把他微駝的背挺了一挺，目露兇光地直逼着陳紫雲說：

「妳快說出來，她到底去那裡了？」

「我不知道！」陳紫雲鎮定地答。

「不知道？難道妳也想嘗一嘗咖哩飯？」

「隨你來！」

這下，陳紹昌反而沒有辦法了，失望地再用視線在屋子裡搜索了一陣，看見了房間的衣櫥，就走過去用力一拉，櫥門沒有鎖，他用力過猛，差點摔倒在地上，他站定了，往櫥裡看了看，見沒人，就罵起來：

「幹令老母！太遲了！」

「走吧，」高笑明見陳紫雲仇視的目光逼着他，心裡有些驚慌，他想起了昨晚的事，就有點怕她，他真想不到，一個看見蛇都嚇到臉色青白的女孩子，被李紅英帶到這個樣子了。但他又想，區區一個女孩子，有什麼可怕，何況自己現在有「傢伙」。於是就恐嚇陳紫雲說：

「我警告妳，要是妳一個禮拜內不告訴我們李紅英在那裡，我就對妳不客氣！」

「我等着你！」陳紫雲仍然鎮定地說。

「看在同學的面上，」陳紹昌狡猾地溜動鼠眼：「我們才對妳這樣客氣，要不然……。」

「放屁！」陳紫雲氣憤憤地走進房間，關了房門，不睬他們。

高笑明和陳紹昌楞了一會，尷尬地笑了笑，然後失望地走了。

十九

西沉的太陽漸漸陷入遠山，剩下血紅的餘暉映照在天邊的雲層上，雲層泛着紅紅的霞光。大地還沒有沒入陰沉沉的世界，大地的各個角落就亮起了輝煌的灯火。

周思文匆匆忙忙地趕到了車站，就看見文江，張彩妹等十多二十人在車站等着。

「睡覺嗎？這樣遲！」張彩妹一見周思文，就拉開喉嚨喊起來。

「那裡還能睡呢？」周思文五六天來都生活在緊張、激動和興奮裡，睡覺的時間都減少了，但他似乎精神特別好。「我以爲你們沒有這麼早

呢！」

「哼！你以為我們就不激動嗎？」張彩妹歪着頭說：「快快帶我們去搭車，我恨不得立刻飛到廣場去呢！」

自從羅小剛不在後，周思文和王文江，幾乎就成為張彩妹他們的領導人了；他們兩個，周思文負責文學講課，王文江負責了組織工作，合起來，又把文學研究會搞得有聲有色了。

經過了二月的旋風，人們苦悶了一段時候，現在，土地又沸騰了，人羣又洶湧了，在各個角落裡，又唱起了雄偉的歌，又喊起了激昂的口號——人們都期望著，一個新的環境的到來。

周思文和王文江商量了之後，就決定號召文學研究會的成員參加這次的工作，他們認為這不僅可以使他們有機會體驗生活，也可以使他們了解文學活動與政治運動的密切關係。

在這些日子裡，周思文會拿起大筆，在紙上寫了火熱的口號，也會挨戶用口把理想傳播在人們的心中，也會在人羣的面前激動地演講。

他很少經歷這種火的日子，這回親身加入了，他心中不知道是愉快、興奮、還是激動，其實每一種成份都有，在他在人羣中感受到從未有過的幸福和溫暖，使他的希望像太陽一樣地出現在他的眼前。

今晚，是最後一次的大集會了，他們準備趕去芳林公園，周思文和陳紫雲約好，叫囉哩車在鄉會附近等。

「朋友們，我們到鄉會去搭囉哩！」王文江喊：「陳紫雲他們在那邊等我們。」

鄉會離這兒不遠，他們便蜂湧地向前走去，不到十分鐘，就走到了。

鄉會附近停着兩輛囉哩，旁邊也有十多二十個年青人在等着，有七八個少女，一看見周思文他們來，其中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拉着陳紫雲的手，興奮地指着來人說：

「陳大姐，妳看，他們來了！」

「為什麼這麼多？」另一個少女問。

「已經很少了！」陳紫雲說：「很多各別去了呢，不然兩輛囉哩可坐不下了。」

周思文領來的人和鄉會的人合在一起，似乎已經成爲一批羣衆了。

「紫雲，我們現在就出發吧！」周思文說。

「好的，我吩咐司機開車。」陳紫雲說。

於是，兩囉哩的人，浩浩蕩蕩地向芳林公園駛去，他們一路上喊口號、唱歌，讓年青人的聲音，像長了翅膀，在各個角落飛翔。

到了目的地，他們下了車，向前一望，上面是一片金碧輝煌，下面是黑壓壓的人頭，簡直是人羣的海洋了！周思文還沒有見過這麼偉大的場面，周思文還不會把自己的身體投入這人流洶湧的海洋中，這回處身其境，有着一種特別難於形容的激動和興奮，他在人羣中走來走去，好像非如此不足以使他的心情鎮定下來似的。但前面的人羣已經密密麻麻地坐在地上了，他無法走進去，只好領着大家，也在一旁坐下來。

周思文坐下來，他沒有辦法安定地聽那台上的人演講，他老是轉動着頭，用眼睛在每一個人的臉孔上搜尋着什麼，忽然站了起來，向一個手掛紅布條的粗壯的青年走去。

「啊！老趙！原來你在這兒糾察……」周思文趨上前去緊緊地和趙一青握着手。

「你看見了吧！火的熱情，火的道路……。」趙一青說。

「是的。火的道路……。」周思文忽然想起在什麼地方看過一首詩，裡面有這個句子。

正在這個時候，台上的人講了一句什麼話，台下的人羣立刻轟然雷動，掌聲像太平洋的海濤，一起一伏，衝上天空！

「要是老梁有在，可能也在台上演講呢！」趙一青說。

「啊，是的，要是羅小剛在上面演講也不錯，他的口才好啊！」周思文感慨地說。

又是一陣轟然雷動，台上的人領着羣衆喊了一句口號，周思文也舉起

拳頭喊起來。

「老周，你應該寫詩來歌頌一下啊！」趙一青親熱地拍着周思文的肩膀說。

周思文不回答趙一青的話，却向他說：

「你看我們會勝利嗎？」

「我們是一定會勝利的，這次不勝利，將來也會勝利……。」

「我是說這一次……。」

「信心是應該有的，但是，我們要經得起挫折……。」

「是的，有了羣衆，就不怕不勝利……。」周思文眼睛望着台上那顆紅紅的星說：「最後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一只要我們跟着真理走！」

土地在沸騰，人流在洶湧，雷吼似的聲音，繼續在空中飛翔着，人們的感情繼續在燃燒……一直到散會，周思文的心都處在激動的跳動中。

回到家裡，周思文耳朵邊還响着歌聲，還响着雷吼一樣的聲音，眼前似乎還有那人流洶湧的場面，使他的心情仍然激動地跳動着，使他不能安靜下來。

他知道，這個時候，他必須寫一首詩，才能使自己安定。於是他攤開了稿紙，寫上一個題目：「火的道路」，然後很急速地寫下去：

火的熱情

火的理想

火的聲音

火的天堂

你的心中有火

我的心中有火

他的心中有火

每個人心中都有熱烈的火！

在沸騰的廣場
沖擊着轟然的聲浪
震動羣山
震動海洋

在人們的面前
閃耀着火的紅光
在人們的面前
有一顆光明的太陽……

人們挺起胸
走向火的道路
人們走在火的道路上
豪邁地歌唱！

這天晚上，周恩來激動得整夜沒睡……。

（全文完）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完稿

論「火的道路」 · 蕭燕 ·

(一)

史雷的長篇小說：「火的道路」，從浪花創刊號發表到第十一期，經已全部刊完了。據說，還要在最近期間出版單行本。——這無疑的，是馬華文壇的一件喜事，為馬華文壇掀起了一個小小的浪花。

本來，馬華文壇不但是多事的「是非地」；而且，還是多苦多難，多風多雨的。浪花能「得人獨厚」的生存了這個不短的時期，的確，是一件不易的事。在不易的環境，不易的條件下，還能產生一部多多少少（雖然不很「偉大」）反映了一羣智識份子在人民鬥爭運動中的成長與沒落，進步與反動；這當然是值得重視的一件事。

(二)

一個新現實主義的文藝工作者，必須而且應該堅持正確的文藝創作方針的。

目前，存在着我國的，基本上是有着兩條根本對立的文藝創作路綫。一條是反映社會現實並且起着積極推動人民改變社會現實的新現實主義文藝創作路綫，一條是反新現實主義的形式主義文藝創作路綫。這兩條文藝路綫是對立、相鬥爭的。作為一個新現實主義的文藝工作者是應該堅持和發揚正確的文藝路綫；打擊和揭露錯誤的文藝路綫。這些，明顯的，是進步文藝工作者應有的創作思想、創作動機和創作方向的。

從這樣的思想基礎出發，那麼，體現在文藝創作上：就是能否真實的、一心一意的反映當前我國的社會素質，以及我國人民改變這種社會素質的熱火朝天般的運動呢？顯然的，這是衡量一部文藝創作，是否具有一定的時代氣息，對社會發展起着一定程度上的推動作用的準繩之一。

根據上述的觀點，那麼，「火的道路」有沒有達到上述各個方面的要

求呢？

大家知道，史雷的「火的道路」，是通過一羣智識份子，在熱火朝天般的人民鬥爭運動中，由於他們的出身、覺悟、認識、主客觀的影響等等的差異，決定了他（她）們在大時代的激盪下，存在了兩種根本不同、根本對立的發展前途，兩種可能性。

在「火的道路」中，梁萬全、李紅英、陳紫雲、趙一青、羅小剛、周恩文的進步，以及高笑明、莫來香等從「較進步」走向背叛和毀滅，都說明了，這羣智識份子在時代浪潮的沖擊下，有的前進了，有的沉淪了、毀滅了。這些現象，明顯的反映了，我國的社會素質是新與舊的鬥爭，進步與反動的矛盾鬥爭。在這種社會素質的影響下，智識份子在鬥爭中只能向前和落後背叛的兩條道路。這種社會素質也全時反映了我國人民在爭取改變社會現實鬥爭中的激烈情況。雖然，這種情況我們並不能在「火的道路」中以工農體裁看到，但從智識份子在鬥爭中，以思想意識形態的鬥爭形式出現，也是可以了解的。

顯然，這兩種根本對立的發展前途，兩種可能性，是充份存在於當前我國人民的鬥爭運動中。在激烈、殘酷的鬥爭中，經得起考驗的，站起來成了火鳳凰，經不起考驗的，沉淪了，走向背叛的道路。

（三）

時代的洪流發展了兩種人。「火的道路」能具有這種思想性，這是它應該值得讚揚的一面，這顯示了作者具有了一定的正確創作思想。

可以這麼說，「火的道路」在反映新舊力量的成長與死亡，矛盾與鬥爭。這是它和顧軍的「陽光與霧」、賀巾的「小茅屋」、高靜朗的「青青草」等具有着一定的共同性。

但，我們也同時可以看到，史雷「火的道路」在刻劃人物形象方面，梁萬全和顧軍筆下的志雄，他們無論在思想上、覺悟上是有一定的距離的。顧軍刻劃的志雄——一個不但認識人民事業的重要，而且處處實踐在工作中，這種久受熬鍊的形象，是較成功的。史雷筆下的梁萬全等人物形

象，在成熟性方面，顯然的，是後者在塑造上不及前者的。

但是，這無論如何，都標示着：「火的道路」在主題思想上，基本上擺脫了狹隘的教育問題，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新舊勢力的成長、鬥爭。儘管，這種場面在「火的道路」中，經常是以思想意識上的鬥爭出現。

如果說，顧軍的「陽光與霧」能塑造了一個工人的光輝形象，那麼史君的「火的道路」在塑造羅小剛、梁萬全等人形象的同時，就顯得較「弱小」了。因為，在「火的道路」中，我們只能看到一次梁萬全領導村民的反迫遷。這說明了「火的道路」在反映新舊力量鬥爭方面，思想意識鬥爭要佔大篇幅，（而這種現象，又較突出地體現在智識份子的領域內）行動鬥爭是較缺乏的。這種思想意識上的鬥爭的典型例子，就明顯出現在高笑明、陳紫雲、周思文等人的身上。

這顯然是一個缺點。「火的道路」對於梁萬全，李紅英他們為鄉會工作的描寫，顯得太少了。這是否會削弱了人物在形象上的積極性呢？

但，總的說一句，這顯然不會影響「火的道路」所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性。對於馬華文藝工作者，如顧軍的「陽光與霧」、賀巾的「小茅屋」、馬陽的「天涯」等，以至史君的「火的道路」，能夠具有着映反新與舊的鬥爭的創作思想，在他們筆下，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當前我國人民的鬥爭運動，塑造了像志雄、李章、馬健、羅小剛等形象，這無疑的，是發揚了馬華新現實主義文藝創作路線的光榮傳統。這是應該加以重視和發揚的。

（四）

馬華文藝創作除了要求具有一定的思想內容，具有一定的時代氣息之外；全時，我們還需要強調要有相應的藝術表現形式。這對於要求馬華文藝創作「向上、向善」的發展，是有着極為重要的影響。一路來，大家都應該承認，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是經常存在於馬華文藝創作內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顯然的，主觀努力方面，有着很大的關係的。

為了制止和根絕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藝創作出現，無可否認的，提高

文藝工作者的文學修養是必須和迫切的。

因此，史雷的「火的道路」除了具有一定的進步思想內容，一定的時代氣息之外；全時，有沒有相應的藝術表現形式呢？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沒有達到一定的要求呢？在刻劃人物場面方面，有沒有好的效果呢？答案是基本上有的。

例如，在浪花月刊第五期，當梁萬全談完了鄉民反迫遷的故事之後，就出現了這樣的場面：

大家聽完了梁萬全講的故事，好像忽然開了眼界，知道社會上還有這樣的事情。

「奇怪，那女人為什麼不是沈桂金呢？」趙一青問。

「那還用說，準是給陳紹昌丟掉啦！」高笑明說。

「可憐！」陳紫雲說。

「活該！」李紅英說。

「那有什麼大不了，世界上又不是只有陳紹昌一個男人！」莫來香說。

.....

這裡沒有煩悶的描寫，只是簡單地描述了他們對一件事的看法，從不同的說話，我們可以從對不同看法的分析上，了解他們的思想。這顯然，標示着作者在掌握人物的言論思想，在不同的基礎上的體現，是相當細緻和有分寸的。

史雷在「火的道路」的創作中，對於人物的安排，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者根據了他們的出身、認識及主客觀方面的影響，根據了他們的思想發展不全，給他們安排了適當的道路。現在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高笑明是一個出身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他有浮誇的作風，他好談理論，他好高騖遠，他好名，好表現，愛為人師，他不虛心，他尖酸刻薄，他對人民事業並不瞭解，在和平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相當動搖的份子，他的進步被自高自大限制了。沒有考驗時，他還可以充充進步份子，可

是一旦考驗到來，他只有滑上背叛的道路。作者對這個人物的安排是成功的，但對高笑明在刻劃上是不很全面的，作者在大部份篇幅中只刻劃了高笑明的好談理論。這在塑造一個有着極為複雜、矛盾的人物形象方面，顯然是不夠的。

馬紅君在浪花第八期的「談文學的形象性」一文中說到：「新現實主義的道路是正確的文學道路，它強調塑造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的重要性，而典型人物便是有着高度代表性藝術形象，因此注重形象的刻劃在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上是重要的。」史君在刻劃人物形象的局部性，非完整，是一個缺點。不過，這並沒有什麼大了不起，只要深入生活，深入羣衆，提高創作思想，加強文學修養，是可以克服的。

史君在刻劃高笑明之外，對於周思文的刻劃，也是很有分寸的。

在「火的道路」中，周思文是一個出身貧窮家庭的智識份子，過多的壓迫和不平，使他的初期思想局限在個人的小圈子，他看到迫害的真正原因，他相信命運，他幻想甲等文憑能為他和他的家庭帶來了新希望。到殘酷現實打破了他這種幻想之後，經過了梁萬全、羅小剛的影響下，他覺悟了起來。作者筆下的周思文，是一個被壓迫的人物形象，他雖然有頹廢的思想，但他的出身、認識等都說明了他走上鬥爭道路的可能性是充份存在的。這是因為他的思想本質是單純的，和高笑明是迥然不同的。

可以肯定的，作者在刻劃上述人物方面，（無論在思想發展、言行等），比起刻劃梁萬全、羅小剛等形象方面，是要來得全面，較具體、較成功的。並且，在「火的道路」中，對於像陳紹昌之類的反面人物，顯然也缺少了必要的刻劃。

在比較周思文、高笑明等和梁萬全、羅小剛等形象的刻劃方面，顯然的，前者在刻劃方面，在思想意義的深廣度方面，是勝於後者的。

（五）

總結地來說，對於任何一部多多少少能反映一定社會現實的文藝創作，我們都應該加以重視的，雖然，這部創作會有缺點。肯定的，馬華文藝創作是在克服缺點，發揚優點，克服主客觀困難的道路上前進的！